白石一文
Shiraishi Kazufumi

王蘊潔｜譯

如果我是你…

もしも、私があなただったら

「如果我是你……絕對不會對這樣的我放手！」
妳如此篤定，卻如此溫柔地說；妳如此勇敢，卻如此寂寞地說。
事到如今，我終於明白，為心愛的人做任何事，
只會單純地希望：如果我是你，我希望你這麼做……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白石一文

如果我是你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目　録

a	4
b	20
c	44
d	59
e	76
f	94
g	106
h	127
i	145
j	157
k	167
m	195
n	214
o	237
p	251
q	272
r	286
s	300

a

時序進入十月，博多連日的最高氣溫都超過三十度，中旬之後，殘暑漸漸消退，白天才開始吹起帶著秋意的涼風。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藤川啟吾蜷縮在昨晚從壁櫥裡拿出來的羽毛被裡醒了過來。

他向來不會賴床，今天早晨醒來時更是格外神清氣爽。

他小心翼翼地從側臥轉為平躺的姿勢。

仔細感受腰部的感覺，他發現不僅沒有疼痛，連平時的不舒服也不見了。

仰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明亮的朝陽從朝南的窗戶灑了進來，把白色天花板染成淡淡的乳白色。他從羽毛被中緩緩伸出右手，由於只穿了一件 T 恤，裸露的手臂浸在早晨涼涼的空氣中，令他感到格外舒服。

冬天的腳步近了。他想道。

他把伸出的右手小心翼翼地伸向枕頭的方向，好像仰泳時碰觸泳池邊緣時一樣，反手拿起放在床頭櫃上的鬧鐘。

即使做這麼勉強的動作，腰也不會痛。

五天前開始的減肥終於發揮了效果。

時針指向六點五十五分，他解除了設定在七點整的鬧鈴，雙手把鬧鐘拿到腹部，像做仰臥起坐般靜靜地坐了起來。

果然沒有疼痛感。

他翻身下床，拉開窗簾。昨天連做這些簡單

的動作都會隱隱作痛，如今卻完全沒有感覺，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他看了一眼掛在臥室牆上的月曆，上個星期一，也就是十七日腰痛再度發作，在痛了整整一個星期後就偃旗息鼓了。

今天開店之前要去松崎醫生的診所。上週三做第二次治療時，醫生還笑著說：「這次發作至少會像上次一樣，差不多一個月左右才會好。距離上次發作已經過了兩年，你要做好心理準備，搞不好這次會拖得更久。藤川先生，我們都不能不服老啊。」

啟吾在辭去工作回到博多的一九九九年，也就是他四十三歲的時候開始腰痛。之後，每隔一年半或是兩年，就會突然發作。從第一次發作開始計算，這次是第五次，的確如松崎醫生所說，每次發作，疼痛的時間就一次比一次拉長。去年也是在十月發作，而且情況十分嚴重，天天都得

去醫生那裡報到，接受了將近一個月脊椎指壓的治療，疼痛才終於消失。

那次的經驗讓他嚇到了，這兩年來，他始終小心謹慎，但一星期前，當他拾起裝了空啤酒瓶的箱子的那一剎那，腰椎周圍立刻傳來一陣麻痺般的疼痛，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就開始深受腰痛之苦。

上次也是松崎醫生的高超技巧發揮了效果，除此之外，啟吾認為體重減少，對腰部的負擔減輕也有一定的幫助。雖然醫生說：「藤川先生，你並不算是肥胖體型，腰痛的恢復應該和減重沒有太大關係。」但啟吾親身感受到，減肥的確奏了效。

所以，這次發作時，他也徹底控制飲食，如今，疼痛消失，或許可以證明自己的直覺是正確的。如果下午情況一直都很良好，就可以好好糗一糗

醫生了。

今年八月，啟吾迎接了四十九歲的生日。

醫生說得沒錯，自己已經是「不能不服老」的年紀了，但聽到同年代的人用理所當然的語氣希望自己附和時，與生俱來的不服輸個性就開始湧現。

啟吾以每天減一公斤為目標，在五天內成功減重四公斤。他不僅沒有好好進食，甚至極力控制水分攝取，以常識來說，是毫無章法的減肥方式，但他想要藉此證明，自己還有這種程度的自我控制的意志和體力。這是他對松崎醫生無謂的一句話所產生的反彈。

原本會持續一個月的症狀竟然神奇地在一個星期就消失，代表自己肉體的恢復能力不容小覷。

想到這裡，更激勵他按照現今的步調繼續減肥。

啟吾身高一百七十六公分，目前減了四公斤，剛好七十公斤。根據時下流行的 BMI 指數，再考慮年齡和職業的因素，他的理想體重是六十七公斤。只要再減三公斤，現階段的目標就算達成了，鮪魚肚上的贅肉應該也會少一圈。

吃完只有半個蘋果和紅茶的早餐，啟吾下樓來到店裡。今天上午他打算幫店裡來個大掃除，還要把架子上的酒瓶和杯子擦乾淨。啟吾自我規定每週一是打掃的日子。自從這家「羊毛毯」在五年前的二〇〇〇年四月開張後，這已經成為他固定的習慣。

上星期也是因為打掃時想把啤酒箱搬出去，意外傷到了腰，所以今天不想再搬重物，連吧檯前的吧檯椅和排放在狹窄店內的桌椅都沒有移動，只用掃帚掃除縫隙內的灰塵。即使蹲下或彎腰時，腰部也沒有感到任何異常。他仔細擦拭吧檯內的

小型廚房，打開門窗讓店內通風，九點多時，已經基本打掃完畢。

接下來要把酒櫃上客人寄放的酒、酒杯櫃裡的啤酒杯和威士忌杯一一擦拭乾淨。

對啟吾來說，這是一星期內最放鬆的一刻。

他心無旁鶩地把杯子擦得一塵不染。只要專心擦拭，腦袋就可以放空。這一刻，可以把日常的孤獨和生活的辛勞，以及對未來滿滿的不安拋在腦後，將注意力集中在手中越擦越亮的杯子上，對現在的啟吾來說，這是最令他滿懷感謝的事。

今年三月二十日，福岡西方海域的一場地震導致大名一帶發生了震度將近六級的激烈搖晃，「羊毛毯」店內的酒瓶和酒杯全都掉落在地，化為碎片，啟吾放在二樓住家書架上的書和牆上的畫，以及床頭櫃的擺設也都散落一地，根本無法踏進房間一步。

那天剛好是春季彼岸節[1]，啟吾到位於甘木的菩提寺為父母掃墓，躲過一劫。如果當時剛好在家，受傷一定在所難免。附近大名一丁目那家醬油釀造廠老鋪的老舊巨大煙囪倒在馬路上，還有一棟四層樓住商大樓的水泥柱倒塌，因此住戶和店家必須立刻撤離。啟吾的店所在的大名二丁目，有許多老公寓和大樓地基也出現傾斜，或是牆壁出現裂縫、窗戶玻璃碎裂的情況，損失相當慘重。

地震發生後，在全國性的新聞報導中佔據最多畫面的，也是不得不全島撤離的玄界島大名地區的慘狀。

大名以前是民宅密集的住宅區，位在九州最大鬧區的天神後方，這十幾年來，服飾店、餐飲店和各大名牌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使該地躍升

1　日本春季和秋季各持續一週的掃墓季節，中間那一天剛好是春分或秋分。

為一大商業地區。如今，大名素有「年輕人的街道」之稱，是深受福岡年輕上班族、粉領族和學生歡迎的玩樂好去處。

啟吾從小在大名長大。

在他幼年的昭和四〇年代，周圍還有許多矮小的房屋—在他去東京讀大學的昭和五〇年代時，也還沒有成為目前的時尚之街。泡沫經濟後，每次回家探親，就會發現這一帶的景象日新月異。

啟吾的老家在父親伸吾於八年前去世之前，一直在勉強經營家傳的米店。而六年前啟吾回老家時，交由表妹松本慶子代為管理的米店已經處於沒有生意上門的狀態。於是，啟吾乾脆關了米店，將店內重新裝潢，在翌年的二〇〇〇年春天，「羊毛毯」正式開張營業。

只是，自從他離開故鄉到外地求學之後，有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都在東京當上班族。像這

樣突然回到老家，現學現賣地經營蘇格蘭酒吧，也不可能吸引客人上門。

他用離職時，公司經營已經出現問題的「明治化成」發給他那筆為數不多的離職金，和賣掉父親留給他的停車場的一部分資金作為店面改裝費用和進貨費用，之後的五年時間，雖然勉強維持酒吧的經營，但剩餘的錢也漸漸坐吃山空。

老實說，他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

啟吾在離開「明治化成」這家公司的同時離了婚，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他和前妻並沒有生孩子，如今過著「一人飽，全家飽」的自由生活。但他畢竟即將迎接知命之年，在思考自己的晚年時，很清楚不可能永遠守著這家門可羅雀的酒吧，碌碌無為地過日子。

然而，三月二十日地震那一天，他慌慌張張地從甘木趕回家時，看到之前視為珍寶的巴卡拉

(Baccarat）和羅貝麥爾（Lobmeyr）水晶杯都掉在地上變成玻璃碎片的那一剎那，感受到一種難以用言語形容的虛脫感，好像之前好不容易維持的重心終於失衡了。

算了，一切都無所謂了——啟吾清楚聽到發自內心深處的這個聲音。然而，他在休業一個星期後，再度開張營業。酒杯和酒都是臨時添購的，原本打算之後再換購高級品，但他的經濟狀況根本不允許。地震後，客人也越來越少。

啟吾的酒吧位在大名小學大門的正對面，右斜方是西鐵大飯店，岩田屋百貨公司就在距離飯店兩、三分鐘路程的地方。往酒吧左側走不到五分鐘，就是中央區的區公所。以地點來說，這裡算是福岡市的精華地段，但生意卻遠遠不如當初預測的那麼理想。

在明治化成就職時期，啟吾曾經是公司內令

人刮目相看的業務高手。然而在經營「羊毛毯」後，他才體會到大企業的上班族真的不瞭解世態的嚴峻。

十一點時，表妹慶子來到店裡。

她走進吧檯內，經過正在擦杯子的啟吾身後，把帶來的兩個保鮮盒放進小型廚房旁的冰箱內。

「今天我做的是醋拌雞雜和炒蓮藕絲，我又減少了分量。」

「謝謝。」啟吾坐在椅子上回頭道謝。

「阿啟，你的腰有沒有好一點？」慶子問。

「今天早晨醒來時，竟然奇蹟似地不痛了。我猜想可能好了。」

「太好了！」

慶子露出笑容。

「要不要一起吃午餐慶祝一下？我請你。」

啟吾用右手拍了拍腰，搖搖頭說：

「不用了，我正在減肥，不好意思。」

「是嗎？好吧，那這個週末來我家吃飯吧，美樹也很想看到你。」

看到啟吾點頭答應，慶子揮揮手，說了聲：「那我走了。」就快步走了出去。

松本慶子是姑姑的女兒，比啟吾小三歲，今年四十六歲，和啟吾的前妻塔子同年。

啟吾的母親在十二年前過世後，父親成為獨居老人，多虧慶子一直協助父親張羅米店的事。父親過世後，米店暫時交給她管理。慶子七年前離了婚，啟吾六年前回到博多時，她女兒美樹已經上了國中，她不得不開始找收入更理想的工作。啟吾瞭解慶子的狀況，返鄉後，幾乎立刻決定關掉米店。

目前，慶子在她國中同學經營的連鎖平價鞋店的其中一家分店擔任店長。那家店位在長濱，

就在「羊毛毯」附近，所以她每週一、三、五三天都會利用上午比較不忙的時間，送親手料理的小菜過來。

啟吾的父親和姑姑的感情很好，他和慶子從小就親如家人。慶子有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家裡有好幾個兄弟姊妹，但啟吾沒有兄弟姊妹，一家三口只有他和父母而已，啟吾的母親從小就把慶子當成自己女兒般疼愛。因此，在啟吾家中只剩下父親一人後，她義不容辭地協助米店經營，回報啟吾母親對她的愛。四個表兄妹中，啟吾和慶子最投緣。慶子個性開朗、心地善良，最像外表英俊的姑丈，從小就長得很可愛。啟吾學生時代返鄉探親時，偶爾會和當時還在讀高中的慶子一起逛街或是去看電影，都可以感受到來往行人的視線，不由得感到喜孜孜的。

「如果和慶子的血緣關係再遠一點，啟吾就

可以娶她了……」

母親生前經常把這句話掛在嘴上。

啟吾想起前妻塔子和母親直到最後都處不來，母親也曾經說：「塔子雖然很聰明，卻完全沒有像慶子那樣討人喜歡的感覺。」

擦完杯子時，已經過了十一點半。

由於長時間維持相同的姿勢工作，眼睛、肩膀和腰部都感到有點疲累。最近老花眼急速加重，就連檢查杯子上的污垢時，也要戴上老花眼鏡，所以眼睛格外疲勞。啟吾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舒服地伸了一個懶腰，腰部仍然沒有異樣。他走到冰箱前，打開冰箱門，拿出慶子剛才帶來的保鮮盒。他把兩個保鮮盒都打了開來，又從廚房抽屜裡拿出筷子，各嚐了一口。醋拌雞雜和炒蓮藕絲都很好吃，由於早上只吃了半顆蘋果，頓覺飢腸轆轆，忍不住想多吃幾口，但最後還是克制了食慾，把

保鮮盒放回冰箱。

自從開了這家酒吧，小菜都交由慶子負責。開張當初，總是用大號保鮮盒裝得滿滿的。經過五年的時間，已經減少到這麼少的量。以最近的來店人數來看，這麼少的量恐怕還會有剩。想到這裡，難免有點難過。更令啟吾不安的是，這一年左右，付給慶子的錢也只夠買食材而已。

啟吾覺得自己在接受慶子美意的同時，卻無法滿足她的希望實在很狡猾，他也厭惡這樣的自己。

啟吾走出吧檯，關上窗戶，鎖好大門，沿著酒吧深處那道門後的階梯回到二樓的住家。打掃完店內之後，除了還要去買肉和蔬菜，以及去松崎醫生的診所外，傍晚六點開店之前完全沒有任何行程。

啟吾原本打算今天也斷食的，但走上二樓時，

他改變了主意，決定吃一片土司，再喝一杯咖啡。

B

十二點開始的ＮＨＫ新聞報導結束後，啟吾剛關上電視，電話鈴就響了。

由於二樓住家和樓下店家使用的是同一個號碼，因此兩支電話同時響了起來。睡覺的時候，每次都會被震耳欲聾的鈴聲嚇得跳起來。啟吾把吃到一半的土司放回盤子，起身拿起放在電視旁的櫃子上的電話子機。

「喂，我是藤川。」

這個時間很少有人會打電話到店裡，他通常在傍晚六點到翌日清晨兩點的營業時間內，才會報出「羊毛毯」的店名。

「好久不見。」

電話中傳來女人的聲音。

「我是神代美奈。」

啟吾和對方都倒吸了一口氣。

啟吾頓時緊張起來，擔心是不是神代出了什麼事。然而，剛才 NHK 的新聞並沒有提到有關「明治化成」的新聞。

「神代發生什麼事了嗎？」

睽違六年，啟吾沒有打招呼就直接問道。

「不，不是這麼回事。」

明治化成目前正在接受產業更生機構[1]的協助重整經營，今年七月公佈了多年來為財務報表窗飾 (window dressing) 的事實，表示將對前經營

---

1 產業更生機構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Corporation of Japan，簡稱 IRCJ) 是根據《日本產業更生機構法》於二〇〇三年四月成立的一個機構。也就是針對擁有經營資源但負債過重的企業，由 IRCJ 透過金融機構收購債權，再對這些企業進行重組。

團隊進行刑事訴訟，並請求民事損害賠償。根據公司公佈的資料顯示，前經營團隊從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三年三月為止的五年期間，都涉嫌窗飾財務報表，藉由對業績和資產灌水進行窗飾的總額達到兩千兩百五十億圓。

明治化成是股票在東證一部上市的名門企業，媒體大幅報導了這家企業空前的窗飾決算報告醜聞，隨著內部調查結果的公佈和各大媒體的報導，發現前經營團隊運用巧妙而惡質的組織性窗飾手法篡改財務報表，因此輿論要求追究前經營團隊經營責任的聲浪急速升高。在輿論的壓力下，東京地檢署特搜部在八月時，認為團隊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的「對有價證券之行情為虛偽之記載」的嫌疑，向當時的經營團隊展開約談。

神代富士夫和啟吾一起進公司，也是他在公司內獨一無二的摯友，卻淪為經營團隊的爪牙。

他在二〇〇一年之前擔任會計部長，二〇〇二年後成為負責會計的董事，直接參與會計操作，目前正被特搜部密集的約談。

根據各大媒體的報導，神代也是特搜部近日將逮捕的前三人經營團隊成員之一。他和當時的董事長川尻隆一、來自主要往來銀行，負責會計的副董事長窪田善幸同屬主謀，命令全公司進行窗飾作業。

聽到電話是神代的妻子美奈打來的，啟吾滿腦子都是神代遭到逮捕或是終於無法承受嚴苛的約談，在逮捕前自殺這些負面的念頭，所以聽到她說是其他事時，不免鬆了一口氣。

「神代最近好嗎？」

為了謹慎起見，他開口問道。

「他應該還好，這兩個月我都沒有見到他，從他偶爾打電話回來時的情況來看，應該很好，

但他說應該這個月或是下個月初就會遭到逮捕，」如果是這個月，那代表只剩下不到一個星期了。啟吾心想道，又問：

「那他現在人在哪裡？」

「呃……他沒有告訴我人在哪裡，應該躲在某一家飯店裡躲避媒體，同時和律師研擬今後的對策吧。」

美奈含糊其詞，同時語氣也有點閃爍，也許是神代交代她不要多說，但啟吾六年前已經離職，事到如今，美奈應該不需要隱瞞什麼。

「妳說他和律師討論善後對策，但他去年就被迫離開公司了，又和明治化成的新經營團隊是敵對的關係，應該無法得到任何奧援吧？」

如果是現任高級主管遇到這種情況，公司內部會從各方加以支援，但神代去年已經引咎辭職，根本不可能連續兩個月住在飯店內和律師商討對

策。

「這我就不太清楚了，可能和川尻先生還有窪田先生在一起討論事情吧。」

美奈的解釋越來越語焉不詳。

啟吾內心十分訝異，思考著目前神代的情況。

「呃，我現在人在機場。」

啟吾陷入沉默，美奈終於按捺不住地說。

「機場？」

啟吾反問，他好像突然被拉回現實。

「對，十五分鐘前，我剛到福岡機場。」

「什麼？妳人在福岡？」

聽到她說機場，啟吾以為是羽田機場，所以格外驚訝。

「對。」

「妳是來辦事情嗎？」

啟吾明知不是這麼一回事，但還是這麼問。

「呃，我有事想要好好和你談一談，明知道這樣突然不請自來很唐突，但還是決定來了。」

對方也順手推舟地答道。自從六年前美奈去機場為自己送行後，之後甚至沒有和她通過話，沒想到她的性格一如以往，大膽的行為完全不符合她的外表和平時的舉止。

「是嗎……？」

啟吾嘀咕著，看了一眼牆上的時鐘。已經十二點半了，雖然一點預約了松崎的門診，但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即使今天取消看診也沒有問題，既然對方從東京千里迢迢來這裡，總不能不見吧。

但美奈剛才說的「想要好好談一談」，到底要談什麼？啟吾很在意這件事。

「妳已經訂好飯店了嗎？」

「我預約了凱悅飯店。」

凱悅飯店是位於中洲一丁目運河城（Canal

City）附設的飯店。

「那一小時後，也就是一點半在凱悅的大廳見。」

從福岡機場搭地鐵和公車只要二十分鐘就可以到運河城，啟吾搭計程車只要十分鐘就可以到。即使現在沐浴更衣，一小時也綽綽有餘。

「好，不好意思，這麼打擾你。那就麻煩你了。」

聽到這個回答，啟吾率先掛了電話。

啟吾一點半準時到達飯店大廳時，看到神代美奈正在櫃檯前和櫃檯人員說話。他猶豫了一下，不知如何是好，但還是朝著她的背影走去。

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六年前，一九九九年的六月，至今已經過了六年四個月的歲月。美奈比神代和啟吾小六歲，今年應該四十三歲，然而，她的身材、她長髮下的側臉和六年前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美奈。」

聽到叫聲,她在回頭的同時,露出燦爛的笑容。

「對不起，我剛才在機場吃了午餐，現在才剛到。櫃檯說現在可以入住了，我正在辦手續。藤川先生，你什麼時候到的?」

「我也才剛到。」

「是嗎? 太好了。」

美奈說話時的熟稔口吻和以前一樣，彷彿相隔六年的歲月不曾存在過。低頭看她的腳下，發現有一個附輪子的大行李箱，簡直就像是要出國旅行。美奈辦完入住手續，就看到行李員向櫃檯人員拿了鑰匙，推著行李車走了過來。

「那我在那裡的咖啡店等妳。」

啟吾說。

「要不要來我房間? 我訂的是雙人房，因為是很私密的事,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在房間裡談。」

美奈小聲地說。然後，在他耳邊輕聲說了房間號碼，轉身把行李箱交給行李員。

「那就等一下見囉。」

她很乾脆地揮了揮手，和行李員一起離開了。

啟吾啞然目送她的背影。

五分鐘後，他前往美奈的房間。原本想打內線電話叫她下來大廳，但她剛才說是「很私密的事」，這句話讓他打了退堂鼓。從剛才的電話判斷，應該不是和神代有關的事，但即使沒有直接的關係，或多或少會牽涉到他。果真如此的話，的確不能在咖啡廳的大庭廣眾下談論。

啟吾來到七樓，走到她剛才說的房間門口，按了門旁牆上的門鈴。

「來～了。」

裡面傳來開朗的聲音，門很快打開了。

剛才在櫃檯見到美奈時，她穿著棕色粗呢裙

子和同是棕色系的絨面皮革拉鍊上衣，裡面穿了一件象牙色套頭衫，現在卻換上了丹寧布長褲和乳白色滾邊小羊毛針織衫的輕鬆打扮，腳上的長馬靴也換成了白色球鞋。

看到女人的第一眼就會觀察她的穿著打扮，這可能是在纖維業界打滾二十年歲月的人難以擺脫的習性吧。

「請進，我已經叫客房服務送咖啡過來。」

她笑著請他進屋。

寬敞的雙人房內並排放了兩張鋪著白色床罩的大床，前方有兩張單人沙發和一張小桌子。

啟吾心想，自己到底已經有幾年的時間不曾邁進這種房間了呢?

自從經營「羊毛毯」後，啟吾只有在店休日的星期天可以休息，其他日子幾乎全年無休地開店做生意。除了新年的三天休假外，其他國定假

日也照常營業，所以根本沒有連續假期可以外出旅行。啟吾這才發現六年來，從來沒有在外過夜的經驗。

啟吾站在沙發前打量室內，一種奇妙的懷念之情油然而生。在明治化成上班期間，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出差。有時候在國內各業務據點之間奔波，調到業務促進室的那幾年，也經常去國外的工廠和子公司視察。為了重整經營出現問題的公司，還曾經使出苦肉計，不惜出售家居部門。

當時，啟吾擔任談判工作的負責人，和有意購買的美國企業展開買賣交涉，在對方企業總公司所在的洛杉磯的飯店住了將近半年，整天處理談判事務。最後，買賣交涉突然喊卡，現在回想起來，就是那一刻決定了明治化成這家企業走向滅亡的命運。啟吾對突如其來的交涉中止命令感

到愕然，九八年二月回國後，立刻被發配到明邦毛織。翌年的九九年，因為明邦毛織的重整問題和總公司的意見產生對立，不得不毅然辭職。然而，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總公司已經積欠了無法自力救濟的債務，會計人員已經著手窗飾工作，喻越了絕對不能喻越的最後那道防線。

看到美奈在對面的沙發上坐了下來，啟吾也慌忙坐在沙發上。

「怎麼了？你好像有點恍神。」

美奈似乎覺得很好笑地問。

「不，沒事。」

啟吾閃爍其詞。

在室內和神代美奈面對面，才終於發現重逢後的她有了些許變化。由於原本的記憶很模糊，無法比較細部，但她的整體感覺和以前不一樣了。六年前，三十七歲的她渾身散發出一種特有的清

純，美奈二十四歲時和神代結婚，六年前的她已經結婚十三年，或許是因為沒有孩子的關係，完全看不出她已經嫁作人婦多年，有一種脫俗的清新感。

然而，眼前的美奈身上已經看不到這種柔弱的影子，她的眼神變得十分銳利，表情和舉手投足之間都充滿自信。

「妳說的私密事到底是什麼事？」

啟吾覺得她銳利的雙眼一直注視著自己，於是趕快切入正題。和曾經對自己示好的女人在飯店房間獨處，讓他感到尷尬。

「真的很抱歉這樣突然跑來找你；不過，看到你完全沒變，稍微鬆了一口氣。」

美奈露出笑容，用平靜的語氣說道。

「不，我完全變了，如今已經形同隱遁了。」

「那家店還在開吧。」

「姑且算是吧。」

「聽神代說，那家店很棒，很有你的味道。」

「是嗎……？」

說是這麼說，神代卻只有在開店那一年的秋天和他就任公司董事的二〇〇二年夏天來過「羊毛毯」兩次而已。

「這兩個月來，妳真的都沒見到神代嗎？」

啟吾不想聊自己的事，立刻把話題轉移到對方身上。

「對，八月中元節時，他第一次遭到東京地檢署的約談，當天回過家一次，把衣物塞進行李袋，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門了。之後，我們就只有電話聯絡而已。」

「剛才妳在電話中說，他一直躲在飯店裡。」

美奈點點頭，但動作有點遲疑。

「他住飯店的費用和律師費用應該很可觀吧，

他從哪裡張羅這筆錢？神代已經離開明治化成了，我也沒有聽說他找到新工作……」

美奈在電話中說，神代和前董事長川尻、前副董事長窪田一起磋商善後對策，不過川尻他們的情況應該也和神代差不多。一旦被趕出公司，根本就像是落水狗，成為輿論和司法攻擊的最佳對象。啟吾不認為他們有餘力商討出日後對抗司法的有效手段。

「我並不是為了錢的事來找你。」

然而，美奈誤會了啟吾的意思，所以她的回答讓人感到莫名其妙。她的一雙大眼露出意外之色。

「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擔心以神代目前的情況，怎麼有餘力長期躲在飯店，或是和律師討論如何因應地檢署的約談。」

啟吾急著消除她的誤會，但美奈仍然滿臉失

望的表情。這時，門鈴響了。

美奈急忙起身。客房服務的咖啡送到了，她沒有讓服務生進屋，自己推著放了咖啡壺和杯子的推車進來。倒完咖啡後，默然不語地把咖啡杯和托盤放在啟吾面前的桌上，自己拿著咖啡杯，再度坐在對面的沙發上，喝了一口後才說：

「對不起，我剛才這樣說話太失禮了。」

美奈道歉後，嘴角露出一抹微笑，又補充說：

「因為你哪壺不開提哪壺，所以我有點不安。」

啟吾聽不懂這句話的意思。

「神代並沒有住在飯店，雖然他每次打電話給我時都這麼說，但其實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他很久之前就另結新歡了，現在應該住在那個女人家裡。」

美奈輕描淡寫地說道。

「是嗎？」

啟吾不知如何回答，只能點頭。然而，也因此清楚地知道，她說的「私密事」和神代無關。

「藤川先生，你應該之前就知道了吧？」

美奈露出試探的眼神問道。

「知道什麼？」

啟吾有點緊張。啟吾知道即使和美奈結婚後，神代仍然常常拈花惹草，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啟吾很少去神代的家裡，在他辭職的兩、三年前，才和美奈有近距離的接觸。然而，他努力回想自己認識的女人，猜不出誰至今仍然和神代有來往。

「是富永小姐。」

即使美奈說出名字，啟吾也想不起來。「富永？」神代交的女朋友中，有這個人嗎？雖然美奈說是「很久之前」，但應該是自己辭職之後發生的事吧。

看到啟吾詫異的表情，美奈顯得有點意外。

「藤川先生，你不知道嗎？就是明治化成秘書課的富永優花。」

「啊？！」

啟吾忍不住驚叫起來。

他當然認識富永優花。啟吾以前隸屬的業務促進室屬於董事長的直屬部門，辦公室就設在總公司二十四樓董事專用的樓層。他經常出入董事長和其他高級主管的辦公室，當然也和秘書課的人很熟。啟吾在公司時，富永優花是眾多秘書中較年輕的，年齡大約二十三、四歲。六年後的現在也差不多三十歲左右，比神代和啟吾小差不多二十歲。

這麼年輕的女人怎麼會和神代交往？

而且，啟吾在公司時，富永優花是明治化成女職員中最漂亮的。

啟吾腦海中浮現出富永優花的臉和眼前的美

奈的臉重疊在一起，他這才發現，優花和美奈有幾分神似。

「我當然記得秘書課的富永優花，但神代和她交往的事倒是第一次聽說。這是真的嗎？」

啟吾難以置信地問道。神代那麼小心謹慎，怎麼可能吃窩邊草？這點令他感到匪夷所思。

美奈很堅定地點頭。

「去年，公司內部因為是否要向產業更生機構請求支援而鬧得沸沸揚揚的，那一陣子，家裡也收到很多黑函，其中有幾封詳細描遊了神代和富永的事。」

「但黑函畢竟是黑函，神代自己有沒有說什麼？」

「我沒有問神代，反正即使問了他，他也不可能告訴我實話，但我相信神代和富永交往的事應該是事實，而且目前他應該也住在富永家裡。」

啟吾也認為事實應該和美奈的推測差不多。雖說是黑函，但那些關於高級主管緋聞的事通常都是確有其事。更何況如果有好幾封黑函都這麼寫，神代和富永優花之間的關係應該真的非比尋常。

「既然如此，妳就放任神代亂來嗎？」

同樣身為男人，啟吾內心掠過一絲羨慕，開口問道。

「對。」

美奈坦率地承認。

「為什麼？」

啟吾也知道自己在多管閒事。

「藤川先生，你根本是明知故問。我的心意仍然和六年前一樣。」

美奈毫不猶豫地說道，令啟吾啞口無言。她從沙發上探出身體，把臉湊到啟吾的面前。

「不瞞你說，我今天來這裡，是因為無論如何都要拜託你一件事。」

啟吾閉口不語，用眼神示意她說下去。

「可不可以讓我陪在你身旁一段時間？」

啟吾無法理解這句話的意思。

「只要一個月就好，我可不可以和你住在一起？」

美奈的眼神很認真。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妳發生了什麼事，需要躲起來嗎？」

啟吾趕緊問道，美奈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然後一字一句地說：

「神代也叫我暫時離開東京一段時間，說一旦遭到逮捕，媒體的採訪攻勢會更加激烈，他叫我回去位於富山的娘家，或是去波士頓找我妹妹。所以，前天接到他久違的電話時，我告訴他，我

已經決定聽從他的建議，打算去美國一個月。所以，即使我離開東京，神代也不會起疑，況且他根本對我毫不關心。他一定不希望他遭到逮捕被收押在看守所時，我和富永會在面會時遇到。如果我在東京，當然會以我為優先。一旦遭到逮捕，神代至少有三個星期無法出來，所以，絕對不會懷疑到你的頭上，也不可能給你添麻煩。一個月就好，讓我和你在一起，拜託了。」

看到美奈對他深深鞠躬，啟吾目瞪口呆。

「美奈，等一下，我聽不懂妳說的話。妳為什麼要和我住一個月？到底是什麼理由？」

姑且不談是否有正當的理由，啟吾根本搞不懂她突如其來的要求到底有什麼目的。啟吾努力說服自己冷靜，也許美奈遇到了什麼情非得已，卻又難以啟齒的事。

美奈聽到他的話終於抬起頭，但眼神依然認

真。她注視啟吾的臉良久，終於下定決心開口說：

「那我就實話實說了，我想生孩子，但神代不能生育。很久以前，我們就一起去醫院檢查過，所以我想生你的孩子。之前那一次，我就有這種想法，不過當時我說不出口。我已經不年輕了，不知道還能不能生孩子，這是最後的機會，無論如何都想試一下。當然，我不會要求你娶我，也不會要求你承認是孩子的父親，負起養育的責任。只要讓我和你生活一段時間，讓我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懷孕就好。求求你，我是厚著臉皮拜託你。藤川先生，我這輩子只求你這一件事，請你無論如何都要答應，拜託了。」

美奈說到一半，臉頰不禁羞紅起來，眼眶也有點濕潤。這讓啟吾充分地瞭解到，她說的話既不是胡鬧，也不是自己的幻想。

c

　　十點多的時候，偶爾會來店裡小坐的兩個上班族離開後，就沒有客人上門。

　　包括剛才那兩個客人在內，今天晚上總共有五個客人，如果在打烊的凌晨兩點之前再來幾個客人就該偷笑了。這半年來，非假日差不多都是這種情況，就連星期五和星期六，業績也很少超過三萬圓。由於房子、土地都是自己的，所以還可以勉強應付，如果是租店經營，早就關門大吉了。

　　今天下午，面對闊別六年的神代美奈時，曾經自稱自己已經「隱遁」，那絕對不是出於自謙。這家店沒有雇用任何員工，獨自在這個狹小的吧

檯內側站了五年半的歲月後，他覺得「隱遁」這兩個字已經成為自己的寫照。當初回到故鄉開這家店時，原本還期待進入全新的生存模式和生活後，或許會找到以前不曾發現的重要事物，但最終還是沒有任何發現，也沒有體會到什麼重要的領悟。相反地，他更覺得目前的生活簡直就像小孩子貪玩地跑到繫在岸邊的船上玩，沒想到纜繩不知道什麼時候鬆開了，結果就這麼漂流到海上。

前途茫茫，不知所措的感覺不斷在內心堆積。

啟吾切身體會到，如今的自己既沒有目標，也沒有責任，只是一個自甘墮落、委靡不振的小老頭。

此時此刻，不知道美奈在做什麼?

啟吾一口拒絕了她的荒唐要求，完全不予理睬。這個判斷當然沒有錯，但當他毫不猶豫地拒絕時，美奈的反應卻出乎他的意料。她完全沒有

失望的樣子，嘴角反而露出幽幽的微笑，淡然地說：

「是嗎？我就知道你會拒絕，所以，這是你第二次拒絕我。」

這是第二次——最後這句話令啟吾的內心湧起一股椎心的痛楚。

「既然你不肯答應，那我再想其他辦法。」

美奈很爽快地說道。

「其他辦法？」

啟吾脫口問道。美奈出聲笑了起來。

「藤川先生，我還是有其他可以拜託的人。」

「……」

啟吾沒有資格多說什麼。

在這之後，他把已經冷掉的咖啡一飲而盡，離開了飯店房間。臨走時，他問：「妳今天晚上有什麼打算？」美奈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在這裡已經沒事了，可能會直接回東京吧。」

當年在東京時，曾經和美奈單獨吃過兩次飯。

啟吾和神代在一九八〇年同時進公司後，一直在明治化成的各中樞部門工作。啟吾在纖維事業總部的時間較長，神代則長期在財務管理總部，兩個人都在三十歲前一起進入經營企畫部。

當時，公司企圖靠拓展化妝品部門的業務重振業績，所以他們埋頭於製作每兩年就要更新的經營計畫。在此之前，他們雖然在總公司不同部門工作，但每個月都會一起喝一次酒，順便交流資訊，而直到進入經營企畫部後，他們才成為好朋友。

四十歲前，他們又再度成為業務促進室的同事。當時，他們都被認為是同期中最優秀的人才。

啟吾在美奈和神代結婚時，已經見過她，但直到在業務促進室和神代一起工作時，才偶爾會見到美奈。當時，他們每晚都工作到深夜，之後

去赤坂和銀座喝酒，為公司的未來憂心。

神代有時候也會把美奈一起找去熟識的酒店，當然，這麼做的目的，或多或少想要掩飾他平時的偷腥，但每次看到他們夫妻恩愛喝酒的樣子，啟吾就忍不住想起自己和塔子之間的相敬如「冰」，內心充滿羨慕。

某天晚上，啟吾在銀座的計程車招呼站把已經喝得酩酊大醉的神代和美奈送上計程車後座時，坐在丈夫身旁的她悄悄塞了一張紙條給他。

那是啟吾從洛杉磯失意歸國的一九九八年二月，那天晚上，神代夫妻特地設宴慰勞他。

目送神代夫妻搭乘的計程車遠去，啟吾也坐上車，在車內的昏暗燈光下打開那張紙。那張信紙上只寫了簡短的內容，從整齊的文字和仔細摺好的情況來看，應該是美奈事先準備好的。內容如下：

歡迎你回來。

我翹首盼望你歸來。去年第一次看到你時，我就對你一見鍾情，

而且，我喜歡可以交流內心世界的人。

你去美國的這半年，我每天都想著你。

以後我們是否可以偶爾見面?

這是我殷切的希望。

第一次約會是美奈採取主動。她大膽打電話到啟吾的職場，當時神代就坐在他對面。

第二次是啟吾在辭職之前，趁神代出國之際主動邀約的。

當時，美奈一直催他去賓館。她在第一次吃飯時就說：

「我和神代已經四年沒有在一起了。」

然而，啟吾最終還是沒有擁美奈入懷。

離職後，啟吾忙於回博多的各項準備工作，

美奈得知這件事，驚訝地打電話給他。

於是，在啟吾離開東京的那一天，美奈到羽田為他送行時懇求說：

「請你帶我走。」

然而，啟吾斷然拒絕。並不是礙於對神代的情義，在他決定辭職的那一刻，那種令人欽佩的心情也離奇地消失了，他只是想要忘記有關東京的一切。

回博多後，對她的愧疚與日俱增。

兩個人第一次單獨見面時，美奈這麼告訴他：

「在這一、兩年裡，每次只要一想到我和我老公的事，或是將來的事，就會感到窒息。真的，沒騙你。吸進去的氣無法吐出來，吐氣之後又無法吸氣，喉嚨深處好像被一團棉花塞住一樣，完全無法呼吸。我覺得不太對勁，也知道這個問題很嚴重。我想應該不是身體，而是心靈的某個部

分出了問題。沒有人可以治我的這種病，也沒有人可以治好。所以，我想自己治療，我必須靠自己的力量恢復正常的呼吸，否則，總有一天我一定會窒息而死。即使身體不死，心也會死去。我只是希望想要呼吸的時候可以自由呼吸，所以即使我因此喜歡你，別人也沒有資格指責我。因為，那只是身為一個人的普通要求，我說錯了嗎？」

沒想到，自己竟然拋下這樣的她遠去——每次想到這裡，就覺得很難過。事實上，這六年來，啟吾經常想起神代美奈，每次都為棄她不顧感到懊惱萬分。

晚上十一點多，店門打開，美奈走了進來。

她在人口停下腳步，環視店內，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在啟吾前方的吧檯前坐了下來。

啟吾輕輕嘆了一口氣後說：

「歡迎光臨。」

「雖然有點不起眼，卻是很不錯的一家店。」

美奈解開脖子上苔綠色的披肩說道，她仍然穿著和在飯店房間時相同的衣服。

「不過，生意好像真的有點冷清。」

看到啟吾沒有說話，她笑著補充道。

「要喝什麼？」

啟吾問道。

「我很心煩，來一小杯威士忌，至於哪一種，就麻煩你決定吧。」

「瞭解。」

說著，啟吾暫時離開美奈面前。

他發現自己的腳步變得輕盈。

啟吾從酒櫃深處拿出一瓶「Findlater's 21 年」。Findlater's 是他最喜歡的蘇格蘭酒，「21 年」更是堪稱為傑作的美酒，但很少有日本人知道這種酒，所以幾乎沒有客人點。

他打開從未開封的酒瓶，在巴卡拉威士忌杯中倒滿超過四十度的酒，再把加了冰塊和大量礦泉水的平底酒杯一起靜靜地放在美奈面前。

「我先開動了。」

美奈說著，一口氣把半杯酒倒進喉嚨。之前曾經和神代、美奈一起喝過酒，知道她的酒量很好。

「這種威士忌太好喝了。」

她對正在廚房準備小菜和簡單下酒菜的啟吾說。

他先端出了炒蓮藕絲和乳酪拼盤。

「妳吃過飯了嗎？」

美奈搖頭。

「那妳剛才都在幹嘛？」

「在房間裡睡覺。」

啟吾再度嘆了一口氣說：

「我會做蛋包飯和炒烏龍麵，還是要叫外賣

的拉麵？反正今天晚上不會有其他客人了。」

「我想吃你下廚做的，或許吃了以後就不會那麼心煩了。」

「那蛋包飯和炒烏龍麵，妳要吃哪一種？」

「兩種都要，我肚子餓扁了。」

啟吾苦笑著正準備離開。

「啊，再給我一杯酒，我要剛才那種酒，要純的。」

美奈把剩下的威士忌一飲而盡。

美奈一邊連聲稱讚，一邊把混入黑豬五花肉和博多蔥花的蛋包飯，和用牛筋代替豬肉，加入大量自製大蒜醬油醃製的柴魚花炒烏龍麵吃得精光，而且還不停喝著威士忌純酒。

啟吾在對美奈的食量、酒量感到嘆為觀止的同時陪著她閒聊。

她在閒聊時，突然問：

「藤川先生，你平時都是幾點吃晚餐？」

「有時候在開店前一個小時的五點前後，不然就要等到打烊整理完，差不多凌晨三點左右才能吃。」

「幾乎都外食嗎？」

「不，我沒那麼奢侈，基本上都是自己下廚，在二樓的房間吃。我不討厭下廚。」

「一個人吃嗎？」

「這裡沒有其他人，當然只能一個人吃。」

啟吾老老實實地回答她每一個問題。

「是喔，好厲害。」

無論啟吾回答什麼，她都莫名其妙地驚嘆。

她的態度讓啟吾覺得心慌意亂。

美奈精神抖擻，她剛才說在飯店睡午覺顯然是真的。醉意漸濃時，她的心情越來越好。

凌晨一點多，啟吾提早打烊。美奈不停地勸酒，

啟吾也蠢蠢欲動，想要難得喝一杯。

他們隔著吧檯喝著威士忌。啟吾覺得除了之前神代來這裡的時候以外，從來沒有和客人這樣喝過酒。

美奈不停地把啟吾端出的各式各樣下酒菜往嘴裡送，還不時催啟吾吃。於是，啟吾就帶著醉意，把這一個星期腰痛的事，以及為了治療正在減肥的事告訴她，她又驚呼：「哇，太厲害了。」

「你腰痛喝酒沒有關係嗎？」

Findlater's 的酒瓶快要喝空時，美奈突然問道，「對喔。」

啟吾表示同意，美奈立刻搶過杯子。

「那你不能再喝了，剩下的都是我的。」

時間已經凌晨兩點多了。

「我已經喝不少了，現在停下來也為時太晚了。」

啟吾伸出右手想要拿回杯子，她反手藏在背後。

「不行，我今天來這裡是要把自己灌醉，如果你的腰痛惡化，就不能把爛醉如泥的我帶去二樓了。」

她已經有點口齒不清了。

「妳怎麼沒有回東京？妳不是說，還有其他人選嗎？」

啟吾冷冷地問。

「那種話當然是為了面子才說的，你真是笨死了，竟然會當真。」

她一臉憤然地說。

凌晨三點時，美奈果然如她事先的宣告，真的醉倒了。

啟吾只要一碰到她的身體，她就發出呻吟，讓他不知所措，但還是設法把她抱到二樓，內心

很驚訝她喝醉酒時竟然會如此醜態畢露。

啟吾脫下她的外衣褲，因為福岡夜晚很冷，所以為她換上又寬又大的睡衣，讓她睡在自己床上。

美奈似乎睡得很沉，不時痛苦地皺著眉頭。啟吾從她深鎖的眉頭中，感受到這六年歲月帶給她的沉重。剛才為她換睡衣時看到她的身體，發現她的皮膚富有彈性，年輕的感覺完全不像是四十三歲。前妻塔子也一樣，沒有生孩子的女人果然不容易老。

啟吾凝視著美奈的睡臉將近三十分鐘。

自己好不容易捱過這六年，她或許也是在煎熬中度日。而且，她丈夫神代被趕出公司，隨時會遭到逮捕，還投入年輕情婦的懷抱。她應該已經被逼到無路可走了。以前她曾經說，只要想到將來就無法呼吸，也許她現在就已經無法正常呼

吸了。正因為她知道無法再過這樣的生活，所以才努力尋找自己的生存目的。

所以，才會想要生孩子——啟吾這麼認為。

D

醒來時，一時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睡在客廳的沙發上。

啟吾小心翼翼坐起身，這才想起自己和神代美奈喝到凌晨，把醉倒的她安頓在隔壁臥室後，才睡在這張沙發上。

他看了一眼電視後方牆上的時鐘。

已經過了上午十點半。

他沒有馬上站起來，而是坐在沙發上確認腰部的情況。他想起凌晨打算在沙發上睡覺時，很擔心自己喝了不少威士忌，又在沙發上睡覺，好

不容易改善的腰痛會再度惡化，但目前似乎安然無事。

他起身後，把客廳所有的百葉窗都拉了起來，上午明亮的陽光充滿整個房間，他站在臥室門前敲了敲門，敲了好幾次，又叫著美奈的名字，都沒有聽到回答。打開門一看，房間內竟然空無一人。

床上的羽毛被和毛毯都不見了，床單也拿了下來，只剩下床墊。他打開客廳的門，來到二樓的走廊。走廊的一側是浴室和廁所，另一側是廚房和飯廳。父母的臥室原本在一樓，啟吾目前睡的臥室原本就是他的房間。六年前，改裝一樓時，把佛堂移到二樓的客廳，打掉父母原本睡的三坪大和室，變成放客桌椅的空間。

飯廳的門敞開著，走進去一看，發現廚房裡有動靜。

面向大名小學大門的窗邊放著昨天在凱悅櫃

檯時看過的大行李箱。

美奈昨天晚上來店裡的時候只帶手提包而已，所以，顯然她今天早上曾經回飯店拿行李。

啟吾發現桌上的報紙，於是在椅子上坐了下來，大聲地翻開報紙，假裝看得很專心，卻暗中觀察廚房裡的美奈的反應。但可能她正忙著做早餐，並沒有出來。啟吾嘆了一口氣，開始看報紙。五分鐘後，她才終於走過來。

啟吾一抬頭，她便把手上的咖啡杯放在桌上。

「早安。」

美奈先展露微笑。

「早安。」

啟吾只簡單地應了一聲，不知道接下來該說什麼。

「你喝完這杯咖啡就去洗臉，早餐馬上就好了。」

美奈說話的態度好像他們一直生活在一起似的。

啟吾有點困惑地看著她。

「如果你想有效減肥，必須正常吃三餐，絕對不能不吃飯。」

美奈說完，快步走回廚房。

桌上出現了啟吾已經好幾年沒有見過的豐盛早餐。

茄子味噌湯、乾炒沙丁魚、烤明太子、秋葵涼拌豆腐、白菜醬菜、滷昆布和裝了生雞蛋的小碟子。美奈抱著一個新砂鍋走過來，在啟吾對面坐了下來。她打開砂鍋的蓋子，剛煮好的飯頓時冒出一股熱氣，模糊了她的臉。新米的芳香刺激鼻腔，令人食指大動。

這個砂鍋和各式各樣的食材應該都是美奈今天早晨買的，美奈在大碗裡裝了滿滿一碗飯遞給

啟吾。這個小石原燒的大碗和其他餐具都是從碗櫃裡拿出來的，但啟吾卻很少用過。

光是運用這些餐具搭配，就讓人忍不住對眼前的菜餚垂涎三尺。

「昨天你請我吃那麼多東西，今天至少讓我回報一下。多吃一點，你昨天晚上幾乎沒吃東西吧？」

美奈說著，雙手輕輕合十，說了聲「我開動了」，才拿起筷子。啟吾也慌忙合掌後，才把筷子抓在手上。

平常的日子，從來沒有人和他一起吃早餐。

每年三天新年假期的某一天，他會去表妹慶子位在大橋的公寓住一晚。只有翌日早晨，有機會和慶子、美樹一起吃早餐，這也是唯一的例外。

味噌湯裡只加了茄子，茄子可能事先氽燙過，所以湯並沒有變色。啟吾喝了一口，鯉魚和昆布

的湯頭讓味噌湯格外甘美。

「味噌湯真好喝。」

啟吾情不自禁地說道，美奈點頭笑著說：

「藤川先生，你還沒吃過我煮的菜。」

然後，她從自己的小碟子裡拿起生雞蛋。

「如果你真的想減肥，我教你一個訣竅。」

她用大拇指和食指拿起雞蛋，露出耐人尋味的表情。

「這個雞蛋大約五十公克，無論蔬菜還是水果，豆腐、切片魚、絞肉、肉塊，只要是這個雞蛋的大小，差不多都是五十公克。大部分熱量表的熱量都以一公克為單位，但很少有人知道一百公克到底是多少吧？其實只要記住相當於一個雞蛋的分量是五十公克，無論豬肉、乳酪還是洋蔥，只要是這種大小，都是五十公克。在計算熱量時很方便，做料理時也可以派上用場，是不是很有

用？」

「原來是這樣。」

啟吾連連點頭，誇張地表示欽佩，拿起手邊小碟子裡的雞蛋。美奈從剛才就一直在聊啟吾減肥的事，是因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她沒有正當的理由留在這裡。

「當了多年的家庭主婦，只要看一眼或是拿在手上掂一掂，就可以知道大致的分量。這叫做眼秤、手秤。」

「眼秤、手秤？」

「對，就是眼睛的磅秤和手的磅秤的意思，但我總覺得別人說的是眼癡、手癡。家庭主婦每天都按部就班地做固定的事，整天只有動眼跟動手，很少動腦筋。」

聽到美奈認真地這麼說，啟吾噗哧笑了起來。

「如果妳要這麼說，男人也是只動嘴、動腳

而已，半斤八兩啦。」

「這倒是。」

這次輪到美奈誇張地表示同意，兩個人都放聲大笑起來。

吃完早餐，洗好碗盤後，美奈開始打掃二樓。

—妳不請自來，到底有什麼打算？該不會真的想住在這裡吧？我不可能答應，更不可能和妳生孩子。這個世界上，任何正常人都不可能答應這個要求。

吃早餐時，啟吾不時瞥著窗邊的行李箱，好幾次都試著想用委婉的方式把以上的意思轉達給美奈，卻不知如何啟齒，最終還是說不出口。

之後，美奈忙來忙去，根本沒機會開口。雖然可以叫住她對面質問，但才剛吃完久違的佳餚，就硬是把人家趕走似乎不盡人情。先等到中午再說，如果美奈開始準備午餐，再和她攤牌。

剛才吃飯時，她也說是為了「回報」他，所以等她打掃完房間，把曬在外面的被子、毛毯收進來後，可能會主動告辭。昨晚是啟吾默許美奈喝醉，也是自己把她抱到二樓睡自己的房間，突然翻臉不認人似乎太自私了。

美奈打掃飯廳和走廊時，啟吾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電視。昨天已經打掃過店裡，昨天傍晚也買好了店裡要用的食材，在六點開始營業以前無事可做。照理說，今天應該是很平淡無奇的星期二，但看到有人在面前忙來忙去，頓時有一種愧疚感，覺得自己好像很懶散。同時，也不得不發現自己平時到底有多懶。

他不斷切換頻道，看著十一點半開始播放的各大民營電視台的新聞節目，美奈已經打掃完那裡，拿著吸塵器走過來問：

「我可以打掃這裡嗎？」

啟吾點點頭，因為沒什麼重要新聞，只好關上電視，慌張地走進臥室。

吸塵器的聲音響了五分鐘左右，停止之後，再度傳來電視的聲音。

「你可以來看電視了。」

傳來美奈的聲音。

雖然沒有事需要外出，但啟吾還是換了外出服回到客廳。

沙發前的茶几上放著父親和母親的牌位，以及放有遺照的相框。一看到窗邊的佛堂，發現美奈正將半個身體鑽進佛堂，正在擦裡面。

「喂，喂，妳不要太過分喔。」

啟吾不加思索地大聲叫道。

美奈拿著抹布的手停了下來，站直身體，滿臉驚訝地轉過頭。

啟吾立刻感到後悔，覺得自己說話太衝動了，

但事到如今，也不可能把說出的話收回來。

「妳到底想幹嘛？」

他追問一臉錯愕的美奈。

「我想幹嘛？」

美奈毫不膽怯地反問道。啟吾以前就知道，她看似文靜，但性格很剛烈。

「那裡不是妳可以擅自打掃的地方。」

啟吾說。

「為什麼？」

美奈似乎無法接受。

「沒有為什麼，妳這樣未免太過分了。」

「你根本從來沒打掃過佛堂，上面積滿了灰塵，神明太可憐了。」

「即使這樣，也輪不到妳一個外人擅自移動我家的牌位。妳不打一聲招呼就動別人家裡的佛堂，當然會被認為妳很莫名其妙。」

「我最討厭這種死腦筋的想法。」

美奈嚴詞反駁，然後嘆了一口氣。

然後，她把抹布放在窗框上，走向啟吾的方向。拿起放在桌上的其中一個相框。

「啟吾，這位是你父親嗎?」

昨天之後，她就開始叫他「啟吾」

「對啊。」

啟吾也稍稍冷靜下來。

「今天早上，我夢到你父親。」

「夢?」

美奈突如其來的話令啟吾不知所措。

「對，早晨醒來時，我還不知道是誰，剛才看到佛堂的這張照片，才發現那個老爺爺果然是你父親。」

美奈深有所感地看著啟吾亡父的照片，看起來不像是信口雌黃。

「妳作了什麼夢？」

雖然談話的發展令人匪夷所思，但啟吾無法不問她夢境的內容。美奈露出賣關子的表情。

「我站在樓下店裡的吧檯裡等客人上門，你父親走了進來，我問他要喝什麼，他說：『溫酒。』我找遍所有的酒櫃，卻還是找不到。所以我向他道歉說：

『對不起，這裡沒有日本酒。』你父親滿臉懊惱地說：『這家店是日本人開的，竟然都賣麥酒，太讓人難過了。』然後，就匆匆走了出去。所以，我知道我想的果然沒錯。」

美奈的夢境內容讓啟吾嚇了一跳。父親伸吾的確是日本酒的死忠支持者，他經常說：「如果開米店的人愛喝麥酒，到底要怎麼做生意？」所以一輩子都沒有碰過啤酒和威士忌。「羊毛毯」開張時，想到要把父親用心守護一輩子的店改成

蘇格蘭酒專賣店，啟吾也曾經猶豫過。

尤其是美奈最後那句話引起了他的好奇，忍不住問：

「妳想的果然沒錯是什麼意思？」

「昨天晚上，我第一次踏進店內，就覺得這家店有一種拒人千里的感覺。

我打量了一下店內，很快發現不是裝潢或是氣氛的問題，而是其他原因讓人有這種感覺。該怎麼說，好像有人覺得讓客人走進這家店很丟臉，或是不想讓客人進來。」

美奈昨天站在門口時，的確曾經環視店內，點了點頭後，才走到吧檯前。

「那個人就是我老爸？」

「應該吧。我在這方面的直覺向來特別準，況且我從來沒有見過你父親，他卻出現在我夢裡，應該錯不了。我建議你在店裡放一些日本酒或是

米製的燒酒試試看，我相信應該會有比較多的客人上門。」

啟吾看著美奈若無其事地談論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離奇內容，不禁啞然，卻又覺得她的意見有一定的說服力。

「所以，讓我打掃佛堂應該也沒有問題吧？」

她用反敗為勝的語氣問道，啟吾只能無奈地點頭。

美奈面帶笑容地問：

「今天早餐吃得很晚，所以不吃午餐也沒問題吧？」

「好啊。」啟吾回答。

「如果你沒事，就去把下面的店門打開，讓空氣流通一下。我利用這段時間把這裡和臥室打掃乾淨。」

一看牆上的時鐘，發現 NHK 午間新聞還有

五分鐘就開始了，但被她這麼一趕，啟吾覺得難以啟齒，只能默默地走開。啟吾繼昨天之後再度整理店內，二十分鐘後，美奈下了樓，手上拿了一杯裝了淡咖啡色液體的杯子。

她隔著吧檯，把杯子遞到從小廚房探出頭的啟吾面前。

「請喝吧。」

「這是什麼？」

啟吾接過杯子的同時問道。

「香蕉黃豆粉牛奶，當作今天的午餐，很好喝，對腸胃也很好。這算是我的私房蛋白質飲品。」

「妳做的嗎？」

「對啊，上面有果汁機，我剛才已經喝過了。」

啟吾喝了一口，散發著淡淡黃豆香的飲料真的很好喝。美奈身上的衣服和剛才不一樣了，剛才還穿著和昨天相同的丹寧布長褲和長袖襯衫，

現在換上了黑色編織裙和成套的紫色針織衫，脖子上圍了一條和昨晚不同的素色披肩。她終於要走了。啟吾想到這裡，內心不由得產生一抹寂寞。

「你等一下有什麼安排？」

啟吾喝完香蕉黃豆粉牛奶後，美奈問道。

「在開店之前都沒事。」

等一下要幫她把大行李箱拿下來。啟吾一邊這麼想，一邊回答道。

「那我們去散步。天氣放晴了，氣溫也回暖了，這附近有沒有什麼大公園？」

美奈說的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啟吾從長褲口袋裡拿出手機看了一下時間，快十二點半了。和早餐時一樣，他很想問：「妳到底什麼時候要走？」但又改變主意，覺得時間還早，陪她去散步也無妨。美奈說得沒錯，窗外的陽光格外明亮。

好久沒有和別人一起去散步了，啟吾心想。況且，單身的男人根本不會想到要去散步。

乾脆在公園散步時，找機會和美奈好好談一談。啟吾告訴自己。

「附近的大濠公園很有名，搭公車或地鐵只要一站就到，也可以走路過去。」

「那我們去大濠公園，我想搭地鐵。我從機場來這裡時已經搭過了，福岡的地鐵真的好乾淨。」

美奈馬上興致勃勃地說。

E

從啟吾的店走到最近的「赤坂站」大約四分鐘，搭市營地鐵機場線只要兩分鐘就可以到下一站的「大濠公園站」。走出公園站的三號出口，大濠公園近在眼前。

福岡地鐵每個車站的標識牌上，都會在站名旁畫上大大的吉祥圖案，大濠公園站是櫻花圖案。

「這裡是賞櫻花的名勝吧？」

下了電車，一看到那個粉紅色圖案，美奈就問道。

「根本不是，大濠沒種什麼櫻花樹，從這裡往博多灣的方向走大約十五分鐘左右的西公園，才是福岡賞櫻景點。」

「是喔。」

美奈和啟吾並肩走過剪票口時，難掩失望地應道，「怎麼了？已經十月底了，根本看不到櫻花了。而且，等上去之後妳就會發現，這裡雖然沒有櫻花，卻是一個風景宜人的公園。

啟吾笑道。

走出三號出口，沿著通往園內停車場的柏油路往前走，一整片的公園美景呈現在眼前。

「好～美。」

身旁的美奈發出感嘆的聲音。

戰國時代的武將黑田長政在建造福岡城時，將位在博多灣人海口的此地作為外護城河，之後加以利用所形成的這片廣大綠地佔地有四十萬平方公尺，公園內有一半以上是巨大的濠池。約兩公里的濠池周圍設置了散步道，還有野鳥樹林、兒童樂園、日本庭園、美術館、能樂堂、湖邊小屋、餐廳和咖啡廳，濠池內除了中央的松島以外，還有菖蒲島、柳島三座小島，分別有四座橋加以連結。連結柳島和岸邊的觀月橋上，還設置了懸空的浮見堂。

大濠公園是日本屈指可數的水景公園，成為當年黑田家五十二萬石[1]的城下町[2]，福岡的象徵。

1　黑田長政在戰後獲封築前名島，也就是目前福岡的五十三墨二千石領地，成為五十三禺石諸侯。

2　從戰國時代到江戶時代，以領主居住的城堡為中心所發

走在公園內，發現兒童樂園的銀杏和南京黃櫨的樹葉都漸漸染上了秋色。由於是非假日的中午，只有幾個母親帶著小孩子玩耍的身影，從遊樂園往水池的方向看去，發現在秋日柔和的陽光下，不少人在散步道上散步或是慢跑。

「這裡很不錯吧？」

啟吾問道。

「這個公園真的好漂亮。」

美奈也點頭表示同意。

「繞這個濠池走兩圈，就是不錯的運動。」

「啟吾，你常常來這裡運動嗎？」

「完全沒有，我差不多已經有兩年沒來了。」

「什麼嘛。」

美奈一邊走，一邊伸出雙手，做出伸懶腰的姿勢笑道。

展的城市。

啟吾拿出口袋裡的手機確認時間。還不到一點。

「那要不要走一走？」

這麼說著，他朝著湖邊小屋的方向稍微加快了腳步。原本來這裡打算找機會和美奈好好談一談，請她在今天離開的，但感受著和煦秋風和水邊寧靜的氣氛，不由得想要拋開煩惱，漫步在這片美景中。

許多鳥兒聚集在湖邊小屋和前方觀月橋附近的水面和橋上，仔細一看，原來有幾個人在餵飼料。有幾十隻百合鷗和鴿子聚集在他們周圍。

「美奈，妳好像很怕鳥喔？」

走進濠池畔的散步道時，啟吾問道。

「真搞不懂那些人在想什麼。」

美奈皺著眉頭，看著那些正在餵食一大群鳥的人。

第一次和她單獨吃飯時，他們曾經熱烈討論過彼此喜歡和討厭的事。因為他們對音樂、小說、繪畫、電影、藝人的愛好，以及喜歡的運動、喜歡的季節、喜歡的地方和喜歡的顏色都不謀而合，雙方都驚訝不已。然後，就自然而然地討論起討厭的食物。

美奈最討厭的食物是雞肉，啟吾坦誠他不敢吃海參。當時，美奈兀自嘀咕說：

「不吃海參還好，但不吃雞肉真的很不方便。」

她說話的樣子很好笑，令啟吾忍俊不禁。

「妳為什麼不吃雞肉？」

啟吾問。

「雞拔掉毛之後的雞皮很噁心，光看一眼，我渾身就會起雞皮疙瘩。」

啟吾想起美奈那天晚上也露出像現在這樣悵然的表情。

「妳完全不吃雞肉嗎？」

啟吾繼續追問。

「串烤的話還可以勉強入口。」

她回答。

「可以入口是什麼意思？」

聽到他的問題，美奈露出納悶的表情。

「我的意思是，放進嘴裡後怎麼辦？」

他苦笑著改變了問題，美奈皺著眉頭，滿臉噁心地嘟囔說：

「就閉著眼睛吞下去啊。」

不知道為什麼，一看到她當時的表情，啟吾就直覺地知道，自己可以發自內心地喜歡這個女人。

來到觀月橋下，美奈挽起啟吾的手。

「你只要仔細觀察一下鳥，就會覺得牠們很噁心。尤其是眼睛，那根本就是爬蟲類的眼睛。」

「是嗎？」

啟吾感受著美奈溫暖的手問道。

「人類應該只有在看到鳥的時候，才會羨慕自己以外的動物吧。我看到鳥在天空飛舞的身影，也會很羨慕地想，如果可以像牠們一樣自由飛翔，不知道會多痛快。」

「我才不要，而且我也不要像鳥一樣吃蚯蚓或是蟲子。」

美奈挽著啟吾的手稍稍用力。

「妳的意見好像充滿偏見。」啟吾忍不住笑道，「不過，討厭鳥非但不會不方便，反而是好事。因為妳絕對不會得禽流感。」

聽到啟吾這麼說，美奈言之鑿鑿地說：

「那是鳥類的復仇！不久之後，還會出現豬流感、牛流感和魚流感，我覺得人類一定會受到嚴厲的制裁。」

「聽說禽流感病毒會在豬的體內發生突變後傳染給人類，至於牛，早已經透過狂牛病開始復仇了。羊的打嗝也加速了溫室效應。」

「羊的打嗝？」

美奈反問。

「羊和牛屬於草食反芻動物，當牠們吃的草在胃中發酵分解時，會產生大量的甲烷，必須靠打嗝排出。據說成年乳牛每天經由打嗝會排出五百公升的甲烷。像紐西蘭那種國家，羊的數量是人口好幾十倍，整個國家所排放會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中，有三成是羊打嗝排出的。如今，除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外，減少甲烷也是那些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更糟糕的是，甲烷造成的溫室效應是二氧化碳的二十倍以上，也就是說，牛羊的打嗝最終會導致南極的冰雪融化，人類也難逃被溺死的命運。」

「這是真的嗎？」

「對啊！目前世界各地都在積極研發可以減少牛羊打嗝的飼料。」

「太荒謬了。」

美奈嘟囔道。聽到她的嘟囔，啟吾不禁想起神代富士夫。

最近啟吾經常在想，無論在任何時代，人類的愚蠢都無法改變。相反地，在這個世界，貫徹這種愚蠢似乎變成人生的目的。

果真如此的話，因為帶頭窗飾龐大的財務報表，引發轟動一時的醜聞，而陷入即將遭到逮捕困境的神代，或許和中途夾著尾巴逃離公司的自己不同，真正體驗著「活在當下」的人生。

「我覺得不管因為禽流感而毀滅也好，還是被羊的打嗝毀滅都無所謂。」

啟吾說道，試圖擺脫腦海中神代的影子。

「但是，遇到這種情況時，總是小孩子和老人先死，戰爭的時候，衝鋒陷陣的也是年輕人。我無法忍受這種情況。」

「那是因為妳認定死亡是難過、痛苦的，是一件很負面的事。」

「但我還是不希望自己死於禽流感或是羊的打嗝，更不希望因此失去重要的人。」

「是沒錯啦，但我並沒有重要的人，所以對這個問題比較淡然。」

「我也沒有重要的人，但我沒辦法淡然處之，反而覺得很心寒。」

美奈說完，鬆開挽著啟吾的手。那群鳥終於從視野中消失了。

他們走了一陣子，野鳥樹林前有一個小公園，裡面的幾張長椅上分別坐了兩、三個年輕男女，正在吃便利商店的便當。他們的頭髮都染成花稍

的顏色，身上的衣服也五彩繽紛，應該是附近美容專科學校的學生吧。

「啟吾，你有吃過便利商店的便當嗎？」

美奈突然問道。

「有啊，但通常都是夏天吃涼麵而已，只吃過一、兩次便當。」

「是嗎？我從來沒吃過。」

「為什麼？妳想吃嗎？」

「也不是，只是偶爾看到年輕人在吃，覺得應該很好吃吧。」

「那可以買來吃吃看啊！」

啟吾笑道。

「是沒錯啦。」

美奈也不置可否地微笑著。

「那下次……」

說到這裡，啟吾把後面的話吞了下去。他剛

才差一點脫口說出，「那下次我們一起吃吧。」

美奈假裝沒有發現他的欲言又止，向前跨了一步，走在啟吾的前面，之後，她默默地走在啟吾兩公尺前方，始終沒有回頭。啟吾凝望著她嬌小的背影，漠然地想道。

——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麼?

然後又暗自思忖。

——我到底又在想什麼?

不瞭解走在前面的美奈內心的想法還情有可原,但即使回問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麼。

雖然看似希望突然不請自來的不速之客趕快離開，但如果要說美奈的出現已經造成了自己的困擾，顯然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既然這樣，就不可能真心想要趕對方走。

至於是否礙於自己的好友，也就是美奈丈夫的神代的關係，似乎也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為在

六年前，雖然不曾和美奈有過肉體關係，但其實已經背叛了好友。

　　身為一家小酒吧的老闆，根本不必在意世人的眼光。即使年近半百的男人身邊出現一個四十好幾的女人，別人也不會感興趣。既然如此，即使如美奈所願，和她一起生活一個月也不是什麼天理不容的事。至於生孩子的事，只要不予理會就好。無論她再怎麼要求，她一個人也不可能懷孕，只要自己小心一點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他一邊走，一邊思考，發現荒唐的念頭不斷在內心抬頭。

　　果然還是得明確表達拒絕的態度！啟吾終於下定決心。

　　走了半圈，剛好來到縣立美術館正門附近時，他對著美奈的背影說：

　　「對了，妳今天打算搭幾點的飛機回去？」

然而，不知道美奈是否沒有聽到，她完全沒有反應。他稍微走近她，再度開口說：

「如果在開店之前，我可以送妳去機場。畢竟妳還有那麼大的行李箱……」

美奈仍然沒有回頭。這麼無禮的態度把啟吾惹火了。

「美奈。」

他大聲叫道。就在這時，美奈做出了出人意表的反應。一聽到啟吾叫她的名字，她便逃也似地衝了出去。啟吾愣了一下，慌忙追了上去。沒想到美奈跑得飛快，啟吾一開始只是小跑步，一下子就落後美奈一大段距離。他迫不得已，只能加快速度。美奈從散步道跑向旁邊綠色的慢跑道，一個勁地往兒童樂園衝去。她的黑色裙襬隨著她輕快的腳步搖曳著。

這時，啟吾想起兩個人第一次單獨吃飯時的

事。

他國中、高中時都參加田徑社，美奈在高中之前也都有參加中距離賽跑[1]。

當時他們雙方都很驚訝，居然連這一點也很像。

快到湖邊小屋的時候啟吾才終於追上美奈。

因為前面有一大群鳥，她突然停下了腳步。

啟吾追上了放慢腳步的她，但才跑了不到五百公尺的距離，卻已經上氣不接下氣，完全說不出話，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平時運動不足。

「啟吾，你跑那麼多路，腰沒有關係嗎？」

美奈卻連大氣都沒喘一下。

「我完全忘了這件事。」

他好不容易才擠出這句話。

1　男女八百公尺、一千五百公尺和男子三千公尺障礙賽跑，合稱為「中距離賽跑」。

「還不是因為問妳話，妳都不回答，還突然跑了起來，所以一時氣昏了頭。」

「跑了這麼久都不會痛，代表你的腰應該沒問題了。」美奈說，「真是太好了。」

她滿不在乎地說道。

「喂……」

啟吾好不容易才平靜下來。

「雖然對妳有點不好意思，但可不可以請妳今天離開？妳不能繼續住在我家，妳也最好趕快回東京。神代快要被逮捕了吧？」

啟吾已經精疲力盡，無力再客套，所以很順利地把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

「不可能。」

美奈不加思索地拒絕。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不在日本了。」

啟吾想起昨天在飯店見面時，她說已經告訴神代，她要去美國住一個月。

「但是……」

啟吾嘟囔道。

「而且……」美奈打斷了他，「你叫我回去，到底要回去哪裡？」

她反而生氣起來。反客為主也該有個限度吧，啟吾心想。

「哪裡？當然是妳在東京的家。」

「我根本沒有自己的家。」

「妳開什麼玩笑？」

美奈再度停下腳步，炯炯有神的雙眼瞪著啟吾。

「我根本無家可歸，六年前追你追到羽田的那一天，我就拋棄了家庭。從那一刻開始，我就沒有自己的家了。」

淚水漸漸聚集在她瞪大的眼眸。

啟吾無言以對，只能移開目光，怔怔地看著無數的鳥飛在觀月橋的上空。

F

天還沒亮，啟吾就很不舒服地醒了過來。

睡在沙發上果然會對腰造成很大的負擔。他坐了起來，拿起茶几上的手機確認時間，才清晨五點四十五分。

就在這時，傳來腳踏車停在門口的聲音，接著，清楚聽到報紙投進一樓信箱的聲音。

這個聲音令啟吾一陣心慌意亂，他躡手躡腳地走出房間，下樓從後門抽出早報，接著打開店裡的燈，在吧檯上攤開摺起的報紙。

東京地檢署以涉嫌窗飾的罪名逮捕明治化成

前董事長等人頭版頭條的巨幅標題立刻映入他的眼簾。

啟吾努力使自己平靜下來，仔細地閱讀標題下方的報導內容。

(東京地檢署特搜部針對正在經營重整中的明治化成前經營團隊涉嫌指示鉅額創造性會計(Creative accounting)的問題，將於二十六日傳喚該公司的川尻隆一前董事長（六十三歲）等三人到案說明，並以違反證券交易法（有價證券之行情為虛偽之記載）的嫌疑正式展開調查。

一旦罪證確鑿，將進行逮捕，並向經營高層追究為創業一百二十二年的名門企業窗飾決算報告一事的刑事責任。

除了川尻前董事長以外，還有出身自主要往來銀行東洋銀行的窪田善幸副董事長(五十八歲)和負責會計的神代富士夫前董事（四十九歲）也

都參與了指示創造性會計一事。

特搜部在明治化成做假帳的問題浮上檯面的七月之後，就和證券交易監察委員會合作，針對該公司的會計人員展開約談，瞭解創造性會計的手法以及川尻前董事長等人的涉案程度，結果發現是由川尻前董事長、窪田前副董事長和神代前董事主導這項窗飾作業。

由於該公司股票在今年八月在東京、大阪兩大證券交易所下市，對廣大股東和投資人造成極大影響，檢方認為長期指示窗飾作業的舊經營團隊責任重大。

根據特搜部的調查和該公司內部調查的結果發現，明治化成至二〇〇三年三月為止的五年期間，窗飾總額達到兩千兩百五十億圓。）

啟吾把內容看了兩遍，又看了社會版的相關報導，才把報紙放回吧檯。

報導上所寫的二十六日就是今天。

這篇報導應該是記者採訪地檢署得到的獨家報導，也就是所謂的預告逮捕。

神代已經多次接受約談，今天也收到了地檢署的傳票，檢察官可能在簡單的偵訊後立刻申請逮捕令聲押神代。

他看了一眼放在廚房的小型時鐘。

剛好清晨六點，沒有時間了。

啟吾抓起報紙，衝上樓梯去叫醒正在二樓臥室睡覺的美奈。

突然被叫醒的美奈一片茫然，但啟吾把早報遞到她面前時，她立刻臉色大變。她和啟吾一樣反覆看了報導內容，之後注視著默默站在床邊的他。

「妳最好馬上回東京，按照報導的內容來看，神代應該會在上午到案說明，可能會在中午之後，

或是晚報截稿前遭到逮捕。妳必須在此之前趕回家裡，只要現在立刻梳洗一下出門，可以搭第一班飛機回到羽田，最晚十點就可以回到家裡。」

神代家就在三田的慶應女子高中旁。

「但是……」

美奈露出遲疑的表情。

「現在沒時間猶豫了，趕快換衣服。妳的東西可以先放在這裡，到時候我會寄給妳，總之，妳要動作快一點。」

「但我原本應該已經去美國了，神代應該會從富永優花家直接去地檢署。」

一旦遭到逮捕，就會被送去看守所，我匆匆忙忙趕回家根本沒有意義。」

美奈假裝冷靜，但聲音中難掩慌張。

「這怎麼行？一旦神代他們今天遭到逮捕，會同時對所有嫌犯的住家展開搜索。如果檢察官

拿著搜索令到你們位在三田的家時，家裡空無一人會有什麼結果？還是妳出門時，有託別人幫妳看家，並交代家裡可能會遭到搜索嗎？」

「搜索……」

美奈可能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聽到啟吾的話，頓時啞口無言。

「如果沒有人看家，法律上可以允許檢方破門而入，到時候，家裡就會被翻得亂七八糟。即使有人在家，也可能搞得天翻地覆，連一些毫無關聯的東西也統統帶走。而且，最大的問題是，如果家裡沒有人，檢方就會認為全家都不配合調查，恐怕會對已經遭到逮捕的神代的處境造成影響。對他的調查也會更加嚴格，難道因為妳的關係對他不利也無所謂嗎？」

「破門而入，怎麼可能……？」

「怎麼不可能，搜索是為了加深遭到逮捕的

神代的嫌疑程度，如果嫌犯隱匿或是不提供證據，當然會遭到強制搜索，這是辦案的常理。」

啟吾語氣堅定地告訴美奈的同時，內心有一絲愧疚。

如果檢方決定今天逮捕神代，代表他們早就確認了神代住家地址和現況。如果知道家裡沒人，當然會要求神代本人提供住家的鑰匙。神代這次接到地檢署約談通知時，得知美奈不在家，一定會請人在家裡等候檢方上門搜索。

神代很可能會請富永優花擔任這個角色。果真如此的話，美奈回到位在三田的家中，很可能在檢方搜索時在自己家裡和優花撞個正著。

雖然對美奈來說，這種事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啟吾還是認為她必須回家。即使她丈夫有了情婦，已經拋棄家庭，面對目前的情況，她還是必須盡一個妻子的義務。只有在完成她該做的事，

盡完她該盡的義務後，才能了斷夫妻之間的關係。

更何況神代是啟吾的朋友。六年前，美奈為了逃避痛苦的現實，渴求另一段新關係，但啟吾在最後關頭無法踏出關鍵的一步。他知道美奈的心意至今仍然沒有改變。

即使自己要接受美奈，也必須先和神代之間有一個了斷，但在目前朋友落難的情況下，當然不可能馬上談這件事。

美奈仍然猶豫不決，啟吾深深地鞠了一躬說：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今天可不可以請妳為了神代回家，拜託妳了。」

美奈終於從床上站了起來。

「好吧。」

說完，她打開臥室的門走了出去。

美奈很快梳洗完畢，六點半整，在店門口跳上計程車。啟吾原本打算陪她去機場，但美奈嚴

詞拒絕。啟吾能夠理解她的心情，所以沒有堅持陪她去。

如果不塞車，二十分鐘以內就可以抵達福岡機場，應該可以趕上七點十分起飛的 ANA 或 JAL 的第一班飛機。

送走美奈，啟吾回到客廳的沙發上，再度打開報紙，再次仔細看了一遍逮捕神代的報導，然後又看了其他新聞，並沒有發現任何可以吸引他興趣的話題。收起報紙，環視室內，打算去泡杯咖啡。客廳並不大，但獨自坐在客廳時，突然覺得空空蕩蕩，感覺格外寂靜。這兩天的匆忙宛如轉眼就消失的海市蜃樓。

啟吾站了起來，時針指向七點十分，美奈搭乘的班機正要起飛。

想到這裡，啟吾內心湧起一股深沉的哀愁。

很久以前，還沒有和前妻塔子離婚時，她曾

經說過的一句話突然在他腦海中甦醒。

——我們女人是靠身體和心生存，而你們男人只靠眼睛和腦袋生存。

塔子在三年前的春天突然打電話給他說：「我要再婚了。」翌日，她和美奈一樣不請自來。她在將近中午的時候現身，大剌剌地進屋打掃、洗衣服，還為他做了晚餐。

「萬一我有女朋友怎麼辦？」

吃飯的時候，啟吾問道。

「你不是這種人。」

塔子開心地說道。

那天晚上，她九點左右才離開，臨走時，笑容滿面地說：

「我應該沒有遺憾了。」

回想起來，當時的塔子和現在的美奈一樣，都是四十三歲。

啟吾至今仍然無法理解塔子當時的行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然而，如今獨自坐在美奈離開後的客廳裡，隱約覺得美奈這次的行為，以及三年前塔子的行為，和塔子以前曾經說的那句話有密切的關係。

沒錯。啟吾也這麼認為。

「心和腦袋」、「身體和眼睛」不正是男女之間根本上差異的絕佳對比嗎?

他沒有去廚房泡咖啡，而是打開了臥室的門。

他走到床邊。

毛毯和羽毛被仍然維持著美奈下床時的狀態，啟吾把右手輕輕伸了進去。還可以感受到餘溫，那是美奈的體溫。他的身體微微前傾，把鼻子湊了過去，聞到淡淡的女人香。

啟吾躺在床上，用殘留著美奈餘溫和香氣的毛毯和羽毛被蓋住頭，同時感受著床單上的餘溫，

全身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舒暢。

陰莖一陣顫動，有力地勃起。

他閉上眼睛，搓著陰莖，在腦海中一一浮現出美奈的表情和姿態，回味著前天晚上，為喝醉的她換衣服時看到的婀娜身體。

同時，他也想起六年前在羽田機場拒絕美奈時，她說過的話。當時的她對啟吾冷淡的態度感到心灰意冷，嘀咕了一句「我瞭解你的心意了」後，咬牙切齒地說——

如果我是你……

如果我是你，絕對不會對這樣的我放手。

啟吾的下腹部湧起一陣酥麻的快威，腦海中清晰地回想起美奈在那一剎那快哭出來的表情。

這樣就徹底斷絕了美奈和自己的緣分。應該說，自己和她之間從來就不曾有過交集，就連細如髮絲的微弱交集都不曾有過吧。

這件事令敢吾感到極度悲哀。

如果我是你，絕對不會對這樣的我放手。

他在心中靜靜地呢喃。

敢吾覺得這一次，美奈和自己的立場完全顛倒了。

G

從松崎治療院回到家，發現慶子站在店門口。敢吾慌忙看了一下手機螢幕，確認日期和時間，上午十一點零五分。一大早送走美奈，又遲了兩天去松崎醫生那裡回診，自己完全忘記今天是星期三，慶子要來送小菜。

「對不起，對不起，我剛才去做脊椎指壓，回來晚了。」

敢吾急忙打開門，連聲道歉。

「沒關係，我也才剛來，你的腰情況怎麼樣？」

「好多了，但醫生說，暫時不能提重物或是做激烈運動。」

「還會痛嗎？」

「完全不痛，我自己是感覺好像已經完全好了，但醫生觸診時發現，腰部肌肉還有一些腫。」

「那就聽從醫生的指示，不要太勞累了。」

「思，我會小心。」

接著兩個人一起走進店裡。慶子像往常一樣，從手提袋裡拿出裝了小菜的保鮮盒，就這麼放進冰箱。啟吾站在吧檯外側看著她。

「今天是糖醋鱸魚和滷芋頭。」

「謝謝。」

啟吾說著，看著站在吧檯內的慶子，想起昨天美奈說的話。她說啟吾的父親覺得「讓客人走進」這家只賣威士忌的店會「很丟臉」，所以「不

想讓客人進來」。

聽了這番話後重新觀察，發現吧檯的樣子好像真的有點拒人千里。

「怎麼了？你在發什麼呆？」

慶子納悶地問，啟吾才回過神。

「不，我最近在想，是不是應該改變一下店裡的動線和酒單。」

「是嗎？」

「還沒有最後決定。因為客人太少了，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會入不敷出。」

這時，慶子露出難以啟齒的表情問：

「但是，你有重新裝潢的資金嗎？」

啟吾滿腦子都在想美奈的事，因為不想被慶子察覺，才脫口把臨時想到的事說了出來，看到慶子這麼認真，反而有點措手不及。

「也對，錢也是問題。」

啟吾隨口附和著。

「如果金額不多，我也可以幫忙，你不要客氣，儘管開口。」

慶子的體貼令啟吾感慨萬千，這時店裡的電話響了。

「如果我真的決定重新裝潢，即使不向妳借錢，也一定會和妳商量。」

因為電話在吧檯裡，所以慶子點點頭，便拿起放在酒櫃角落的子機。

「你好，這裡是羊毛毯。」

然後，她露出訝異的表情，把子機遞給啟吾。

「是一個姓神代的女人。」

啟吾有點意外地接過電話。美奈差不多應該到家了，但沒想到她會特地打電話過來。

「喂？」

他接電話時，不免在意身旁的慶子。

「喂。」

美奈的聲音十分無精打采。

「妳順利到家了嗎？還沒有人上門嗎？」

啟吾在松崎治療院候診室時一直在看電視，並沒有看到神代等人遭到逮捕的報導。檢方應該會在晚報截稿時間，也就是下午兩點之後才公佈消息吧。檢方為了讓媒體大幅報導這種眾所矚目的逮捕行動，會鎖定翌日早報的截稿時間舉行記者會，這是法務部門和檢察系統慣用的手法。

「呃……」

美奈的聲音越來越輕，幾乎快聽不到了。

「怎麼了？神代發生什麼事了？」

啟吾以為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

「不是，我、現在人還在福岡。」

美奈出乎意料的回答讓啟吾說不出話。

「我目前人在醫院。剛才到機場搭電扶梯時

不小心踩空，右腳的腳踝骨折，所以目前人在醫院。」

她的語氣十分沮喪。

「什麼？」

啟吾忍不住大叫起來，慶子在吧檯內露出驚訝的表情。

「受傷情況怎麼樣？只有腳踝骨折嗎？有沒有撞到頭？是單純的骨折還是複雜性骨折？」

她既然能夠自行打電話，就代表情況不至於太嚴重，但啟吾聽到她骨折了，還是忍不住擔心。

「只有右腳骨折而已，聽醫生說，今天和明天兩天觀察一下，後天星期五動手術。」

「美奈，妳已經住院了嗎？」

「對。」

「哪家醫院？」

他被這個意外的發展嚇到了，忘了問最重要

的事。

「東福岡綜合醫院。」

那是福岡機場附近的一家大醫院，在那家醫院應該可以接受妥善的治療。啟吾終於放了心。

「會不會痛？」

「到醫院之前痛得不得了，剛才打了止痛針，也幫我固定了腳踝，已經沒問題了。只是突然發生這種意外，我猶豫半天，不知道該不該打電話給你，但還是不得不請你幫忙，所以才打這通電話。」

「不管有沒有打電話給我，既然腳已經固定，根本沒辦法走路吧？」

「醫生說，動手術之前盡量不要動，要去廁所時可以用枴杖或是輪椅。現在隔壁病床的人剛好不在，所以我才能偷偷打電話。」

「知道了，我馬上就去醫院，詳細情況見面

再說，妳的病房是幾號？」

「南棟三樓的三一〇七室，對不起，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

「那我馬上出門，見面再說。」

啟吾說完，打算掛電話。

「啊，等一下。」

美奈慌忙說道。

「我行李箱裡有替換的衣服，可不可以麻煩你把我的行李箱帶來？不好意思，麻煩你帶這麼重的東西。」

原來這就是她剛才說的「不得不請你幫忙」的事。

「當然沒問題，還需要其他東西嗎？」

「目前沒有。有需要的話，等一下可以去樓下的商店買。」

「我知道了。」

說著，啟吾掛上電話。或許是因為自己礙於慶子在場，他說話的態度很客套，美奈說話也彬彬有禮，也可能是因為一開始是慶子接了電話，所以她說話格外小心。

啟吾把子機還給慶子，慶子馬上問：

「發生什麼事了？」

啟吾把美奈的大致情況告訴了她，但只說是以前公司的同事近日會遭到逮捕，所以同事太太昨天突然上門來找自己商量，聊天的時候喝了點酒，結果就喝醉了，只能讓她睡在二樓，今天早上才離開，根據剛才的電話……當然，在說話的時候難免稍微加油添醋。

「那你要趕快去。」

慶子也擔心起來，然後又說：

「我開車過來的，可以送你去東福岡綜合醫院。」

「沒關係，妳不是還要回店裡嗎？」

「今天總公司要開緊急店長會議，我正好要去機場的方向。」

既然慶子這麼說，啟吾也不好拒絕。慶子工作的連鎖鞋店總公司位在福岡機場附近。

「那就麻煩妳了。」

說著，啟吾走上二樓，拿著美奈的行李箱下樓時，慶子露出訝異之色，

「這是什麼？」

啟吾趕緊說出剛才在二樓時臨時想到的故事。

「我朋友不想讓一些會計資料被警方搜索，所以都放在這裡，請他太太拿來寄放在我這裡。這也是他太太這次突然上門造訪的目的之一。我朋友今天遭到逮捕，當然不可能把這個行李箱帶回去，我無奈之下，只能暫時幫他保管，但既然她還要繼續留在福岡，沒有理由要我保管這麼危

險的東西。」

原本對美奈表示同情的慶子聽到這番話，立刻臉色大變。

「阿啟，你絕對不能把這麼危險的東西放在家裡，如果警方知道你協助隱匿證據，你也會遭到逮捕。這種事不能開玩笑。」

看到慶子的反應，啟吾不禁在內心反省自己的說謊技巧有待加強。啟吾請慶子把停在附近停車場的車子開到店門口，把行李放在後車座，自己坐在副駕駛座上，由慶子開車前往醫院。時間剛好十一點半。

「緊急店長會議要幹嘛？」

車子穿過擁擠的天神西大道，進入國體大道時，啟吾問道。他不希望慶子一直問美奈的事，所以主動轉移話題。

「我們公司最近業績下滑，董事長很生氣，

所以偶爾要召集所有店長好好激勵大家。」

「這種方法有效嗎？」

「不知道，最近的客人越來越有眼光，知道便宜的鞋子反而不划算。」

「什麼音意思？」

「還是買稍微貴一點、好一點的鞋子比較耐穿，換算下來反而比較便宜，穿起來也比較舒服。當然，很容易弄髒的工作鞋或是很快就會穿不下的小孩鞋又另當別論。」

「妳的店業績也下滑嗎？」

「我那裡倒是差不多，只是這一年都沒有成長。」

「妳在開會時也會被罵嗎？」

「那當然，即使是國中同學，也不可能對我降低要求。」

「真幸苦。」

「對啊，很辛苦。如果有人願意娶我這種老太婆，我隨時願意再嫁。」

慶子半開玩笑地說完，用力踩下油門。

「妳幾點開會？」

啟吾轉移話題。

「一點。」

「那就不需要太趕嘛。」

「但你不能讓你朋友等太久吧，人家孤零零地住進陌生的醫院，一定覺得很不安。」

「也許吧。」

啟吾想起今天早晨才剛分手的美奈，早知如此，就不應該用那麼強硬的態度趕她回去，而且至少應該送她去機場。

三十分鐘後，車子來到東福岡綜合醫院的大門。

啟吾下了車，拿下行李箱。

「謝謝。」

他對駕駛座上的慶子說。

「叫什麼名字？」

慶子問。啟吾聽不懂她的意思，

「你朋友的太太叫什麼名字？」

慶子又問了一次。

「美奈，她叫神代美奈。」

「是嗎？」慶子點了點頭，又問：「星期天你可以來吃晚餐嗎？」

「好，應該沒問題。」

「美樹也很期待，那就等你囉。」

慶子笑著說完，就把車開走了。

剛好是中午時間，醫院大廳人滿為患。門診時間還沒有結束，擠滿了排隊結帳的人，通往各科的通道上也都是病人和準備午休的職員。啟吾撥開人群，走到「綜合服務站」的櫃檯，向身穿

制服的職員打聽南棟三樓要怎麼走。

——搭櫃檯後方的大電扶梯到二樓，沿著「南棟」的箭頭往前走，就是連結這裡北棟和南棟的通道。走過通道後，就是電梯，搭電梯到三樓——

「就是婦產科病房。」

女職員親切地說道。

啟吾走向南棟的同時，很納悶為什麼美奈明明是右腳腳踝骨折，卻要住進婦產科?

美奈比想像中更有精神。

南棟的病房都很新，四人病房的窗戶也很大，感覺清潔而寬敞。美奈的病床在病房右側靠窗的位置。

啟吾打了一聲招呼，拉開病床周圍乳白色的簾子，看到美奈身穿醫院的淺藍色住院服，靠在床頭坐著。她伸直的右腳包著厚厚的繃帶，床頭櫃前放著一根不鏽鋼枴杖。

她旁邊的病床沒有人，對面兩張病床都拉起簾子，應該有人在吧。午餐時間剛過，病人都在休息。

「接到妳電話時，我真的嚇了一大跳。」

啟吾面帶笑容地說道。

「真的很對不起。」

美奈雙手合掌道歉。

「為什麼妳住在婦產科？」

啟吾把行李箱放在窗邊，說出了內心的疑問。

「因為緊急住院，只有這個病房有病床，護士說，明天或是後天就會換到五樓的整形外科。」

「是嗎……？」

啟吾原本也猜想是這麼一回事，所以並沒有多問。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同於在電話中交談，兩個人面對面時，自

然而然地恢復了親密的感覺。

「去機場途中因為車禍塞車，到機場時，時間已經快來不及了。我急急忙忙辦好登機手續，跟着 ANA 的地勤人員去二樓的出發大廳，走上電扶梯時一腳踩空，狠狠地跌了一跤。一開始沒想到會骨折，拚命想要站起來，但右腳用力時卻痛得不得了，根本無法站立。結果，ANA 的人就把我抬到辦公室，在辦公室的沙發上休息了一下，可是疼痛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更加嚴重，只好叫救護車送到這家醫院。」

「哪裡骨折？有照 X 光嗎？」

「有，就是腳踝上面比較細的骨頭完完全全斷了，看 X 光片一清二楚。」

說著，美奈指著用繃帶固定的右腳踝周圍。

「妳剛才說要動手術，是什麼手術？為什麼不是今天，要等到星期五？」

啟吾接二連三地問道。

「因為骨頭整個都斷了，如果不用鋼釘固定，很容易再度斷裂。醫生說，只要我像這樣好好休息，就不必急著動手術。醫生還說，因為我不是福岡人，也可以回東京後再動手術，但我說我不敢就這樣回東京，還是麻煩他幫我開刀。手術後只要兩、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如果要打鋼釘，等到妳骨頭長好之後，不是還要再拿出來嗎？」

「好像是，聽說通常都是半年後再開刀拿出來，但到時候即使不在這家醫院動手術也沒有問題。」

美奈輕描淡寫地說道。

「一點都不痛嗎？」

啟吾關心地問。

「這樣的話會有一點……」

她豎起右腿膝蓋。

「好痛、痛、痛、痛。」

她皺著眉頭叫了起來。

「喂，妳不要亂來。」

啟吾忍不住訓斥她。

「果然還是會痛。」

美奈苦笑著說道。

啟吾也覺得，以她目前的狀況，根本不可能獨自搭飛機回東京，再去其他醫院住院開刀。她打算動完手術再回去的判斷並沒有錯。

「那我去向主治醫生打一聲招呼，也順便向他瞭解一下詳細情況。」

啟吾說完，正打算拉開簾子，美奈慌忙出聲制止他。

「不行，我討厭別人胡亂猜測。」

她驟變的態度令啟吾感到納悶。

「醫生說，如果我的家人從東京趕來，他隨時可以詳細說明手術的情況，我剛才對他說，我丈夫在國外工作，應該不會有人來。況且，傷勢的情況我已經問清楚了，完全沒有問題，」

美奈一口氣說完，又恢復溫柔的語氣說：

「對不起，但是謝謝你。」

這時，護士打開簾子走了進來，啟吾和年輕的護士互看了一眼，輕輕點頭打招呼。

「神代太太，妳最好還是躺下來休息一下。」

護士語氣溫柔地說著，把體溫計遞給美奈。

「謝謝。」

美奈吐了吐舌頭，又語氣親密地說：

「對了，對了，我不吃雞肉。會不會太挑剔了？」

美奈把一頭長髮綁在腦後，整個臉都露了出來。因為受傷的關係，臉色有幾分憔悴，但反而

更加楚楚動人。那名年輕護士雖然也長得很可愛，但兩個人一比較，就可以發現美奈的確容貌出眾。

「沒問題，今天晚餐可能來不及了，明天我會交代食堂。」

「對不起，真是幫了大忙，謝謝。」

她們似乎已經變成了朋友，啟吾不發一語，內心不禁感嘆美奈的八面玲瓏。

得知丈夫將遭到逮捕而匆匆趕回家，卻突然受傷無法動彈，照理說，她內心應該心急如焚，但眼前的美奈心情暢快，好像反而鬆了一口氣。而且，她隻字未提神代和住家搜索的事。

時間已經超過正午，去地檢署報到的神代此刻可能遭到了逮捕，但置物櫃上的電視沒有打開。啟吾看著滿臉笑容和護士說話的美奈，輕輕嘆了一口氣。

H

美奈在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十一點動了手術。

將腳踝略微上方的位置切開後，用鋼釘把折斷的腓骨連結起來，啟吾以為這樣的小手術當然是局部麻醉，但手術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四聽到美奈說要全身麻醉時，頓時擔心不已。於是，他瞞著美奈找到主治醫生，謊稱是美奈丈夫的哥哥瞭解了情況。據主治醫生說：「照理說，局部麻醉就夠了，但病人要求全身麻醉。」於是啟吾回到病房，請美奈重新考慮一下，她得知啟吾擅自去見了主治醫生很不高興,反而變得更頑固,還說:

「誰教你自己去找醫生，我偏要全身麻醉。」

「最好不要全身麻醉，現在偶爾仍然會發生因為麻醉導致的意外，甚至有病人因此死亡。」

啟吾繼續發揮耐心規勸她。

「我怎麼可能睜著眼睛看自己的腳被切開，太可怕了嘛。」

美奈終於說出了真心話，堅決不肯讓步。

因此，手術那天啟吾坐立難安，十點之前就到了美奈的病房。

啟吾目送美奈躺在擔架床上進入手術室，回到病房等了不到一個小時，她就回來了，而且意識十分清醒。

「我就說了嘛，根本不用擔心。」

她笑著說。

啟吾終於鬆了一口氣，覺得渾身的緊張頓時消失了。

不一會兒，主治醫生來到病房，說手術十分順利，如果恢復情況良好，兩、三天後就可以出院。

「出院後，可以正常走路嗎？」

啟吾問。

「不行，在拆線之前，都要用枴杖。」

如果順利的話，預定在一個星期後，也就是十一月四日星期五拆線。

「那我就住院住到四日，等到可以不用枴杖走路再出院，因為出門用枴杖很沒有安全感。」

美奈立刻做了決定。

她在做決定時很乾脆。

啟吾昨天來醫院時，看到美奈很認真地看著大幅報導前一天神代遭到逮捕的早報，發現啟吾後抬起頭說：

「我決定暫時不回東京，但不會再要求住在你家裡，我會找一間公寓，先在這裡住一陣子。

視實際情況，搞不好半年後也在這家醫院動手術。」

她先發制人地告訴他這個決定。

面對她堅決的表情和語氣，啟吾並沒有提出異議。姑且不談半年後的事，他也認為美奈暫時不回東京比較好。很明顯的，她已經失去了回到神代身邊的時機，而且這次親眼看到她受傷後，啟吾不得不重新思考，她和神代之間是否已經緣盡情了。

之後，啟吾每天都去醫院。

他通常十一點多到病房，和美奈在休息室一起吃午餐。她吃的是醫院的餐點，啟吾則吃在路上買的便當或麵包。

三十日星期天，啟吾因為晚上要去慶子家吃晚飯，所以一大早就去探望美奈。因為天氣很不錯，所以就讓她坐在輪椅上，推她去離醫院不遠的東平尾公園走走。中途在便利商店買了美奈渴望已

久的便當，兩個人坐在博多之森田徑場的備用跑道草皮上吃便當。

美奈的腳在手術當天和翌日時還很痛，今天是第三天，已經幾乎不痛了。

「真好吃。」

她一邊這麼說，一邊把便當吃得精光。啟吾從背包裡拿出裝在保溫瓶裡的咖啡。

「我一直覺得你很勤快，但沒想到比我想像中更勤快。」

啟吾把分別用手帕包起的兩個杯子也一起拿出來時，美奈忍不住深有所感地說。

「老實說，我以前也覺得自己是一個勤快的男人，所以一直深信，只要我做生意，絕對會成功。我老爸以前在大名的那家店開米店，他是個老頑固，我從小就覺得，如果我繼承那家店，生意一定會更好。沒想到，自己實際做了以後，才發現

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啟吾把熱咖啡倒進杯子，遞給她時說道。

「沒這回事，無論是哪個行業，做生意的訣竅就在於能夠對客人付出多少。所以，如果你對目前店裡的狀況不滿意，代表你還沒有在工作上充分發揮你的勤快。」

「是嗎？」

「對啊！我年輕時的好朋友在青山經營兒童服裝品牌，做得有聲有色，每次聽她聊天或是看她的工作態度，我就覺得真的是這麼一回事。」

「是嗎？是哪個牌子？」

只要是關於時尚的事，啟吾都很好奇。美奈喝了一口咖啡說：

「你可能不知道，是名叫『Buffalo（水牛）』的牌子。」

怎麼可能不知道「Buffalo」？這幾年，這個

極受歡迎的高級品牌引領了兒童服裝的風潮。

「Buffalo 的女董事長是妳的好朋友嗎？太令人吃驚了。」

啟吾曾經多次在電視和雜誌上看過那個女人。

「不瞞你說，水牛這個品牌名字還是我想出來的。」

「是喔。」

啟吾忍不住仔細打量坐在身旁的美奈的臉。

「我朋友叫春日玉枝，上中學後，我和她就一直是同學。我們讀的是附屬中學，所以一起升上高中跟大學，大學時，我們都讀英文系。大二那一年，我們利用暑假去美國遊學整整一個月，美其名為遊學，其實就是去觀光旅行。」

美奈眉飛色舞地說話。啟吾靜靜聽她說話，不禁想道，這是第一次看到她這麼開心。

「畢業後，我從事翻譯工作，她從學生時代

就開始學設計，在畢業的同時開了一家店。雖說是開店，一開始只是在澀谷的偏僻地帶租了一間公寓，一個人賣手工製的兒童服裝。」

三年後，美奈在二十四歲的時候和經由朋友介紹認識的神代結了婚。

「她起初為品牌取的名字叫『Beyond 』，在英語中『beyond』代表在什麼的對面，或是超越什麼的意思，她覺得『Beyond』和形容橡皮圈拉長時『嗶漾—』的感覺很像。當初小玉——我叫她小玉，她叫我小美——拚命思考，以後的女孩子最需要具備什麼特質，最後認為雖然對女孩子來說，很多事都很重要，但最應該具備的就是柔軟性，或者說是彈性。所以，就用同時也包含未來的意思的『beyond』來表現代表彈性的『嗶漾—』。」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啟吾如此回答，但暗自覺得用「嗶漾～」代表彈性實在很好笑。但為什麼又從「Beyond」會改成完全不相關的「Buffalo」？

「她用『Beyond』這個名字做了三年的兒童服裝，但總覺得叫起來不順口。

應該說，無論對身為設計師的自己還是客人來說，這個名字的感覺都不夠強烈。

剛好我和神代結婚後不久去她的店參觀——當時她已經在青山開了一家小店——所以她拜託我說：『小美，妳幫我想一個新的品牌名字。』」

「所以就改成 buffalo 嗎？」

聽啟吾這麼說，美奈得意地點點頭，

「但為什麼是 buffalo？」

啟吾當然想瞭解其中的原因。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也學小玉之前的方法，在筆記本上寫下對以後的女孩子來說最重要

的特質。溫柔、體貼、美麗、教養、品味、知性、大膽、內斂、從容、感謝、運氣、勇氣、獨立、坦誠、創造力、語言能力，還有很多其他的，然後，從這麼多詞彙中選出五個關鍵字，帶去和小玉討論。」

「是嗎？妳還記得是哪五個關鍵字嗎？」

美奈的話實在太有趣了，啟吾忍不住問道。

「當然記得。我第一個選的是『自信』，然後是『行動力』、『笑容』、『談吐優美』，最後是『勇敢』，而且，我還想好了一一對應的品牌名字，自信是self confidence，就是『selcon』，行動力就是『act child』，笑容是『smile child』，談吐優美則是『be-word』，勇敢就是buffalo』。我個人認為『act child』和『buffalo』最理想。」

啟吾覺得美奈選的這五個字充分表現了她的性格，而且，在這五個字中最後選擇了「勇敢」，

也很像是美奈會做的選擇。但如果要形容她的話，「大膽」似乎比「勇敢」更恰如其分。

「所以最後決定『Buffalo』，光是勇敢這個字就已經很令人意外了，用 buffalo 來代表勇敢更令人感到意外。通常女童服裝很少會用 buffalo 這個字作為品牌名稱，不過，最後這種落差反而造成極大的成功。」

啟吾說著。美奈一口氣喝完咖啡，露出更愉快的眼神看著他。

「為什麼要取『buffalo』？其中是有原因的。剛才我不是說，讀大學的時候曾經和小玉一起去美國旅行嗎？我們從北向南橫跨了美國，中途經過懷俄明州時，曾經開車去黃石國家公園半日遊，結果，一群美國人稱為『American bison』的野生水牛走到車子旁邊，感覺好有震撼力。我和小玉都興奮不已，所以當我想到『勇敢』這個字時，

立刻就回想起那群水牛。我最推薦『buffalo』這個名字，小玉也覺得家裡有女孩的家長一定會愛上這個名字，所以我們就這樣決定了。之後，服裝的銷路越來越好，這幾年簡直風靡了童裝界。」

「這麼說，妳有很大的功勞。」

啟吾聽完之後，發自內心地這麼認為。

美奈輕輕聳了聳肩。

「完全沒有這回事，因為小玉從學生時代就活力十足，是推銷的天才。曾經有一次，我和她穿上和服，扮成愛媛的橘子小姐，在干歲船橋的超市打工賣橘子。小玉創下了半天賣一千五百顆橘子的新紀錄，而且是因為現場只有一千五百顆橘子，如果還有更多橘子，她應該賣更多更多。和我們一起去超市的愛媛農協的阿伯也嚇了一大跳，他說以前從來沒有人賣出過這麼多橘子。小玉說，秘訣就在於『不停地招呼小孩子和男人』，

我雖然也按照她的方法去做，卻賣不到她的一半。所以，正因為小玉是老闆，『Buffalo』才能夠成為兒童服裝的名牌。我曾經看過小玉賣衣服，真的讓人肅然起敬。總之，她會讓來店裡的小孩子試穿到滿意為止，她會接二連三地拿出一件又一件衣服，只要客人的時間允許，她會連續好幾個小時陪客人選衣服。她說，不厭其煩地讓小孩子試穿是賣兒童服裝最大的訣竅。任何一個小孩子走進她店裡，她都發自內心地希望把店裡所有適合他的衣服給他試穿。她說，這樣試穿下來，絕對可以找到適合的衣服。一旦客人有過這種經驗，無論小孩子或是大人，都絕對不會再去其他店買衣服。小玉經常說，穿著打扮，最重要的不是挑選衣服的品味，而是找到可以幫自己挑選合適衣服的人。品味是天生的，沒有美感的人無論再怎麼努力也是白費力氣。自己不擅長的事就要交給

別人打理，每個人只要專注於自己做得到的事就好。所以，如果你認為你擅長做生意，就一定可以做好。我看你這麼勤快，也很納悶你的店為什麼會生意不好。那天我雖然說了奇怪的話，但既然你父親在那裡經營米店多年，我覺得還是應該賣一些日本酒，因為你父親靠賣米過了幾十年，你也是靠米店的收入長大的，代表那塊土地適合賣米。所以，即使現在米的銷路下滑了，但或許和米相關的行業還是可以大有所為。如果是我，絕對會這麼想，而且也會想嘗試一下。」

啟吾默然不語地聽著美奈神采飛揚地說話，深深感覺到自己應該大幅改變對她的看法。原本以為她是個對和神代單調的婚姻生活感到無聊的女人，而這種無聊的日常生活慢慢帶走她的活力，接著她發現在已經移情別戀的丈夫身上和自己的未來找不到任何期待，也看不到任何希望——原

以為她是因為這種常見的挫折栽了跟頭，但這種看法顯然太膚淺了。

也許美奈這個女人在楚楚動人的外表下，隱藏著難以想像的滿腔熱情。和神代結婚後，這種能量無法充分抒發，更無法充分加以運用，所以她才會嘗試脫離這個軌道，衝向新世界。而且，她選擇我作為共同走向新世界的夥伴。

正午過後，風越來越大，三十分鐘前，看起來像是企業代表隊的選手開始在眼前的備用跑道上努力練習。除了日本人以外，也有好幾個黑人選手。他們筆直而又細長的雙腿看起來真的很像羚羊。

「對不起，我說太多話了。」

美奈微笑著，把喝空的咖啡杯遞到啟吾面前。

「起風了，我們差不多該回去了。」

啟吾再度用手帕包好杯子，放進背包，率先

站了起來，確認輪椅的固定器後，雙手伸進美奈的腋下，慢慢把她扶了起來。美奈今天早上已經開始練習不用枴杖走路，但她說不用枴杖走路還是會痛。啟吾扶美奈坐上輪椅，用向醫院借來的薄毛毯蓋在她的膝蓋上。

「我覺得在這裡開一家『Buffalo』也不錯。」

啟吾推動輪椅時，她突然說道。

「神代剛離職時，小玉曾經向我提議，她想在東京開一家分店交給我管理，但我和神代商量後，被他臭罵一頓。」

「為什麼？」

啟吾問。

「我也搞不清楚。」

「博多沒有『Buffalo』的直營店嗎？」

啟吾沒有繼續追問，轉移到其他話題上。

「好像是。雖然它有在百貨公司設櫃，但還

沒有直營店，如果在博多開一家應該不錯，等我出院後，我會馬上和小玉商量這件事。」

「妳是認真的嗎？」

「對啊，這麼一來，我就可以養活自己。」

「應該比我的店賺錢吧。」

啟吾開玩笑地回答，暗自心想，如果美奈在這裡開店，自己的生活將會發生很大的改變。三月的地震後，大名附近有好幾家店都結束營業，有些店面至今仍然沒有租出去，租金也比地震前便宜很多。如果要開「Buffalo」的直營店，那一帶是最佳地點。如果美奈在附近開店，自己的生活一定會變得更加多彩多姿。

「到時候，你就沒有理由拒絕我留在這裡了。」

啟吾沒有表示任何意見。四天前遭到東京地檢署逮捕的神代，應該連日都在檢察署和看守所往返，接受嚴格的偵訊。

「醫生說，如果可以順利在四日的星期五拆線，那麼星期六上午就可以出院。我會先住飯店，並盡快租一間公寓，如果你願意幫忙當然更好。」

美奈似乎並不在意啟吾的毫無反應，自顧自地說道。

「即使妳出了院，也不可能馬上在街上走來走去，依妳目前腳的狀況，怎麼可能一個人住在飯店生活？更何況還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找公寓？」

啟吾故意冷冷地反駁。

「那要怎麼辦？事到如今，我更不可能一個人回東京了。」

啟吾加快推輪椅的速度，用對方隱約可以聽到，卻聽不太清楚的聲音小聲嘀咕說：

「只能暫時住在我家療養了。」

好久沒有開車了。

住在東京時，家裡當然有車，離婚時，啟吾把車子連同茗荷谷的房子一起給了塔子。回這裡後，無論去哪裡都很方便，根本不需要車子。雖然慶子原先保留了父親以前送貨用的貨車，但啟吾在賣掉停車場時一起脫手了。之後，偶爾有事時，會向慶子借她那輛紅色富豪，但一年最多只用過兩、三次，也從來沒有在出遠門時向慶子借車。

今天，啟吾開著租來的車，讓美奈坐在副駕駛座上。他們準備去溫泉飯店住一晚。回想起來，雖然是星期六，卻是自「羊毛毯」開張以來第一次臨時休息，更是第一次外出住宿旅行。

即使是多年來很難改變的生活習慣，一旦遇到和生活產生密切關聯的人，就可以不費吹灰之

力加以改變。他昨天突然對美奈說：

「明天妳出院後，要不要去溫泉休養？好好泡個溫泉應該對療傷有幫助。」

當然，他事先請教過醫生的意見。醫生掛保證說，美奈的傷口已經癒合，只要星期五拆完線，第二天去泡溫泉完全沒有問題。十一月後，美奈即使不需要枴杖也可以正常走路。

聽到啟吾的邀約，美奈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溫泉？好棒，我已經好幾年沒有去泡溫泉了。」

結完帳，歸還枴杖後，差不多十一點半離開醫院。美奈對前來送行的主治醫生說：「到時候我可能還會來這裡拆鋼釘。」主治醫生笑著點頭，似乎並沒有十分驚訝。

美奈穿了一件乳白色的套頭衫和深米色雙排釦夾克，搭配灰色格子靴形褲，頭上戴的那頂黑

色粗花呢獵帽發揮了畫龍點睛的效果。可能終於順利出院了，她顯得神采飛揚，比平時更加美麗動人。在十月二十八日的手術後第九天，也就是二十六日住院後第十一天，終於順利出院了。

福岡附近有很多稱為「名湯」或是「秘湯」的溫泉，但考慮到美奈的傷勢，啟吾還是就近選擇了一家溫泉，萬一溫泉的泉質不合導致傷口惡化，也可以立刻送她去東福岡綜合醫院。

啟吾選擇了距離醫院一小時車程的若宮町脇田溫泉，他從來沒有去過那家溫泉，但聽說有一家名叫「千水閣」的溫泉飯店就建在犬鳴川河畔上，是博多著名的溫泉飯店。十一月一日星期二，當河內屋老闆送之前訂的日本酒到店裡時，啟吾向他打聽，他也首推千水閣。

河內屋老闆豎起小拇指問：「你要帶誰去？女朋友嗎？」啟吾不發一語地點點頭，他樂不可

支地說：

「露天浴池雖然在從本館走兩、三分鐘的坡道旁邊，但那裡有好幾種不同的浴池，也有家庭浴池，料理也很讚。現在的季節，那一帶可以欣賞紅葉，帶女朋友去最棒了。」

啟吾和左鄰右舍沒什麼來往，如果美奈長期住在這裡，絕對會在這個民風淳樸的老社區引起閒言閒語。既然這樣，還不如一開始就昭告世人。

因為正值促銷期間，租車費用很便宜，所以啟吾租了一輛藍色的新型豐田 Prius。姑且不談這輛車子搭載了油電環保引擎，這可是他第一次開有衛星導航系統的車子，無論操作和行走都和之前開過的車子，或是慶子那輛九七年分的富豪完全不同，令啟吾驚訝不已。沒想到短短幾年的時間，汽車就有如此巨大的變化。他再度對時代潮流日新月異的變化感到瞠目結舌。

車子經過星期天和美奈一起去過的東平尾公園旁，穿越志免町、粕谷町和久山町，接著前往若宮町，沿途幾乎和山陽新幹線往小倉方向的鐵路平行，拜衛星導航系統所賜，雖然是第一次去，也不需要擔心會迷路。穿越久山町和若宮町之間的犬鳴山長隧道之後，就是脇田溫泉。

從山腳下蛇行上山後，頓時感到車窗外吹來的風冷颼颼的。因為是週六中午，來往飯塚、直方、中間等筑豐地區的城市和博多之間的山路都有不少車輛。

「犬鳴峙山的名字感覺很可怕。」

出神地看著窗外風景，沿途都很少說話的美奈突然開了口。

「我小時候，福岡和筑豐的人都把棄養的狗丟來這裡，所以這一帶有很多野狗，這座山很不平靜。」

「所以才叫犬鳴山嗎?」

「不，也不完全是這樣啦。」啟吾笑道，「只是這座山並不高，天氣卻陰晴不定，冬天的時候，只有這一帶會因為積雪而無法通行。大家向來對這座山敬而遠之。」

「是喔。」

之後，美奈再度閉口不語。山裡的樹木已經染上了秋色，她可能被眼前美麗的紅葉景象吸引了。

中途，他們在休息站吃了午飯。啟吾點了自己愛吃的豬排飯，美奈也點了相同的。美奈吃著送上來的豬排飯，露出無邪的笑容說:

「今天要去泡溫泉，長夜漫漫，我們都要吃飽一點。」

這種時候，啟吾就覺得有點手足無措。

到千水閣時剛好一點整。原本要兩點才能入

住，但聽說房間已經整理完畢，所以在大廳等了五分鐘左右，就跟著服務生去了房間。

走過架在犬鳴川上的通道，來到別館二樓的客房。客房有兩個房間，身穿和服的內將介紹了館內設施和浴池的地點，以及晚餐和早餐的時間，啟吾遞給她事先準備好的小費。她很快就離開了，六坪大的和室內只剩下他和美奈兩個人。美奈從矮桌的茶櫃裡拿出茶罐、茶壺和茶杯，把茶葉放進茶壺後，用桌上的保溫瓶裡的熱水泡了茶。

啟吾喝了一口濃茶，茶香頓時在嘴裡擴散，那是一種難以形容的美味。

美奈也雙手拿起自己的茶杯，靜靜地喝著茶。

啟吾一邊喝茶，一邊翻閱著厚厚一本的旅館「使用手冊」。

「你怎麼會突然想到這麼做？」

美奈突然問道，他抬頭看著她，她的表情很

平靜。

「這麼做是什麼意思?」

「就是和我一起來溫泉。」

「為什麼呢? 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知道。」

「這算什麼回答。」

聽到啟吾的回答，美奈滿臉錯愕。

「我來博多那天那麼苦苦懇求你，你根本對我不理不睬。」

「對喔。」

「六年前，我跟你去羽田機場時也一樣。」

「沒錯。」

「既然當初拒絕，現在又是怎麼回事?」

美奈用略帶忿恨的語氣問道。

啟吾稍微坐直身體，注視著她的雙眼。

「二十六日的早晨，妳離開我家後，我想起一件事。」

「什麼事？」

美奈顯得很訝異。

「六年前，妳最後說的那句話。」

「最後那句話？」

「對。」

啟吾嘟囔道，然後停頓了一拍，重複了那句話。

——如果我是你，絕對不會對這樣的我放手。

「原來是這樣……」

這時，美奈也嘆了一口氣。

「對。」

啟吾點頭。

「所以，你覺得如果你是我，會希望這麼做吧。」

「也許吧。」

「是嗎？」

美奈再度把熱水倒進茶壺，把啟吾喝空的茶

杯拿過來倒完茶後，又拿到他面前問：

「啟吾，你喜歡我嗎？」

「喜歡啊。」

啟吾很理所當然地回答。

「有多喜歡？」

「……」

「很喜歡嗎？」

美奈露出調皮的笑容。

「對，很喜歡。」

「為什麼？」

「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會喜歡我？你喜歡我哪一點？」

她好像連珠砲般地發問，啟吾忍不住想，她果然是女人。

「妳問我喜歡妳哪一點，我也答不上來。」

男人只能這麼回答吧。啟吾在心裡這麼想，

「你隨便說說看，比方說，喜歡我哪裡？」

果然不出所料，美奈緊咬不放，這時，啟吾靈機一動。

「比方說，上次一起在大濠公園散步時，我問妳『打算搭幾點的飛機回去』時，妳無視我的存在，突然一溜煙逃走了。」

「是喔。」

「我很喜歡妳這種地方。」

「是嗎？」

美奈的雙眸亮了起來。

「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什麼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我的？」

啟吾向來認為，女人的工作就是讓男人喜歡，而男人的工作就是喜歡上女人，所以男人和女人的思考模式在本質上就完全不同。愛一個人當然

有一定的理由，但被愛的一方不需要理由。所以，被愛的女人問愛上她的男人為什麼愛上她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因此，啟吾從年輕時開始，只要交往的女人問類似的問題，他就會認真回答。

「我想想，應該是很久之前。」

「多久之前？」

「可能是從我們第一次單獨見面的那時候開始的吧，其實，我也是在妳這次來博多時，才意識到這一點。」

「原來是這樣。」

「對。」

「那我贏了。」

「贏了？」

「因為我先喜歡你。」

「原來是這樣。」

「沒錯，就是這樣。」

最後，美奈就像自言自語般地說，露出滿意的微笑。

J

在房間裡休息了將近一個小時，美奈和啟吾都去本館的男女大浴池舒服地泡了溫泉。由於時間還早，男湯裡沒有其他客人，啟吾泡了將近一個小時，也沒有人進來。渾身泡得暖洋洋地回到房間時，美奈也才剛回到房間，她開心地說，女湯那裡也沒什麼人。

「腳上的傷口沒問題吧？」

啟吾一開口就問。

「完全沒問題，泡了溫泉之後更舒服了。」

美奈伸直雙腿坐在榻榻米上，把右腳抬到啟吾面前。她浴衣的下襬鬆開，露出泛著櫻花色的

纖細白嫩大腿，但她絲毫不以為意。

「啊，好舒服。」

美奈直接躺在榻榻米上，用力伸了一個懶腰。她抬眼看人的眼神很嫵媚。

「這個旅館好棒，啟吾，你經常來這裡嗎？」

啟吾從放了沙發組的檐廊那裡的冰箱拿了一瓶啤酒回來。

「不，這是第一次。」

他坐在矮桌前回答說。

「原來是這樣。」

「應該說，這是我回福岡後第一次旅行。」

「啊？真的嗎？」

美奈驚叫著坐了起來。

啟吾在自己的杯子裡倒了啤酒，一飲而盡。冰冷的啤酒滲入剛泡完澡的身體，全身的細胞都甦醒了。

啟吾禁不住美奈羨慕的視線，只好問她：

「妳也要喝嗎？」

冰箱上雖然有兩個杯子，但因為他覺得美奈今天不能喝酒，所以只拿了自己的，可是又覺得她泡完澡不能喝啤酒實在太可憐了。

美奈嗤嗤笑了起來，點了點頭。

「少喝一點應該沒關係。」

啟吾自言自語道。

「沒關係，我的傷口已經完全好了。」

美奈右腳踝旁縱向十公分左右的傷口已經閉合了。

啟吾起身幫美奈拿了杯子。

兩個人一起乾了第二杯，

美奈一口氣喝了半杯，說了聲：「真好喝。」然後，拿著杯子問：

「你為什麼不旅行？」

「為什麼呢？應該是覺得單獨旅行很無趣吧。」

「是嗎？你不是很喜歡孤獨嗎？」

「才沒有這種事呢，任何人都不可能喜歡孤獨吧。」

「那為什麼不邀別人同行？你也可以和店裡一大票朋友一起出遊啊！」

「那也很麻煩，因為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能成為旅行的夥伴。」

「是嗎？」

「是啊。」

「那這六年來，你都沒有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可以一起去旅行嗎？」

「那當然囉。」

美奈笑了起來。

「幹嘛？妳有什麼好得意的？」

啟吾也跟著笑了起來，當他準備為美奈喝空的杯子倒酒時，她用手掌蓋住杯子。

「真讓人佩服。」

啟吾調侃道。

「我要留到吃飯的時候再喝。」

她一本正經地回答。

「這麼說，你一直都很寂寞囉？」

她注視著啟吾。

「是啊。但寂寞這種東西，只要持續幾年就會習慣了。應該說，幾年之後，就漸漸不再把寂寞當一回事了。」

啟吾用輕鬆的語氣回答，美奈嚴詞否定：

「我不這麼認為。寂寞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毒藥，會讓人慢慢變得脆弱。」

「是嗎？」

「當然。」

最後，美奈只喝了一杯，啟吾則把剩下的都喝完了。雖然只有一瓶啤酒，但或許是剛泡完澡的關係，竟然覺得有點醉意。才剛過四點，剛才吩咐服務生六點送晚餐，所以還有整整兩個小時。

「離吃晚餐還有一點時間，要不要去哪裡走走？」

啟吾邀約道，美奈搖了搖頭。

「難得我們兩個人單獨在一起，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然後又問：

「啟吾，你會無聊嗎？是不是想去哪裡走走？」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就在這裡好好休息吧。」美奈說。

醒來時，原本一片明亮的窗外已暗了下來，室內的光線也很昏暗。啟吾躺在枕頭上，發現自

己不知不覺中竟然睡著了，身上蓋了一條薄毛毯。應該是美奈從壁櫥裡拿出來的。他坐了起來，尋找美奈的身影，發現她蓋著被子，躺在矮桌對面的榻榻米上。

拿起矮桌上的手機確認時間，發現已經過了五點半。剛才迷迷糊糊睡了一個半小時，完全沒有察覺已經過了那麼久。啟吾再度躺了下來，茫然地看著天花板。

四周寂靜無聲，天色更暗了。俗話說，「秋天日落早」，的確有這種感覺。熟睡的美奈發出隱約的呼吸聲，均勻而又平靜。美奈以前曾經說，只要想到將來的事，喉嚨深處就好像被一團棉花塞住一樣，完全無法呼吸。果真如此的話，此刻的平靜呼吸也許證明了她目前擁有的小小幸福。

寂寞是無色無味的毒藥——美奈剛才這麼說。啟吾覺得也許真的是這麼一回事。回想起來，這

六年來，自己從來沒有像這樣在向晚時分昏昏睡去的經驗。既不是因為店裡生意兴隆，忙得不可開交，也不是不得不為誰做某些事，但總是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後面追趕自己，整天心神不寧。

然而，此刻他卻發現內心那種莫名的焦躁感煙消雲散了。

一定是拜美奈所賜。進一步地說，美奈此刻平靜的睡眠為自己內心帶來寧靜。

如果說，寂寞和孤獨是無色無味的毒藥，那麼，男人和女人即使因為這麼微不足道的緣分而一起共度的時光，正是解這種毒的特效藥。

想到這裡，啟吾感覺到有什麼東西深深撥動了自己的心弦。

剛才進這個房間後，美奈問了啟吾很多問題，之後她說：

「所以，你覺得如果你是我，會希望這麼做

吧。」

如果我是你……

如果你是我……

這兩句話是相同的意思。人在為心愛的人做任何事的時候，只會單純地希望「如果我是你，我希望你這麼做」。

所以，六年前，美奈因為相信「如果我是藤川啟吾，一定會希望我跟他一起走」，所以才會做出那些行為。

最重要的是，美奈的判斷是正確的。雖然當時啟吾毫不留情地拒絕了美奈的要求，但如今回想起來，才知道當時的拒絕完全沒有根據。相反的，他內心深處強烈渴望美奈跟他走。

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心靈相通。

當自己想要為對方做的事，和對方希望為自己做的事相同時，就代表兩個人的心是相通的。

如果說這是理所當然，也的確是理所當然。因為，「我想見他」其實就是「希望他和我見面」，同時也是「想要讓他見到我」。

自己和美奈的心靈始終是相通的。

從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開始，自己就明白這一點。所以，在收到她的紙條時，第一次受邀和她吃飯時，自己都很自然地接受了這個事實。而且，正因為彼此心靈相通，因此當自己決心辭職，無論如何都想見一面的人正是美奈。

這次和突然造訪的美奈走到這一步，難道不正是因為即使經過了六年的歲月，自己和美奈仍然心靈相通嗎?

——如果我真的和她的心靈相通……

窗外已經被夜色籠罩，仔細一看，河畔的燈光在夜色中微微發亮。

——從今往後，我和她應該不可能有任何發

展，因為相通的兩顆心已經不屬於我，也不屬於她，而是變成另一顆心了。

啟吾這麼想道。

K

美奈一直睡到服務生送晚餐進來。

當啟吾叫她時，她猛然張開眼睛，叫了一聲：

「糟糕。」

她整個人跳了起來，沒想到體重都壓在右腳上，傷口周圍頓時一陣疼痛，她忍不住呻吟起來。

桌上放著豐盛的晚餐，啟吾打開服務生遞來的酒單，看到上面有新潟的「八海山」，立刻點了這種酒。

「啟吾，你不是只喝蘇格蘭酒嗎？」

看到啟吾點了兩盅常溫的酒，坐在對面的美

奈問道。

「這是我老爸喜歡的酒。」

「是嗎？」

然後，啟吾又輕聲補充說：

「十一月一日之後，我的店裡也會賣這種酒。」

正在吃黑芝麻豆腐和蒸海膽的美奈露出詫異的表情。

「你把日本酒也加進了酒單嗎？」

「對。既然妳都這麼說了，我當然只能這麼做，但其實只有五種而已，除了『八海山』以外，其他都是請平時進酒的酒店老闆推薦的，我對日本酒一竅不通。」

「太好了。」

美奈誇張地露出滿面笑容。

「結果呢？客人有沒有增加？」

啟吾早就猜到，一旦聊到這件事，她一定會

問這個問題，所以在今天之前，他都隻字不提。

「情況怎麼樣？」

「我星期二才開始進日本酒，只過了星期二、三、四、五四天而已。」啟吾語氣低沉地說道，美奈頓時露出失望之色。

啟吾凝視著她的表情變化，不由得想：

——我愛她。

啟吾凝視著美奈不安的雙眸，隔了好一會兒才說：

「沒想到，第一天之後客人就比平時多了一倍，昨天星期五竟然是平時的三倍，我現在仍然無法相信。」

「啊？」

美奈的表情再度有了極大的變化。

「真的嗎？你該不是又在戲弄我吧？」

短暫的欣喜後，她再度露出擔心的表情。

「又在戲弄妳是什麼意思？我什麼時候戲弄過妳？」

啟吾仍然明知故問。

「算了，這種事不重要，你剛才說客人是原來的三倍不是騙我的吧？是真的嗎？」

「我說了，星期二、三、四是兩倍，只有昨天是三倍。」

「你為什麼故意吊我的胃口嘛！」

這次，她又氣鼓鼓地說。

啟吾覺得她多變的反應實在太有趣了，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

「對不起，對不起，因為這是今天晚上的重頭戲。不過我沒騙妳，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這就是所謂走好運吧。好久不見的客人帶著一大票客戶來店裡，還有調職到其他地方的老主顧又回到博多，所以又來店裡喝酒。這四天真的是驚

喜連連。」

「那你昨天或是前天為什麼沒有告訴我？」

「一開始，我以為只是偶然。因為第三天是文化節，也是國定假日，所以我以為第二天是放假前一天的關係，客人才會比較多，但沒想到第三天那一天的客人也不少，最令人驚訝的是昨天的客人簡直是絡繹不絕，我才知道和假日無關。」

「太好了，恭喜你！」

美奈把裝了酒的杯子遞到啟吾面前。

「謝謝，全都是妳的功勞。」

啟吾也拿起自己的杯子。

他們用「八海山」乾杯後，美奈神情嚴肅地說：

「那不是我的功勞。」

「那應該是我老爸終於不再生氣了。」

啟吾開玩笑地說。

「應該說，你父親看到你在店裡放了日本酒

感到很欣慰。」

「不過，實在太不可思議了，如果我告訴別人，別人一定不會相信。」

「沒這回事，搞不好大家會覺得恍然大悟。」

「是嗎？」

「是啊！」

他們相互為對方斟酒，慢慢享受那兩盅酒，結果晚餐吃了一個多小時。

吃完飯後甜點，喝完咖啡，兩個人都徹底放鬆下來。

美奈拿出手機看時間。

「現在幾點？」

啟吾問。

「才七點十五分。」

「等一下有什麼打算？」

美奈露出慣有的調皮眼神看著啟吾。

「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去泡家庭浴池？」

「家庭浴池？」

啟吾有點慌了神，輕聲嘀咕道。

「我問了櫃檯的人，這裡的家庭浴池是免費的，但有時間限制，只能泡五十分鐘。今天晚上客人不多，我相信應該沒有人在用。」

啟吾沉默片刻，然後吞吞吐吐地說：

「但畢竟是星期六，現在預約應該也太晚了吧？」

「你可以打電話去櫃檯問看看。」

美奈顯然很想去泡，啟吾基於義務，只好用放在壁龕的電話撥到櫃檯，沒想到一問之下，發現沒有人在使用家庭浴池，隨時去泡都沒有問題。他用手掌捂住話筒問美奈：

「櫃檯說，隨時都可以去泡，怎麼辦？」

「那現在就去吧。」

啟吾也點頭。既然要泡，不如現在就去。然而，他內心有點被美奈意想不到的大膽嚇到了。

啟吾在狹小的更衣室裡動作俐落地脫下短外褂、浴衣和內褲，匆匆率先走進浴池，目光盡可能避開正在鏡子前靈巧地綰起頭髮的美奈。

由岩石打造的家庭浴池十分壯觀。

入口處亮著紙罩蠟燈，又黑又粗的樑柱上掛著不少小型紙罩座燈。靠南的大窗戶緊閉，天花板也是由透明玻璃組成的半露天設計，戶外已經一片漆黑。室內熱氣瀰漫，燈光微弱，整體籠罩在一片模糊之中，但一起泡在浴池中，應該可以清楚看到對方的裸體。

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和還沒有做過愛的女人一起泡澡。啟吾不禁想道。

他在不算太燙的水中伸手摸自己的兩腿之間，發現那裡已經維赳赳了。因為水質很透明，如果

反應持續這麼強烈，美奈進來時會很不好意思，必須趕快轉移注意力。啟吾暗自想道。

環顧四周，眼睛已經適應這裡的昏暗光線，浴室的細部也變得清晰。他的目光從岩石浴池移向窗邊，巨大的落地窗外一片漆黑，但只要目不轉睛地盯著看，還是可以看到一片竹林。

黑色窗框的玻璃窗上隱約映照出自己的臉。

看到自己呆然的表情，啟吾忍不住暗自想道。

——我真是蠢到家了。

偏偏在神代遭到逮捕，被關進看守所的時候和他的妻子來此嬉戲，如果這還不是愚蠢的行為，什麼才是呢？

然而，啟吾深深覺得，這種事根本無所謂。

無論是否愚蠢，自己的身心竟然會這麼愉悅。就好像之前一直認為的那樣，如果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目的就是扮演愚蠢，那麼神代正在充分享

受真正的人生，自己也應該好好享受這一剎那的人生。

——追根究柢，神代是在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價。

啟吾突然這麼想道。

那是九八年至九九年的事。

在企業會計制度變更為包括子公司在內的合併決算之前的九八年三月，啟吾突然被派去明治化成的子公司，也就是稱為明邦毛織的壓克力毛毯公司擔任副董事長。明治化成在七Ｏ年代後半才遲遲加入壓克力事業，進入九Ｏ年代後，市場被廉價的中國毛毯佔據，公司的業績一蹶不振。當初派啟吾去子公司，就是希望重整公司，但他剛到明邦毛織，就發現庫存龐大的毛毯簡直可以用「堆積如山」幾個字來形容。

他仔細檢查明邦毛織的帳簿後發現，債務金

額遠遠超過他在就任前耳聞的金額，早就超過了四百億圓。也就是說，明邦毛纖其實在幾年前就已經處於破產狀態，直到啟吾到了那家公司後，才終於知道總公司沒有解散這家成為沉重負擔的子公司真正原因。

明邦毛纖這家公司完全遭到利用，已經淪為一家人頭公司，完全只是為了讓明治化成的壓克力事業部門得以維持而存在。他們使用的手法很簡單。明治化成壓克力事業部將大量壓克力毛毯原料的壓克力纖維賣給明邦毛纖，但明邦生產的壓克力毛毯在價格上缺乏競爭力，所以完全處於滯銷的狀態。然而，廠商製造的毛毯賣不出去，當然不可能每年購買原料。於是，明治化成如數買下子公司製造的壓克力毛毯，再轉手賣給另一家熟悉的商社。於是，壓克力事業部帳簿上的買賣就成立了，但其實商社購買的毛毯又由明邦毛

纖如數買了回來。買回來的資金由明治化成以融資給子公司的名義如數支付。

當啟吾在明邦毛纖的經營中發現這種「帳外債務」時，才知道這種情況早已成為常態化，公司員工之間也公然用暗語稱虛構的業績為「對策」，不良庫存為「黑點」。

在翌年就要面對會計制度改革的嚴峻狀況下，啟吾花了一年的時間，和總公司監查法人的會計師一起研擬了明邦毛纖的重整案，在九八年年底交給明治化成的經營團隊，而總公司也一度同意重整計畫。

然而，九九年初，公司突然否決了這項重建案，而且川尻董事長親自命令他，要將這家赤字公司排除在合併決算的對象之外，並且繼續用帳外債務的方式，處理龐大的庫存問題。

現在回想起來，在那個時間點，不光是壓克

力事業部，明治化成本身的營運也已經面臨破產的狀態，川尻董事長等人已經指示手下在財務報表上窗飾了巨大的金額，根本不可能接受啟吾提出的重整案。

啟吾認為他無法遵照川尻董事長的指示辦事。姑且不論是非對錯，他知道每家公司都或多或少地會將不良庫存處理為帳外債務，但在面臨會計方式轉換之際，無論在法律上或是企業倫理上，都不允許持續隱匿如此鉅額的不良庫存。接到董事長命令後，啟吾苦惱再三，曾經去找神代商量。現在回想起來，神代身為會計部長，和董事長、副董事長一起進行窗飾作業，根本是最不適合商量的對象。果然不出所料，當啟吾去找神代商量時，他表現出不以為然的態度，只說了一句：

「藤川，這是董事長命令，當然必須照做。」

然後還說：

「你只要再忍耐一年，明年一定可以調回總公司。上次的交易失敗也不是你一個人的責任，董事中一定有人瞭解這一點。」

他的話令啟吾內心驚訝不已。

啟吾直到那一刻，才知道自己被調到明邦毛織原來是一項人事懲處。他的神經太大條，在此之前完全沒有往這方面思考。到底是誰把出售家居部門失敗的責任推到身為單純的交涉窗口負責人的身上？雖然他在神代面前不動聲色，但內心已經滿腔怒火。

他也是把責任推到我身上的成員之一。

啟吾在經常造訪的赤坂酒吧內，注視著神代若無其事地品嘗著只加了冰塊的格蘭菲迪(Glenfiddich)十八年分純酒的樣子,直覺地想道。

那一剎那，他痛切地意識到，繼續耗在這家公司也是徒勞。

神代直到最後都沒有告訴啟吾他涉及窗飾的事，雖然不排除是出自神代對朋友的體貼，但真正的答案應該是他選擇了公司，而不是幫助好友。啟吾相信，這或許是身為上班族不得已的選擇，卻不是一個人應有的行為。正因為如此，神代才會得到報應，以這種諷刺的方式承受背叛妻子，並接二連三地和富永優花以及其他女人偷情所得到的報復。在這個世界上，人們必須承受自己的所作所為造成的後果，無論當事人是否察覺自己正在付出代價都一樣。正因為人類必須為自己犯下的錯誤付出代價，所以人類才有權利和資格在這個世界上不斷做出愚蠢的行為。

啟吾等待著遲遲沒有現身的美奈，腦子裡不停地思考這些事。

十分鐘後，美奈才姍姍走進浴池。

在病房第一次看到她時，她把一頭長髮綁在

腦後的感覺格外楚楚動人，今晚的她把頭髮綰到頭頂，整個脖頸都露了出來。她的容貌出眾已經不在話下，纖細的脖頸至肩膀、後背的線條更是嬌豔動人，令人看得目不轉睛。

美奈背對著他走進浴池，突然轉過身，飽滿的乳房迎向啟吾，緊緊抱著他。

啟吾的雙腿之間好不容易安分下來，此刻再度興奮起來。

他們緊緊擁抱了好幾次，然後，身體和身體稍微分開，相互凝望著對方。

兩個人的嘴唇不由自主地貼在一起，貪婪地親吻著。

他們吸吮著彼此的舌頭，啜飲著對方的唾液，美奈的右手用力握住啟吾快要爆炸的陰莖，啟吾的右手也撫摸著美奈的陰道。他豎起中指伸進入口，整根手指立刻滑了進去。即使泡在溫水中，

仍然可以感受到美奈那裡已是一片濕滑。他們貪婪地狂吻，盡情撫摸著彼此的下體。之後，啟吾把身體移開，然後把美奈抱了起來，讓她面對著他，坐在岩石浴池比較平坦的邊緣，用雙手掰開在他面前緊閉的膝蓋，不由分說地把頭埋進了美奈的兩腿之間。美奈發出呻吟，雙手抱著啟吾的後腦，用力按向自己的雙腿間。

啟吾用鼻尖頂著她的陰蒂，用繃尖的舌尖上下左右搓揉般地刺激她無臭無味的陰道，美奈連續不斷地發出壓抑的嬌喘聲。

陰道不斷湧出黏稠的液體。

每次忘情地投入時，啟吾的陰莖都會一如往常地稍稍軟了下來。

啟吾確認美奈緊咬著嘴唇達到五次高潮後，終於把臉從她的腿間抽離。然後交換位置，由他坐在岩石浴池的邊緣上。他將上半身微微往後仰，

將堅硬的陰莖挺在美奈面前。美奈毫不猶豫地含進嘴裡。

她的嘴巴前後移動時，身體的振動在水面激起啪、啪的水聲，她的嘴角也傳來相同的聲音。她靈巧的嘴唇和舌頭的動作讓啟吾的肛門至肚臍下方不時感受到陣陣酥麻的快感。

當他覺得快受不了時，趕緊從美奈嘴裡抽離，再度跳進浴池，抓著美奈的肩膀，將她背對著自己。然後，把美奈的雙手從背後拉向和浴池邊平行的位置撐住身體，再請她踮起腳尖，美奈雪白而富有彈性的臀部立刻高高翹在水面上。

啟吾將硬度增強的陰莖一口氣深入美奈濕透的陰道。

隨著「嗯」的呻吟聲，狹小的浴室內響起「啊～嗯」帶著鼻音的叫聲。

啟吾感受到一種奇妙的爽快感，好像籠罩在

腦海中的薄霧頓時煙消雲散，又像是突然劃開了始終阻擋視野的暗幕。

自從離婚前最後一次和前妻塔子相擁，也就是差不多六年半以來，他第一次進入女人的身體。

他終於再度重溫陰道溫暖的感覺，竟然覺得感慨萬千。

他緩緩抽動腰部，每次美奈都會無法克制地發出輕聲呻吟。

不知道過了多久，也許是浸至大腿根部的溫泉水的關係，啟吾的腦海漸漸變得一片空白。令全身毛孔張開的快感和血液沸騰般的不快感在體內交織，意識似乎不知該集中在哪裡。

這時，美奈突然扭了一下屁股，讓陰莖抽離她的身體。

「等一下，我好像有點中暑了。」

她背對著啟吾，呼吸急促地說著。

然後，又轉過身，抱著啟吾說：

「要不要回房間？」

啟吾也抱著她表示同意。

「好，我也全身發燙。」

美奈先走出浴池，啟吾的目光追隨著她的裸背，也跟著走了出去。兩個人都不發一語，匆匆為對方擦拭身體，穿上浴衣和短褂。

他們都沒有穿內褲，直接塞進剛才帶來的旅館小提袋裡。走出家庭浴池後，很有默契地快步走回房間。

室內已經鋪好兩床被子。

啟吾和美奈來不及關燈，就急著寬衣解帶，渾身一絲不掛。他們在前面那一床被子上交纏著身體，啟吾避開美奈的右腳，將雄壯的陰莖再度插入她的身體。

美奈比剛才在浴池時更放肆地尖聲大叫著。

啟吾低頭看著她閉著雙眼和扭曲的臉，也跟著閉上了眼睛。

自己好像一根粗大的樁子，直直打進了美奈中心的中心。

就在他有這種感覺的同時，激烈扭動的腰部右側肌肉一陣發熱，濕熱的感覺彷彿裝了熱水的氣球在肌肉內部突然爆開了。

已經達到興奮顛峰的意識頓時冷卻下來。

他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然而，在美奈越來越熾烈的反應激勵下，啟吾仍然扭動著腰部。五分鐘後，腰部深處的那團火越來越大，也越來越燙，漸漸轉化成另一種清晰的感覺。

那是劇烈的疼痛。

啟吾猛然停了下來，疼痛貫穿他的背脊，支撐著身體的雙手突然變得無力，他整個人撲倒在

美奈的身體上，但他還是努力張開左大腿的關節，避免壓到美奈的腳踝。這個額外的動作誘發了更強烈的疼痛。

「呃！」

聽到異常的呻吟，意識已經恍惚的美奈清醒過來。她驚慌地問突然倒在自己身上的啟吾。

「啟吾，你怎麼了？」

啟吾緊緊抱著美奈，不發一語地忍受著疼痛。趴著不動時，疼痛慢慢減輕了。

「該不會是你的腰？」

或許是因為身上壓著男人沉重的身體，美奈的聲音有點發抖。

「對不起。」

啟吾說。

「會痛嗎？閃到腰了嗎？」

啟吾微微點頭。

「我可以暫時這樣不要動嗎?」

因為疼痛的關係，啟吾說話的聲音顯得很沮喪。

「是無所謂啦……」

美奈的語氣中帶著困惑。

「很重吧?」

「沒關係。」

「真的對不起。」

「沒事，你別放在心上。」

「妳會不會冷?」

「完全不會。你呢?」

「背上有點冷。」

「那你等一下。」

美奈維持原來的姿勢，移動原本放在啟吾背後的右手，拿起被子的右端蓋在他身上，然後，再用左手拉了被子左端蓋在他身上。

「不會冷了吧？」

「謝謝。」

兩個人沉默了五分鐘。啟吾用左耳貼著美奈的左臉頰，一動也不動。腰部像灼燒般的疼痛似乎慢慢消失了，根據以往的經驗，靜止五分鐘後，稍微挪動身體不至於有什麼大礙，至少從美奈身上移開應該沒有問題。

啟吾閉上眼睛，腦筋一片空白，耳邊聽到隱約的吐氣聲。說是吐氣聲，更像是間歇性的急促呼吸。美奈呼吸困難嗎？啟吾慌忙抬起頭，她的呼吸聲頓時變成

「呵、呵、呵」的聲音。

「怎麼了？」

啟吾認真地問道。

「呵、呵、呵」的聲音持續了好一會兒。

「因為，」

這時，啟吾才發現美奈在笑。

「因為我們這樣就好像是結草蟲雙胞胎。」

美奈更大聲地笑了起來。即使她的身體震動，啟吾的腰也沒有疼痛。

他鬆了一口氣，笑聲也傳入他的內心。

「我是不是很糗？」啟吾問。

「簡直糗到家了，我是第一次發生這麼糗的事。」

「我很重吧？」

這時，美奈才扭動身體。

「對不起，你真的很重。」

說完，她就忍俊不禁，放聲大笑起來。

啟吾也忍不住笑了起來。他咬著牙，挪動上半身，用力翻身倒在美奈的左側。

接觸地面那一剎那的劇痛就好像是一副燒紅的鐵筷插進他的腰部。然而，啟吾靠著笑聲忍住

了這分疼痛。

他伸出右手把笑不停的美奈拉到身邊。美奈發出好像快哭出來的聲音,緊緊抓著啟吾的肩膀。

啟吾用右臂摟著她,和她一起笑了很久很久。

翌日星期天早晨，腰痛大為好轉。黎明時，獨自勉強去上了廁所，在早餐前好好睡了兩個小時。美奈一整晚都沒睡，陪在啟吾身旁，把手輕輕放在他的腰上，長時間默默地撫摸著。

八點半時，啟吾已經可以坐在桌旁自己吃早餐了,但仍然無法長時間走路,更不用說開車了。啟吾向服務生說明了情況,決定在這裡多住一天。服務生滿臉擔心，幫他們鋪好被子後又去帳房拿來很多痠痛藥膏。

兩個人一起睡到中午過後，醒來後，發現腰痛又減輕了。

「既然住在溫泉旅館，就去泡泡溫泉吧，一

定可以改善腰痛。」

啟吾一起床，美奈就如此建議，於是他去泡了溫泉。美奈說得沒錯，泡了一次後，疼痛又減輕許多。

十一月七日星期一。

早晨的時候，腰痛終於好了。可能是昨天泡了好幾次澡發揮了效果。啟吾再度感受到溫泉的功效。

最後決定由美奈開車回家。

美奈說，她的右腳已經恢復正常，踩油門也沒有問題。

「住了兩天，我的腳傷已經大為好轉，你的腰痛復發也緩和不少，這真的是所謂拜受傷所賜啊！」

美奈發揮出旺盛的食慾吃著早餐，一派悠然地說道。

啟吾看著美奈，想起她為朋友的服飾品牌取名字時，曾經挑選「自信」、「行動力」、「笑容」和「勇敢」這些正面積極的字眼。

「原本是帶妳來療養的，沒想到反而給妳添了麻煩，真不好意思。」啟吾低頭道歉。

「這倒沒關係。啟吾，今天晚上你可以開店嗎？」

美奈不理會他的社交辭令，直截了當地問道。

「按目前的情況來看，應該沒有問題。」

「是嗎？太好了，既然客人越來越多，現在休息恐怕會有影響。如果你有困難，我可以代替你站吧檯。」

啟吾內心覺得這個主意也不壞，如果有美奈的協助，一定會生意興隆。

也許察覺到他內心的想法，美奈停下手上的筷子，好像想起什麼似地說：

「還有，上次你說，等我出院後可以暫時住在你家，但我現在已經好了，就算住飯店也沒有問題，所以忘了那件事吧。不過，你要幫我在這個星期內找到公寓。」

看到她燦爛的笑容，啟吾從日漸堅強的美奈身上感受到一種威嚴。

M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一早晨，啟吾得知神代富士夫在東京看守所內昏倒，被送往都內的醫院。那天，啟吾早上八點左右起床，翻開早報，發現第二版社會版的角落一篇不起眼的文章報導了這件事。

啟吾慌忙打開電腦，上網查了其他相關報導。他訂的是朝日新聞，雅虎上刊登的讀賣新聞內容

更詳細。

根據讀賣新聞報導，神代是在昨天十三日中午過後因為心臟病發作而昏倒，立刻被送往東京女子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從十月二十六日逮捕至今已經過了十九天，拘留期限只剩下一天，因此法院應該會在今天裁定他交保候傳。至於他的身體情況，據說並沒有危及生命，目前情況很穩定。

啟吾將讀賣新聞的內容列印出來後，立刻換好衣服出了家門。

美奈在前天星期六剛搬入新居。

距離啟吾家不到五分鐘路程的公寓是啟吾幫忙找到的。他去找父親生前的老友，也是去年之前擔任管理這一帶的商店會聯合會長坂上善太郎商量。坂上先生也是從戰前就營業至今的食油批發行「坂上」的老闆，目前在這一帶有很多大廈出租。啟吾開始經營「羊毛毯」時，也是坂上老

闆買下父親留下的停車場。從脇田溫泉回來的當天，啟吾立刻打電話請他幫忙找符合條件的房子。老闆翌日星期二就親自打電話和啟吾聯絡，說找到三間價格適中的房子。啟吾當天就帶著美奈到老闆介紹的房屋仲介公司，去看了那三間房子。最後，美奈在那三間中，選擇了可以最早入住的房子，那是位在大名一丁目的一房一廳。

每個月的房租七萬圓，以附近的行情來說，簡直是便宜得出奇。

由於可以當天入住，所以翌日立刻完成了簽約、交屋手續。在星期五之前的三天內，買了窗簾、地毯、被子、桌子、空調、冰箱、洗衣機和廚房用品等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星期六上午，美奈便離開位在天神的商務飯店，搬進了這間公寓。

昨天星期天，啟吾也陪美奈去買了很多小物品，晚上她來啟吾家裡，兩個人為順利搬家乾了杯，

暢飲到凌晨三點多。啟吾把醉醺醺的美奈帶回公寓門口，四點多的時候才上床睡覺。因此，今天才睡了不到四個小時就醒了。

美奈應該還在睡覺，她當然不可能知道神代已經病倒了，必須趕快通知她。啟吾匆匆趕去她的公寓。

踏進七樓紅磚色公寓的豪華入口，在電子門禁系統入口的對講機前按了三〇一室。按了好幾次後，才傳來美奈帶著睡意的聲音。美奈打開門，啟吾在門口把報導的列印文件遞給她。她迅速地看完簡短的內容。

「請進。」

她用一如往常的表情說道。

五坪大的客廳內放了一張兩人座的圓桌和兩張椅子。美奈背對著廚房，啟吾在她對面坐了下來。因為她剛起床，通往隔壁和室房的門敞開著。

「神代的心臟什麼時候開始出問題的？」

啟吾劈頭問道。

「他的心臟根本沒問題，以前從來沒有聽他說過有胸悶的現象。」

「但妳並不瞭解他最近的情況。」

啟吾說道，美奈露出意外的表情。

「神代只是這兩個月沒有回家，至少在這之前沒有這種情況。」

「是嗎？」

果真如此的話，應該是這兩個月檢察官的偵訊、逮捕以及拘留的壓力，導致神代的心臟承受過重的負擔造成的。

「妳有什麼打算？」

啟吾問。

美奈若有所思地默然不語，然後冷冷地說：

「只能不管他啦。」

「這怎麼行？無論如何，神代昏倒住院了，妳身為妻子怎麼能不聞不問？」

美奈的冷漠反應令啟吾感到有點憤慨，

「事到如今，即使我回去他身邊，又能怎麼辦？」

她似乎豁出去了。

「必須等確認他的身體狀況後才能決定怎麼做，目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趕去他身邊。」

「這是什麼意思？」美奈反而用訝異的眼神看著啟吾，「你現在還希望我回去神代身邊？你是認真的嗎？」

她發揮與生俱來的強悍，咄咄逼人地問道。啟吾啞口無言，美奈看著隔壁還鋪著新棉被，沒什麼擺設的房間說：

「我已經四十三歲了，做這種事當然不可能是扮家家酒。我快要發瘋了。我很清楚，如果我

還有機會重生，這是我最後一次機會。不可能因為神代病倒，就拋棄我好不容易踏上的路，走回頭路。他有富永優花，守護他的工作已經和我無關，而是她的分內事。」

「但沒有人知道神代和富永優花的關係到底到哪種程度，而且，也不知道他們的關係是否仍然持續。如果沒有人向神代伸出援手，妳有什麼打算？」

「他們的關係絕對還在持續，最好的證明就是神代和他的律師都沒有和我聯絡。神代這種男人遇到這麼大的事，如果身邊沒有女人，他一定無法承受。至於那個女人，如果愛他的話，不可能在這種時候對他棄之不顧。所以，我唯一的選擇，就是不理會他。」

美奈的話有一定的說服力。如果神代至今為止對待美奈的態度屬實，那麼她的話很有道理。

這果然是神代必須承受的報應。

然而，他們是結婚多年的夫妻，美奈真的有權利和資格切割得如此乾脆嗎？這是啟吾目前最大的疑問。神代背叛了美奈，美奈也背叛了她的丈夫。啟吾覺得美奈或許只是在利用自己和自己的身體而已。啟吾原本對美奈深信不疑，但前幾天聽了慶子說的那件事後，內心對美奈的態度也大幅改變。

這個世界上，相互背叛的人其實也同時在懲罰對方所犯下的罪。背叛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對對方的一種報復，如果更進一步擴大解釋，相信某一個人的行為，可能也必須建立在對其他眾多人的不信任的基礎上才能夠成立。懷疑、憎恨、相信、相愛都像是一塊布的正反兩面，人類就像在強風中飄揚的薄布，在遭到狂風吹拂的同時，向周圍散播愛恨情仇，從中獲得稍縱即逝的滿足或是體

會痛不欲生的痛苦。然而，人類對於把自己玩弄於股掌的風，以及吹起這股風的更深遠巨大的力量，卻漫不經心得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許在和他人產生交集的那一剎那，就開始背叛對方。這是人際關係的本質，這個世上不存在沒有背叛的愛，應該也不存在沒有愛的背叛。無論在任何時代，和戀人、家人之間的關係，是人類最大的生命意義，也同時是最大的痛苦來源。正因為這樣，人類的不幸幾乎都來自於所愛的人和所愛的家人之間。

啟吾聽了美奈的話，沉默了好一會兒。

然後，他下定決心說：

「我瞭解妳的心意了，我不會再逼妳，但我會去見神代。」

美奈立刻露出詫異的表情問：

「你的腰已經沒問題了嗎？」

她並沒有反對啟吾去見她的丈夫，而是問他的身體。

「對，應該沒問題。」

事實上，從溫泉回來的翌日，啟吾的腰痛已經大為改善，但因為聽了慶子那番話，所以這幾天一直用腰痛這個藉口避免和美奈上床。

「你去東京的話，應該也會見富永優花吧？」

「應該吧。」

「你打算把和我之間的事告訴神代和她嗎？」

「可能吧。」

「我知道了。」美奈很乾脆地說：「一切都交給你，反正我再也不回東京了。」

美奈的這句話應該沒有一絲虛假。昨晚聽她說，「Buffalo」的董事長春日玉枝計畫在這個星期來博多，美奈真的打算在博多開一家「Buffalo」的直營店。

啟吾決定搭第二天早晨的第一班飛機去東京後，便離開了美奈的家。

為了以防萬一，啟吾問了神代的新手機號碼，以及美奈偷偷從丈夫手機上抄下的富永優花的手機號碼。如果因心臟病發作住進女子醫大的神代病情不是十分嚴重，應該馬上就可以面會。

「羊毛毯」的客人持續增加，店裡的事頓時多了起來。店裡的生意好不容易步入軌道，現在是關鍵時期，不能長時間休假。如果可以，希望和神代的交涉可以在一、兩天內處理完。

啟吾目前還不知道見了神代後到底要談什麼，此行也沒有任何明確的目的。但他認為既然美奈宣稱她不會回去，那麼，目前收留她的自己就有義務去見神代。

從美奈剛才的反應來看，她應該一直都覺得，如果她是啟吾，就會代替自己去見丈夫，做一個

了斷。正因為如此，才會不加思索地同意啟吾去東京。而且，在啟吾離開她家時，她甚至還說：

「如果你在那裡耽誤了，我可以幫你照顧『羊毛毯』的生意，有需要的話，你儘管開口。」

啟吾回家後，立刻到一樓開始打掃。時間已經九點多了，下午要去旅行社買明天的機票，還要順便預約飯店。

他打電話給慶子，告訴她今天不需要準備小菜。慶子早就在準備了，臨時取消實在有點於心不忍，但啟吾還是想把明天要去東京兩、三天的事通知她，而且如實告訴她，是因為上次那個朋友突然病倒了，所以才要去東京。

「店裡的生意才剛好轉……」

慶子也和美奈一樣很在意店裡的生意。

「我見到他之後，就會馬上回來。」

啟吾說。

「美奈真的是災難連連。」慶子的語氣中並沒有同情，「有時候，人的運氣會特則差。」

啟吾隨口敷衍了一句就掛上電話。

啟吾對慶子說，美奈在五日那天出院後，就直接回到東京。

如果當初美奈決定在啟吾家住一段時間，那麼啟吾就會打算介紹她給慶子認識，但她從飯店直接搬去新家，兩個人沒有機會遇見，所以啟吾也就沒有把美奈的事告訴慶子。上個星期一，慶子送小菜到店裡時，劈頭告訴他有關美奈令人震驚的事，也是讓他無法說出實情的重要原因之一。上個月三十日星期天，去慶子位在大橋的公寓吃完晚餐後，美樹開車送他回大名時說的那番話，也讓他有所顧慮。

美樹把車子停在羊毛毯前時，拜託坐在副駕駛座上的啟吾，可不可以娶慶子。

「表舅，你應該很清楚我媽對你的心意。」

二十歲的美樹目前是短大二年級生，很像她媽媽，也是一個美女。

「我每次看到媽媽就覺得，她應該從很久以前就喜歡你了。」

以前從來沒有和美樹討論過這個問題，啟吾有點慌了手腳。因為他回博多時，她還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國二少女。

啟吾很清楚美樹說的話是真的。慶子的前夫是高中老師，七年前，她打電話通知她離婚的事時說的話，啟吾仍然記憶猶新。

「沒關係，雖然結婚十五年說這種話有點那個，但婚姻生活好無趣。幸虧懷了美樹，我也心滿意足了。」

當時，慶子一派輕鬆地這麼說道。

「妳媽媽怎麼可能想和我在一起？況且，我

和她是表兄妹，她還很年輕，又那麼漂亮。如果妳接受妳媽再婚，她絕對可以找到比我好很多的對象。」

啟吾對美樹的話一笑置之，隨後就下了車。那天晚上之後，他就覺得應該在近期找機會向慶子說清楚。因此，啟吾覺得應該在告訴慶子有關美奈的事之前，和她好好談一談。

打掃完店內，已經十一點多了。

原來生意一好，店裡就會變這麼髒，啟吾第一次知道這件事。想到每天有很多客人上門，打掃起來也特別起勁。以前很少使用的杯子最近也都派上了用場。

他在擦每一個杯子時，也可以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幹勁。

然而，每次打掃店裡或是擦杯子時，一星期前慶子說的有關美奈的那件事就會浮現在腦海中。

自從聽了那件事後，啟吾就猜不透美奈的心意，整天都陷入臆測和猜忌。

慶子說的事是美樹從在福岡機場工作的朋友那裡聽來的。慶子在美奈住院當天曾經開車送啟吾到東福岡綜合醫院，她告訴女兒美樹這件事，美樹那天剛好和在機場上班的朋友見面，聽這位朋友提到美奈受傷時的詳細狀況。

據美樹的轉達，那天在機場電扶梯上跌倒的女人的確受了傷，但她是因為跌倒時導致流產，才會在機場內引起一陣騷動。

啟吾聽說這件事時，真的是難以置信。慶子以為他早就知道了，所以他在慶子面前不動聲色，但內心卻對這件青天霹靂的事感到茫然若失。

慶子離開後，他冷靜地思考後發現，有幾件事可以證明她聽說的事是千真萬確的。

啟吾第一次去探視時，美奈住在婦產科病房，

而且美奈雖然骨折，卻要兩天後才能動手術，以及美奈極力阻止啟吾去見主治醫生這些事，統統有了合理的解釋。

然而，同時也產生了好幾個疑問。

美奈當初來博多找啟吾就是想要懷孕，所以希望和他同居一個月。如果她已經有身孕，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而且，假設她已經懷孕了，那麼來博多的那天晚上，她為什麼喝那麼多酒？第二天在大濠公園散步時突然拔腿飛奔，也不是孕婦應該有的行為。

最大的疑問，當然非「她肚子裡的孩子到底是誰的？」這個問題莫屬。

如果是神代的孩子，那麼即使他在外面有了情婦，身為妻子的美奈也不可能輕易放棄神代，因為他是小孩子的父親。而且，美奈一旦懷了孕，

神代對她的態度可能也會有所改變。

那麼，已經有身孕的美奈為什麼還要來找啟吾?

啟吾只能想像出以下的可能性。

首先，美奈肚子裡的孩子不是神代的。之前她曾經說過，神代不能生育，因此，不能偽裝成是他的孩子，但她因為某種原因，無法和孩子真正的父親在一起，於是，就急中生智，決定來找啟吾，隱瞞懷孕的事實和啟吾上床，讓他成為孩子的父親。美奈當初在飯店提出這個要求時曾經說，不需要他承認是孩子的父親，也不需要負起養育的責任，那可能只是想要說服啟吾的計謀。

然而，啟吾斷然拒絕了她這種天真的想法，於是她自暴自棄，把自己灌醉；翌日在公園急速奔跑，以及在機場的電扶梯上不知道是偶然還是故意跌倒，導致腹中的胎兒流產。

也就是說，她重新思考後，決定過一個全新的人生。

所以，目前不需要和啟吾一起生活，也不會因為丈夫神代心臟病發作病倒而不知所措。美奈以流產為契機，拋開過去所有的一切，認真考慮重新出發。否則，她失去了好不容易懷上的孩子，又失去丈夫和家庭，怎麼可能這麼輕鬆……

從她懷孕這個事實推理出這些可能性，的確令啟吾感到突兀。

美奈已經四十三歲，無論孩子的父親是誰，她會自願抹殺上天賜予的孩子嗎？即使未來一片混沌，但個性堅強的她怎麼可能對腹中的孩子做這麼殘忍的事？

想到這裡，啟吾覺得自己越來越不瞭解美奈了。

酒吧前一晚也是座無虛席，啟吾凌晨三點才關掉看板的燈。整理完店裡回到二樓，原本打算熬夜，直接搭七點十分的第一班飛機，但現在已經沒有年輕時即使熬夜也可以應付第二天生活的體力，更何況熬夜是腰痛的大敵。於是，啟吾改變主意，決定延遲出發時間，確保最低限度的睡眠時間。

最後，他搭了十點起飛的 ANA248 班機前往東京。

他在一個半小時的航程期間也呼呼大睡，十一點半準時到達羽田機場時，整個人神清氣爽。

星期二的上午，羽田機場內萬頭擠動。羽田機場的路線數量和規模都無法和福岡機場相提並論，但眼前的擁擠景象仍然令啟吾愕然。

自從九九年六月在這個機場搭機前往福岡，啟吾睽違六年五個月才又回到東京。

穿越第二航站的入境大廳，來到地下樓單軌捷運搭乘處前，啟吾拿出手機，打了一通電話。

他找出事先登錄的號碼，按下通話鍵。

鈴聲響了好幾次，才終於有人接起電話，

「喂……？」

電話中的女人聲音充滿警戒。

「喂，請問是富永優花小姐嗎？我是曾經在明治化成工作的藤川啟吾，不知道妳還記得嗎？」

啟吾光是聽那句「喂」的聲音，就知道對方正是富永優花。原來聲音可以在人的記憶中留下深刻印象。

停頓了一下，優花用並沒有太驚訝的平靜語氣回答說：

「記得，好久不見了。」

聽到她的回答，啟吾知道美奈所說的神代和優花在交往的這件事所雷不假。因為，優花突然接到啟吾的電話也沒有慌張，應該是神代曾經告訴優花他和神代之間的交情。

「我剛到羽田，昨天看報紙得知神代在看守所病倒了，所以今天從福岡趕來，想見他一面。很抱歉，突然打電話給妳，他目前身體狀況怎麼樣？」

「對不起，讓你操心了。我剛離開醫院，他現在已經好多了，下星期應該就可以出院了。」

「是嗎？那太好了，富永小姐，妳在上班嗎？」

啟吾不知道她是否還在明治化成。

「對，但沒有關係。」

她的語氣已經完全沒有警戒，可能以為神代把自己和她之間的事全都告訴了啟吾。

「如果妳方便，等一下要不要一起吃午餐？

去見神代之前，我想瞭解一下他目前的情況。」

啟吾看著好久沒有戴的手錶說道。現在剛好十二點，如果她還在明治化成上班，從這裡到總公司所在的元赤坂要四、五十分鐘，現在才約吃午餐或許有點太晚了，早知道應該搭早一點的班機來東京。啟吾有點後悔。

「對不起，今天因為有事，所以沒時間吃午餐，但我四點左右可以下班，如果不會太晚，我可以和你一起去醫院。」

「那我先去飯店，之後再去找妳。我們要約在哪裡見面？」

她似乎已經離開明治化成了。啟吾心裡這麼想道。的確，被老東家告發的前董事情婦恐怕很難繼續留在原公司工作。

「藤川先生，你住哪一家飯店？」

「赤坂王子飯店。」

「那我去飯店找你。五點在新館櫃檯前見面，可以嗎？」

「妳特地過來，會不會不方便？」

「沒關係，我目前工作的地點離赤坂很近。」

「那五點我在櫃檯附近等妳，我老了，但自以為和以前沒差太多，」

啟吾開玩笑地說。

「我也這麼自以為。」

優花也呵呵笑著說道。

「那就晚一點見。」

她果然已經另謀他職。啟吾這麼想道，掛上電話。

飯店的入住時間是下午兩點，啟吾在飯店咖啡廳吃完午餐，一點半左右來到櫃檯時，櫃檯立刻為他安排了房間。

晚秋午後明亮的陽光照著二十八樓面向赤坂

方向雙人房的巨大窗戶，上方一整片是東京特有的湛藍晴空。

行李員離開後，啟吾站在窗邊，眺望著眼下東京的街景良久。

和六年前相比，東京有了巨大的改變。飛機降落前，窗外的灣岸景象令啟吾感到十分震撼，此刻站在高處眺望都心，啟吾很清楚地發現，整個城市比他以前住在這裡的時候更大了。

眼前的赤坂也出現了保德信金融大樓、山王公園塔，這些啟吾當年在明治化成工作時還沒有建造的摩天大樓，遠眺丸之內和品川方向，到處都有以前不曾看過的巨大摩天大樓群。

大家都用「失去的十年」來形容日本經濟的凋零，至少在首都東京，在這失去的年代，仍然有了如此巨大的變化。

啟吾看向右方，明治化成總公司大樓聳立在

青山大道後方的元赤坂一丁目，後方是廣大的赤坂御用地森林。啟吾進公司第十二年，也就是一九九一年時，這棟總公司大樓落成。地上二十五層樓，地下三層樓的大樓在赤坂地區也是傲視群雄的建築。這棟大樓在泡沫經濟崩潰前開始動工，落成時，明治化成的業績也急速下降，彷彿在呼應日本經濟的惡化。

如今，明治化成總公司已變成一棟平淡無奇的辦公大樓，啟吾凝視著那棟大樓，內心還是湧起無限感慨。

整整二十年的上班族生涯中，在這棟總公司大樓中度過三十四歲到四十二歲的八年期間，可以說完全陷入了苦戰。每天早出晚歸地工作，但無論再怎麼努力，也無法支撐起已經傾斜的公司骨架，可說是充滿挫折和徒勞的八年。

然而，經過幾年的歲月再回首往事，啟吾覺

得這八年搏命的工作卻相當充實。雖然沒有任何收穫,但現在回想起來,仍然覺得那段日子並不壞。

即使是一場漫長的敗戰，但神代富士夫在啟吾辭職後，仍然在總公司大樓堅持了五年，在對無法挽回的劣勢感到憤怒和絕望的同時，還是賣命地工作。想到這裡，他就痛切地感受到，在公司出現問題時就溜之大吉的自己，根本沒有資格去談論他的責任問題。

富永優花在四點五十五分，準時從大門走進飯店大廳。

站在櫃檯附近看著入口的啟吾一眼就認出了她。她在深藍色套裝外穿了一件藍灰色的大衣，腳上穿著黑色包鞋，皮包是和大衣同色系的灰色凱莉包。她的打扮很素雅，但身材高䠷苗條，大衣下露出修長的雙腿。她也很快認出啟吾,抬起頭,直直地走向他。她比以前更加風姿綽約。

簡單打完招呼後，啟吾請她去大廳角落細長形的咖啡廳小坐。他們在咖啡廳深處的沙發上面對面坐了下來，啟吾點了美式咖啡，優花點了花草茶。近距離觀察後，啟吾發現她和美奈很神似。

「藤川先生，你完全沒變，太讓人驚訝了。」

優花脫下大衣放在旁邊的椅子上說道。

「妳倒是變化很大。」

聽到啟吾這句話，她露出訝異的表情。

「以前就覺得妳是美女，闊別六年後重逢，發現妳越來越漂亮了，我真是嚇了一大跳。」

啟吾坦率地說出剛才看到她時的感想。

「你別開玩笑了，我今年已經是拉警報的年紀了。」

「如果妳都這麼說，神代和我該怎麼辦？我們的同學已經有人抱孫子了。」

「是喔。」

優花笑了起來。

這時，啟吾的表情稍稍嚴肅起來。

「對不起，今天特地把妳找來這裡。而且，我首先要向妳道歉。」

這時，咖啡和花草茶送了上來，啟吾住了口，等服務生離開。他拿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後才再度開口。優花鎮定地注視著他。

「其實，神代並沒有告訴我關於妳的事，我是聽他太太美奈說的。目前，她和我一起住在博多。她上個月底來找我，因為發生了一些事，所以仍然留在博多，她似乎無意回東京，也希望趕快和神代分手。妳的事，我是聽她說的，妳的手機號碼也是美奈告訴我的。我和神代已經好幾年沒有見面了，最後一次電話聯絡也差不多是在兩年前，他從來沒有向我提過妳的事。剛才打電話時，我似乎利用了妳的誤解，真的很抱歉，但我希望和

神代見面之前和妳談一談。同時，我想親自證實一下，是不是如美奈說的，妳和神代真的在交往，而且，目前是否仍然持續交往，所以才會打電話給妳。」

優花聽了啟吾的這番話，顯得有點慌亂。她身體往後退，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

「藤川先生，你和他太太是什麼關係？」

她語氣平靜地問。啟吾也覺得，對她來說，這應該是她最先想知道的事。

「我離開東京前，也就是六年前，曾經和她有進一步的交往，當時並沒有發展到更深層的關係，但我不否認，我們相互吸引。」

「他知道這件事嗎？」

「應該不知道，當然，我無法斷言。」

「是嗎……？」

「這次我來東京，也是打算把我和美奈的事

告訴神代，但擔心他的身體，所以也想聽聽妳的意見，確認目前是否適合和他談這個問題。」

「他太太現在和你住在一起嗎？」

「不，我們沒有住在一起，她在附近租了房子，目前住在那裡。她租的地方就在我家附近。」

「對不起，我還可以再問幾個問題嗎？」

優花喝了一口花草茶，帶著歉意的表情問道。

「当然。」

啟吾面帶笑容點點頭。

「藤川先生，你打算和他談什麼？」

她的問題讓人很難回答。

「這要見了神代之後才知道，但我想告訴他，美奈不打算回到他身邊，當然，還有我的想法。」

「你的想法？」

「對。」

優花露出納悶的表情。

「因為我沒有向他打一聲招呼，就收留了他太太，首先要向他陪不是。神代也在和妳交往，所以也沒資格指責我們，我認為他無意和美奈重修舊好，因為我瞭解他。雖然美奈的未來，包括和我的關係在內還充滿變數，但我打算拜託他把他太太交給我。」

「你們兩個人很相愛吧？」

優花直截了當地問道。

「至少我愛她。」

啟吾在回答的同時，腦海中掠過美奈流產的事。

「他太太不愛你嗎？」

啟吾無言以對，只能微微偏著頭。優花露出更加不解的表情。

「誰知道？我也不清楚。」

啟吾突然不安起來，自己這樣不成體統地和

神代見了面，能夠把話說清楚嗎？然而，優花沒有繼續追問。

「現在可不可以換我請教妳幾個問題？」

啟吾問，她輕輕點頭。

「你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交往的？」

「快三年了。」

「所以，是在神代當上董事之後嗎？」

「對，他的辦公室搬到二十四樓後，我是他的專屬秘書。」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他目前的情況怎麼樣？報紙上說他是心臟病發作。」

「好像是輕微的心肌梗塞，但幸好及時發現、搶救，只有小範圍的梗塞，現在已經完全康復了。」

「昨天已經獲得交保了吧？」

「對，檢方在偵訊後發現他只是被動參與，所以就先行釋放了他，檢方應該會對他採取緩起

訴處分。」

「太好了。」

啟吾說著，內心對神代的緩起訴處分感到意外。

「好像也未必。」

優花立刻露出憂心的表情。

「為什麼？」

難道真的有什麼隱情？啟吾暗自想道。

「他似乎並不樂見只有自己緩起訴，他很煩惱，說這樣沒臉見川尻先生和窪田先生，會讓人誤以為他對檢方亂說一通，把罪過都推到他們身上。」

「原來是這樣。」

啟吾附和著，心裡卻覺得對神代的言行不能照單全收。他的供述一定符合檢方的搜索方針，否則，不可能在三個遭到多次偵訊後逮捕的成員

中，只有他一個人獲得緩起訴處分。如果說他在嚴格的偵訊過程中一改之前的態度，和盤托出窗飾決算報告的手法，結果假檢方之手，造成對川尻和窪田的不利審判，也並不是一件丟臉的事。

神代內心也一定這麼認為，只是不想讓自己心愛的女人覺得他出賣了以前的上司，所以故意假裝鬱鬱寡歡吧。

雖然神代身為負責會計的董事，實際指揮了窗飾決算報告作業，但如果要追究經營責任的輕重，神代和另外兩個人有著天壤之別。川尻和窪田在當時的明治化成簡直就是獨裁者，任何人都不敢在他們面前提出反對意見。在他們眼中，像神代這種董事充其量只是跑腿的。和他們兩個人相比，神代雖然是共犯，但罪行實在很輕微。

「他出院後有什麼打算？」

啟吾改變了話題。

「遭到逮捕前，他不是住在妳家嗎？我聽美奈說的。」

他又補充說。

「即使出院，也不能太勞累，所以仍然會住在我家。他位在三田的家遭到搜索，目前還亂成一團。」

神代和比他小將近二十歲、年輕貌美的女孩一起生活——敞吾身為男人，難免有一絲妒意。

「他家遭到搜索時，妳在場嗎？」

「不，一之瀨先生在場。」

一之瀨是神代的心腹。

「這麼說，他也辭職了嗎？」

「對，他目前在外商證券公司工作。」

「妳現在在哪裡上班？」

他終於可以問出這個問題。

「我目前在虎之門一家政府的智庫擔任理事

長的秘書。」

「有人介紹的嗎？」

啟吾以為是神代幫她找的工作，所以才這麼問。然而，優花搖了搖頭。

「不，我在看徵人廣告時，看到他們有在徵人，所以就不抱希望地去應徵，沒想到很幸運地被錄取了。」

和富永優花聊得越久，越容易對她產生好感。啟吾越發難以理解，這麼性情溫和、花容月貌的女子，為什麼要和神代在一起？

「那太好了。神代去年年底離開公司後，有沒有找到新工作？」

「不，他今年的身體一直不太好，入夏後，又連日遭到檢方約談，根本沒時間找工作。」

也許吧，啟吾心想。但優花說他之前身體就不好是怎麼一回事？

「這次的心臟病發作不是第一次嗎？」

他問，優花頓時皺起眉頭，露出擔心的神情。

「心肌梗塞是第一次，今年一月，醫生診斷他有狹心症，所以平時都隨身帶著三硝基甘油(nitroglycerin)，應該也有帶去看守所。」

「是喔。」

被迫離開公司這段時間的疲倦、打擊和壓力果然侵蝕了他的身體。然而，美奈從來沒有提過這件事。是她不知道？還是故意隱瞞？

「他太太說，他的心臟沒有任何問題。」

他特地再度確認，

「可能是他不想讓他太太擔心吧。」

「神代這麼說嗎？」

啟吾再度確認。

「不……」優花顯得有點困惑，「他只說沒有把病情告訴他太太。」

「原來如此。」

啟吾輕輕嘆了一口氣，然後，喝著已經冷掉的咖啡。

如今，已經瞭解了大致的情況。的確如美奈所預料的，神代和優花的感情很牢固，神代實質的妻子不是美奈，而是優花。在這種情況下，美奈的確已經沒有立足之地了，所以，她說「只能不管他」的判斷是正確的。

然而，看著優花拚命訴說的身影，啟吾總覺得難以釋懷。他突然覺得，眼前的優花和自己都不是在為神代和美奈這對自私任性的夫妻擦屁股嗎?

接下來，這對夫妻會離婚，神代將和優花正式生活在一起，美奈也會和自己在博多展開新的人生，這種一如預期的結果真的好嗎?姑且不談自己，優花才剛滿三十歲，她還年輕，真的可以

因此得到幸福嗎?

「接下來怎麼辦?」

啟吾關心地問道。

「什麼意思?」

優花似乎無法理解他這句話的意思反問道。

「妳打算一輩子和神代在一起嗎?」

優花沒有回答,當然,她沒有義務回答這個問題。

「這樣已經夠了。」啟吾自言自語地嘀咕道。

聽到這句話,優花抬起微微低著的頭看著他。

「妳不需要再和這種年近半百的男人有什麼牽扯,神代和我的未來已經走到了盡頭,不值得像妳這種才三十歲的年輕女人認真付出,妳應該有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人在等待妳。當然,妳現在割捨神代的確會感到痛苦,我相信妳是愛他的,但在漫長的人生中,有時候需要有勇氣和自己所

愛的人分手。我認為，妳現在必須有這種勇氣。妳不要誤會，我並不是受他太太之託，想要拆散你們。相反地，對他太太來說，反而更希望妳可以照顧神代。然而，這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我認為妳不需要再和他有太多的牽扯。妳完全沒有必要為了他犧牲妳寶貴的未來。」

啟吾侃侃而談時，優花目不轉睛地注視他的眼睛。啟吾一邊說，一邊問自己，他說的話正確嗎？「和自己所愛的人分手的勇氣」——天底下真的存在這種勇氣嗎？優花聽他說話的時候不時微微點頭，然後問：

「如果你是他，即使我現在離開也無所謂嗎？」

「當然不可能無所謂，但只能面對現實。」

他回答說。

「真的嗎？」

「我想應該是。」

「那如果你是我，能夠割捨他，立刻和他分手嗎？」

優花這次改變了發問的方式。啟吾覺得這個問題太難回答了。

「這個嘛，」

他想起六年前自己和美奈的事，以及目前和美奈的關係。

「的確，妳這樣問，的確很難做到，我可能做不到。對不起，我說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話。」

聽到啟吾的回答，優花露出微笑。

「不過，很謝謝你。如果我是你，應該也會給我相同的忠告。」

「真的嗎？」

啟吾也輕輕笑了笑。

「我會花一點時間好好思考以後的事。」

優花語氣平靜地補充說道。

0

神代富士夫比想像中有精神多了。他臉上並沒有倦容，氣色也不錯。雖然不至於意氣風發，但和平時的神代沒什麼兩樣。

看到啟吾獨自走進病房，他的臉上掠過一絲訝異的表情，但隨即露出獨特的親切笑容。

時間超過六點半，已經吃過醫院的晚餐了。

優花沒有和啟吾同行，因為啟吾拜託她：「我想和神代單獨談談。」她很爽快地答應說：「好，那麻煩你轉告他，我晚上會去醫院看他。」

「你怎麼突然來了。」

單人房的病房並不寬敞。穿著睡衣和浴袍的神代把正在看的週刊雜誌摺好，小心地放在三芳

後說。他把床頭搖了起來，但並沒有靠著。他說話的聲音也很響亮：

「我看到報紙報導，所以想來看你一下。而且，也有些事要和你談。」

「你什麼時候來的？」

「今天中午。來這裡之前，我也見過優花了。」

「優花？」

神代露出狐疑之色。

「對，美奈告訴我她的電話。」

「美奈？」

他的表情越來越訝異。

「這件事等一下再談。聽說你獲得緩起訴，還算是不錯的判決。」

「真的覺得總算保住了一條小命。」

神代很乾脆地回應啟吾的話。

「不過，優花很擔心，說你煩惱沒有臉見川

尻先生他們。」

神代的嘴角微微上揚。

「因為川尻先生和窪田先生待她不薄，我總不能拍手叫好。」

「我就猜想是這麼一回事。」

「尤其是川尻先生，他以前在化妝品事業部門，所有秘書都很喜歡他，他對付女人最拿手。」

「的確。」

啟吾也點頭。

像這樣聊天時，會對眼前的神代產生一種特殊的革命情感。這就是曾經吃過同一鍋飯的男人才能體會的感覺。

「你心臟的情況怎麼樣？聽說你有狹心症？」

「沒事，我老爸也發生過兩次腦梗塞，現在八十三歲了，還在工作。」

神代笑了起來。

「但還是不能大意。」

啟吾口說。

「可能是太操勞了，總覺得是這二十幾年來欠的債一次繳清。以前我一直覺得你這個人做事不顧前因後果，衝過頭了，根本不知道其實我也半斤八兩。總之，人年紀越大，就越不瞭解自己，連我自己都覺得受不了。」

神代正色說道。

「你不是衝過頭，而是做了不需要做的事和絕對不可以做的事。」

「你還是這麼直言不諱。」

他苦笑道。

「我並不是在苛責你。」

啟吾也含笑回答。

這時，神代問他：「你要不要喝什麼？」啟吾說：「不，不用了。」然後又問：「你想喝什麼嗎？」

神代說：「那個冰箱裡有烏龍茶，可不可以拿給我？」

啟吾坐在床邊的鋼管椅上，起身拉開椅子，從置物櫃下面的小冰箱裡拿出一罐烏龍茶遞給他。神代打開後，咕嚕咕嚕地喝了一大口，對重新坐下的啟吾說：

「事到如今，的確連我自己都納悶，為什麼要做到這個地步。在偵訊時，主審的檢察官一臉嚴肅地問：『你做這種事，難道沒想到有一天會事跡敗露嗎？』」

「結果，你是怎麼回答的？」

啟吾催促道。

「我回答說，當我回過神時，已經無路可退了。因為我只想到這個答案，但其實並不是這麼一回事。當上董事後，我好幾次都提醒川尻先生和窪田先生，不能再進行創造性會計了，但他們

每次都不願正視問題，只說：『難道你要讓創業一百二十年的這家名門企業毀在你手上嗎？』然而，事實上我也深切瞭解到，窗飾決算報告是讓公司生存的唯一途徑，所以當初完全沒有罪惡感，老實說即使現在也沒什麼罪惡感。我甚至覺得，以前參加戰爭的人應該也是這樣的感覺。如果你站在我的立場，應該也會做相同的事。」

「不，如果我是你，不可能做假帳做到這種程度。」

「那當然，所以你那時候才會辭職。我想要說的是，如果你沒有辭職，繼續留在公司的話。當然，我很清楚，全天下都找不到這樣的你，即使有這樣的你，也已經不是你了。」

啟吾覺得神代的話自相矛盾。

「你的意思是，如果你是我，就不會辭職嗎？」

啟吾清晰地回想起在赤坂喝酒的那天晚上，

神代對他說，，「藤川，這是董事長命令，當然必須照做」時的狡猾表情問道。

「這很難說。」

他的回答出入意表。

「如果我是當時的你，應該也會辭職吧。不瞞你說，即使你在那裡繼續努力一年，你回總公司的可能性也不高。既然這樣，何必在明邦那種岌岌可危的公司為他人賣命？」

聽到神代這句話，啟吾終於決定問他始終在內心揮之不去，卻從來沒有說出口的疑問。

「我可以問你一件事嗎？」

啟吾把坐著的鋼管椅向床邊移動了一下。

「什麼事？」

神代顯得有點緊張。

「我為什麼會被踢到明邦？洛杉磯交涉失敗的責任並不在我身上，相反地，我幾乎已經和對

方談妥了，是公司臨時喊卡，我完全沒有任何錯。」

聽到啟吾問起六年前的事，神代鬆了一口氣，好像在說：「原來是這種事。」

「那是因為你完全錯估了公司的形勢。應該說，是因為川尻先生和你不顧東洋銀行的意願，執意想和洛杉磯談成那筆生意。」

神代滿不在乎地說出令人驚訝的事實，啟吾仍然無法理解他這番話的意思。

「其實，那時候公司和帝國化妝品在檯面下交涉出售化妝品部門的事，我相信你應該隱約感覺到，但因為你在美國太賣力，搞砸了這樁秘密交涉。既然這樣，川尻先生也只能把你交給窪田先生處置了。你長期住在洛杉磯的那段時間，由窪田先生全權負責和帝國的秘密交易，掌握了公司的實權。川尻先生和窪田先生的立場完全顛倒了，但你卻和川尻先生聯手破壞了和帝國的交易。

來自化妝品領域的川尻先生不願把公司內唯一賺錢的化妝品部門拱手賣給競爭對手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當時公司的財務狀態根本不允許有這種想法。即使和洛杉磯的交易談妥，賣掉家居用品部門，那麼一點收入也不可能讓公司繼續生存下去。因為，當時公司的債務已經遠遠超過一千億圓。所以，在開始和洛杉磯方面交涉的第二個月，經由東洋銀行提出將化妝品部門賣給帝國時，就應該像窪田先生和東洋銀行方面所說的，和洛杉磯方面的交涉只是為了讓新交易向更有利的方向發展的棋子而已。只要同時進行出售家居用品部門的交涉，有利於拉高出售化妝品部門的價格。帝國垂涎我們的化妝品部門，必須不得不抬高買入的價格。對我們公司來說，賣掉家居用品部門根本無濟於事，但這種內部的財務狀況當然不可能讓帝國方面知道。沒想到川尻先生一開始就對出售化妝品

部門表現出消極的態度，所以，他希望藉由出售家居用品部門暫時度過難關。我認為這是忘了現實的錯誤判斷，是經營者的失職。你卻按照川尻先生的意願，拚命促成和洛杉磯之間的交易。」

神代說到這裡，把手上的烏龍茶拿到嘴邊，仰頭咕嚕咕嚕把剩下的茶一飲而盡。這個動作完全不像病人。他把喝空的罐子丟進腳下的垃圾桶，用宛如睥睨的眼神瞥了不發一語的啟吾一眼，再度開口說道：

「而且，你沒有徵求公司的正式同意，就和對方談妥了，這件事傳到了帝國耳裡。帝國當然火冒三丈，覺得自己只是幌子而已，於是就對我們公司徹底失去信任，化妝品部門的買賣交易也停頓下來。我們公司慌忙拒絕洛杉磯方面，懇求他們重啟交涉，但已經為時太晚了。對川尻來說，真的是偷雞不著蝕把米，賠了夫人又折兵，情況

簡直糟透了。公司的命運也因此走向了滅亡，所以，只剩下繼續做假帳這條路。

在開始交涉的四個月左右，窪田先生不是曾經去了洛杉磯一趟嗎？當時，窪田先生應該曾經向你說明這些情況，希望你拖延交涉。但你心中只有川尻先生，根本沒把窪田先生放在眼裡，窪田先生回國時氣得七竅生煙。我認為，你的判斷錯誤對自己的未來，以及公司的未來都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而且，你因為這個錯誤，被川尻先生當成了代罪羔羊。的確，你在洛杉磯交涉上的表現可圈可點，但你認為只要賣掉家居用品部門，就可以讓公司繼續生存的想法太天真了。在那個時間點，明治化成如果沒有把化妝品部門賣給帝國，公司根本不可能存活。這是一直在會計、財務部門工作的窪田先生和我的判斷，眼前的現實也證明我們的判斷完全正確。」

神代說出的這番真相，終於化解了啟吾內心所有的疑問。

啟吾十分驚訝，他沒有想到在那個時間點和帝國的化妝品買賣交涉已經談到這麼具體的程度。當時，川尻董事長只告訴他，明治化成已經債務纏身，東洋銀行想要早日回收債權，對公司方面施壓，如果這次的洛杉磯交易失敗，就不得不考慮出售對公司而言十分重要的化妝品部門，帝國化妝品的名字已經浮上檯面，表示願意出價購買。

啟吾光是聽到這些事，頓覺公司的未來一片黑暗。一旦出售主力的化妝品部門，公司就會變成有名無實的空殼公司。怎麼可以讓為處理不良債權深陷苦惱，不顧一切地催帳的主要往來銀行基於自私的利益為所欲為？所以，啟吾才會在洛杉磯那麼拚命。當時的啟吾作夢都沒想到，明治化成本身的債務早就超過一千億圓，公司只能藉

由窗飾決算報告粉飾太平。

「窪田先生來洛杉磯時，完全沒有提到已經開始和帝國展開交涉這件事，他只說光出售家居用品部門，公司根本無法維持下去。也就是說，這場交易只是為了向他老東家東洋銀行申請新融資的藉口，只要能夠順利申請到融資，交易本身是否能夠談成根本不重要。對在第一線連日不分晝夜交涉的我和團隊的其他工作人員來說，這番談話簡直像在開玩笑。」

「因為他不能具體向你們透露和帝國之間的秘密交涉，照理說，你們應該聽出他的弦外之音。當時是川尻先生和窪田先生爭奪主導權最激烈的時候，面對無法認識到出售化妝品部門是不得已選擇的中層主管，窪田先生當然不可能亮出自己的底牌。如果你當時表現出願意傾聽他意見的態度，窪田先生打算把包括窗飾在內的許多內情告

訴你。」

「你的意思是我搞垮了公司嗎？」

聽到神代這種一廂情願的說詞，啟吾忍不住這麼問道。

「我沒有這麼說，不管怎麼說，這就是明治化成的宿命。你應該也知道，你辭職後，在東洋銀行的仲介下，我們公司曾經再度和帝國展開交涉，卻遭到工會強烈反對，導致第二次交涉也無疾而終。第一次秘密交涉破局後，你被派到明邦毛織，花了一年的時間寫的重建計畫被總公司否決後，就拍拍屁股辭職了。老實說，當時我覺得『喂，你就這麼溜走了嗎？』但我並不會因此就把我們所做的事正當化。」

神代輕描淡寫地說道，嘆了一口氣，把背靠在床上。

神代的這番話對啟吾造成了不小的打擊，也引起他的反感。公司財務上的資訊被一小部分經營高層和神代等財務部門的人管控，無法在公司內公佈正確的資訊正是導致明治化成破產的最大原因。更何況神代剛才說，在九九年時，如果他身處啟吾的立場也會辭職，如今卻指責在那個時間點辭職的啟吾太懦弱。啟吾自己內心也不是沒有後悔過,然而,現在詳細瞭解當時的內部情況後,啟吾很想質問神代,為什麼當時他沒有告訴自己,公司和帝國化妝品之間的秘密交涉和龐大債務的實際情況？姑且不談在洛杉磯的那段時間，當啟吾失意地回國後，神代和美奈為他開慰勞會的那天晚上，神代也閉口不談這些事。在指責別人懦弱之前，是不是應該先懺悔對好朋友不夠忠實？

看到啟吾沉默不語，神代探頭從下面窺望著他的臉說：

「藤川，你不要不高興，反正這些事都已經結束了。」

看到他這種無助的笑容，啟吾覺得沒必要再計較了，因為他想起神代才是最痛苦的人。

「我沒有不高興，因為我很清楚，你一直堅持到最後一刻。」啟吾說。

「話雖如此，但結果你也看到了。雖然在刑事方面獲得緩起訴處分，但還有民事損害賠償。你比較聰明，我真的是大笨蛋。我最近認為，世界上必須有所謂的『惡』，正義才能夠成立。我發自內心地認為，任何事都是這樣，這個世界上發生的所有事，都是一種相對論。所以，一旦時代改變，正義和非正義就會顛倒。所謂世事無常，沒有任何一件事是永恆不變的。」

啟吾對神代的這番話產生了共鳴。

人類在做壞事時，往往可以壞得比自己想的更加徹底；想要做善事時，無論再怎麼努力，都很難做到真正的善——人類就是如此悲哀的動物。

當氣氛終於緩和下來時，神代再度坐直身體問：

「你說有事要和我談，到底是什麼事？」

「不瞞你說，美奈現在人在博多。」

啟吾也挺直身體，直視著神代的炯炯大眼說道。

然後，啟吾花了差不多十分鐘的時間，把美奈的突然造訪以及至今為止的情況鉅細靡遺地告訴了他，但沒有提之前和美奈單獨去脇田溫泉和她流產的事。

神代面不改色地默默聽啟吾說的話。

「……她已經租了房子，代表她是真的打算

考慮搬去博多，也無意和你破鏡重圓。真的很抱歉，在你這麼難過的時候發生這種事。」

啟吾對著神代鞠了一躬，神代露出困惑的表情。

「她對我說，是去波士頓找她妹妹，原來是去投靠你……」

他自言自語般地說完，又輕聲嘀咕說：

「為什麼這次會找你……？」

啟吾沒有錯過這句話，神代對自己剛才這番話的冷淡反應也讓他感到納悶不已。

「什麼意思？」

啟吾追問道。

神代輕輕嘆了一口氣。

「這件事，希望你聽了不會不高興……」

他先打了一聲招呼，才開始娓娓道來。

「美奈這幾年紅杏出牆的情況連我都有點招

架不住，我三年前開始和優花交往，之前的事你也知道，所以沒資格指責她。但剛好在你辭職前後，她突然和男人交往密切，我想破腦袋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沒想到她這次居然去找你，我真不知道怎麼向你道歉。總之，我真誠地向你道歉，給你添麻煩了。」

他深深地向啟吾低下頭。

然而，啟吾無法把這番話照單全收，也許神代是因為妻子的行為讓他面子掛不住，惱羞成怒，才會這樣信口雌黃。

「你知道她的交往對象是誰嗎？」

啟吾具體問道。從美奈來福岡時懷有身孕這件事來看，美奈除了丈夫以外，還有其他男人的可能性相當高，但美奈怎麼可能因為和啟吾分手，就多次「紅杏出牆」？

「只知道其中幾個人。」

神代立刻點頭，不耐地回答。

「幾個人？」

啟吾反問。

「至少有五、六個人，可能也有在交友網站認識的。」

「怎麼可能？」

「怎麼不可能？」

他的眼神很嚴肅。

「我知道的就有她高中的同學，她和常去的那家健身房教練也有一腿。另外，她和以前做口譯時翻譯公司的老闆也重修舊好，她和我結婚前，是那個老闆的婚外情對象。」

神代口若懸河地說出被他鎖定的那些男人，看起來不像是他杜撰的。

談話內容太超乎想像，啟吾不禁啞然。

「既然這樣，你們為什麼不離婚？」

他忍不住問出這個最簡單的疑問。丈夫在外拈花惹草，太太也毫不避諱地帶男人回家，更何況他們沒有孩子，這種夫妻為什麼還要繼續當夫妻?

「該怎麼說呢? 也許是連離婚的熱情也沒有了吧。至於美奈，原因更簡單，應該是為了錢。」

神代又說出驚人之語。

「錢? 」

啟吾驚叫道。

「對，我相信她應該在等我老爸死吧，我老媽早就死了，我是獨生子，一旦我老爸走了，財產都由我繼承。我老爸身體很健康，但我剛才也說了，他曾經二度腦梗塞，而且也一把年紀了。她應該打算等我老爸死了以後再提出離婚，所以之前照顧我老爸很盡心。」

聽說神代家是橫濱的大地主，但美奈應該不

可能像他說的那麼有心機，是為了貪圖他的錢財。

「怎麼可能有這麼荒唐的事？」

啟吾一說。

「不，這是真的，她用這種方式報復我，所以每次都找幾個男人玩玩而已。」

神代事不關己地說道。

由於談話的發展完全出乎意料，啟吾漸漸搞不清楚此行的目的。他把美奈告訴他的話，以及神代剛才說的話進行比較，拚命整理思緒。

「你們夫妻怎麼會變成這樣？至少我在公司的時候，你們的感情不是很好嗎？」

啟吾在思考的同時問道。看神代的態度，完全無法得知他是怎麼看啟吾和美奈之間的關係。啟吾已經告訴他，美奈去找自己，提出要和自己一起生活；也告訴他美奈在店裡喝醉，連續兩天晚上睡在自己家，以及腳傷好了之後仍然沒有回

東京，在附近租屋而居的事，但神代似乎對這些事沒有太大的興趣。

「我相信你應該已經聽美奈說了，我無法生育。」

短暫的沉默後，神代抬起低著的頭說：

「結婚第四年，差不多是九〇年吧，因為一直沒有懷孕，所以我們去大學醫院做了檢查。結果發現是因為我的關係，現在回想起來，當初就應該和她分手，即使現在仍然這麼認為。不過，那時候我老爸剛好第一次腦梗塞病倒了，根本無暇顧及這種事。美奈也說她無法因為這個理由而和我離婚，那時候她還不到三十歲。當時，我想得很簡單，覺得既然無法生育，乾脆和美奈好好享受人生，但這個事實對我和美奈在內心深處造成很大的打擊。美奈絕對不會表現出來，然而，過了兩、三年，她三十歲後，對我的感情迅速變

了質，我和她在一起也越來越不自在。我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外遇，但美奈從不抱怨，只是默默地繼續過她的日子。當然，我也若無其事地繼續和美奈生活。我心裡很清楚，美奈知道我不可能主動離開她，應該說，她比誰都清楚，無論我在外面再怎麼偷腥，都不可能和對方私奔。那是理所當然的，我無法生育，無論再怎麼喜歡其他女人，也不可能和對方一起生活。美奈得知我無法生育時，曾經拚命安慰我，說根本不想要孩子，沒想到兩、三年後，她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姑且不談她自己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她開始輕視我。這不是我無中生有的幻想，我清楚地感受到美奈變心了。

所以，即使我和美奈離婚，和其他女人在一起，結果都一樣。即使女人在結婚前就知道我無法生育，早晚也會像美奈一樣無法原諒我。女人

就是這樣，即使心裡原諒了，身體仍然無法原諒。不是無法生育的男人，絕對無法感受女人這種獨特的生理。我經常覺得，輿論都將焦點集中在不孕症的女人身上，卻無視無精子的男人。老實說，得知醫院的檢查結果時，我比她受到的打擊更大。想一想就知道，因為美奈想要生的話，隨時都可以生，只要和其他男人睡一覺就好了。我就不一樣了，無論我再怎麼拚命，也無法在這個世上留下自己的子孫。每次體會這種灰心的感覺，就很懊惱當初不應該去醫院檢查，更是從心底裡痛恨當初找我一起去檢查的美奈，即使現在，這種心情仍然沒有改變。」

認識神代二十多年，第一次聽到他談起這些事。啟吾冷靜地想道，如此看來，美奈說神代無法生育這件事所言屬實，但美奈恐怕沒有發現神代為這些事深感苦惱。

然而，神代的話中還有許多疑點。

比方說，既然在結婚第四年發現了這個事實，為什麼美奈沒有立刻和神代離婚？神代知道自己無法生育，為什麼接二連三地外遇？啟吾難以理解。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夫妻即使沒有孩子，仍然相親相愛地過日子；相反地，即使有了孩子，仍然走上離婚一途的夫妻也大有人在。更令人不解的是，一直默默忍受丈夫的外遇，始終維護這段婚姻的美奈，為什麼在六年前突然性情大變，開始不安於室？

第一次單獨和美奈一起吃飯時，她曾經說：「這一、兩年，每次一想到自己和我老公的事，一想到將來的事，就會感到窒息。」第二次見面時，她不斷要求啟吾帶她去賓館。上個月二十四日，在凱悅飯店的房間和她見面時，美奈告訴他，神代無法生育，「所以，我想生你的孩子。之前那一次，

我就有這種想法，但當時我說不出口。一六年前，美奈已經三十七歲了，如果想要生孩子，差不多已經是最後的機會了。是這分焦急使她的心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才會做出那麼大膽的行為嗎？

果真如此的話，她的行為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釋。她孤注一擲選擇的啟吾竟然在最後關頭拒絕了她，獨自留在東京的她開始自暴自棄。聽神代說，美奈是在啟吾「辭職後」才突然開始「紅杏出牆」的，所以，她之後失控的行為都是啟吾造成的。

想到這裡，啟吾突然開始同情美奈。

然而，流產那件事還是無法有合理的解釋。

在飯店時，當美奈含著眼淚哀求「我想生你的孩子」時，她其實已經懷孕了。如果沒有這件事，啟吾或許能夠理解即使她交往了好幾個男人，在六年後的今天仍然來找啟吾，尋求最後一次機會的心情。然而，現實卻沒有那麼簡單，美奈懷著

別人的孩子，卻仍然提出要生啟吾的孩子的要求。美奈當時真正的意圖到底是什麼？啟吾越想越不得其解。

「我能夠理解你為無法生育感到痛苦，但美奈應該不可能因為這個原因就和你疏遠吧。她會交男朋友，應該是想報復你的外遇不斷吧？」

啟吾說。因為他覺得神代的話誇張得太脫離現實了。

「不，才不是，她開始勾搭男人是有原因的。」

神代立刻否定，然後用挑釁的眼神看著啟吾。

「原因？」

啟吾不敢正視他銳利的視線問道。他背上一陣寒意，以為神代知道六年前美奈和他之間的關係。

「那剛好是你辭職後不久的事。」

神代用力點頭，語氣沉重地說道。啟吾忍不

住吞了一口口水。

「雷奧那多死了。」

沒想到，他的回答完全出人意料。

「雷奧那多？」

啟吾不明所以地反問。

「對，你應該知道，就是我們養的那隻狗。」

「喔……」

啟吾輕輕嘆了一口氣。他這才想起以前數度造訪神代位在三田的家時，曾經看過一隻小型室內犬，腦海中也回想起那隻狗在神代他們腳下玩耍的樣子。

「雷奧突然死了之後，她開始舉止變得異常。得知我無法生育後，我們立刻養了雷奧。我也很疼牠，美奈更把牠視為心頭肉。六年前，雷奧在十歲的時候死了，美奈受到極大的打擊。雷奧死後，美奈終於深刻體會到，無論再怎麼疼愛，狗就是狗，

會比飼主先死。」

看到神代神情嚴肅，好像在宣佈什麼重大新聞的樣子，啟吾不禁在內心愣住了。從他的態度來看，似乎真心相信愛犬的死是導致美奈開始勾搭男人的原因。他還說，得知自己沒有留下子孫的能力，開始不斷外遇也是美奈變心造成的。然而，對於妻子從六年前開始偷腥這件事，他又認為是家裡養的狗暴斃造成的。如果他真的相信這種事，代表神代這個男人已經脫離了常軌。

他什麼時候變成這麼不負責任的男人？啟吾開始感到納悶。

當然，之前心臟病發作、遭到逮捕後被檢察官嚴格偵訊了將近二十天，以及更早以前的偵訊，再加上去年底被趕出公司，接二連三的人生打擊使他身心陷入失衡的狀態，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和思考力。然而，他這種獨善其身的個性應該不

光是這些事造成的。

他對自己主導的窗飾決算報告一事也大言不慚地說：「當初完全沒有罪惡感，老實說，即使現在也沒什麼罪惡咸。我甚至覺得，以前參加戰爭的人應該也是這樣的感覺。」而且還苦笑著說：「連我自己都納悶，為什麼要做到那個地步」，在坦誠：「以前我一直覺得你這個人做事不顧前因後果，衝過頭了，根本不知道其實我也半斤八兩。總之，人年紀越大，就越不瞭解自己，連我自己都覺得受不了」之後，竟然得出「我最近認為，世界上必須有所謂的『惡』，正義才能夠成立。我發自內心地認為，任何事都是這樣，這個世界上發生的所有事，部是一種相對論。所以，一旦時代改變，正義和非正義就會顛倒。」的結論。

剛才聽他說這些話的時候，啟吾也有同感。但在仔細聽他分析和美奈之間的關係，再回顧他

一連串的言行，發現在神代富士夫這個人的人格中，似乎完全沒有反省、後悔的成分，也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毫無懼色。

啟吾對此感到不寒而傈。

——至少在插手窗飾決算報告那一刻起，他就已經失去了自我。否則，根本不可能做得那麼徹底。

他望著往日的好友，暗自這麼想道。

——他剛才說，年紀越大，越不瞭解自己。既然他知道這一點，或許代表這句話如實地反應了他的深層心理。

想到這裡，啟吾就對把昔日好友變成這副德行的明治化成這家公司，以及川尻、窪田等歷代經營者感到義憤填膺。

啟吾和神代聊了兩個小時後就離開了病房。

直到最後一刻，神代都沒有主動提起任何有

關美奈的具體事物。

啟吾問：

「美奈說想和你離婚，你會答應嗎？」

「我還能怎麼樣？但以我目前的處境，沒辦法付太多贍養費，這點請你幫我轉告她。」

神代回答得很乾脆，之後也沒有任何補充。

啟吾在最後問及優花的事。

「你和優花心靈相通嗎？」

神代聽到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感到不知所措，但看到啟吾一臉嚴肅地等待他的回答，立刻沉思起來。

果然不出所料，他不以為然地笑了起來。

「藤川，你在說什麼鬼話，這種事誰知道？優花對我照顧很周到，我配不上她。不過，她的心只屬於她，我完全看不透。」

走出醫院時一看手錶，發現已經九點多了。

啟吾感到極度疲憊。

他緩緩走上漫長的坡道，突然抬頭看著前方，燈火通明的新宿摩天大樓建築彷彿近在眼前。

博多也是一個大城市，但和東京的規模無法相提並論。然而，如今卻沒有白天從飯店的房間眺望街景時的感慨。一旦在這個大城市持續打拚，最後就會像神代一樣，在不知不覺中心靈變得荒蕪。如此狹小的地方擠進這麼多人，彼此不得不展開無情的生存競爭。無論跌倒的人，或是把這些跌倒的人踢開繼續往前走的人，都因為生活在這個密度過高的城市中，導致自己的精神過度耗損。

即使無法生下一男半女，只要夫妻彼此心靈相通，就可以廝守一生。啟吾之所以會和塔子分手，就是因為已經無法和她心靈相通了。

然而，啟吾覺得自己和美奈之間存有這種心

靈的默契。

這或許只是暫時的，也可能是啟吾單方面的錯覺。即使如此，啟吾仍然對美奈產生了和塔子之間不曾感受到的，深切又嶄新的感覺。

——也許自己和她是在博多重逢，而不是在東京，所以才再度喚醒如此強烈的感覺。

啟吾突然意識到之前從來沒有想到的這個問題。

——這麼說，自己在博多生活的這六年時間絕對沒有白費……總之，明天一大早要搭第一班飛機回福岡。今天晚上，必須向美奈確認從神代那裡聽到的那些事的真偽，也要趁此機會問清楚流產的事。啟吾下定決心，快步走下通往最近地鐵車站的坡道。

Q

翌日十一月六日，啟吾搭早晨七點半起飛的ANA241 班機踏上歸途。

飛機誤點五分鐘，到達福岡機場時剛好九點半。十點多時，他已經回到位在大名的家裡。

由於在飛機上吃了簡餐和咖啡，肚子並不覺得餓。換上居家服後，他去廚房泡了綠茶，在厚實的大茶杯裡倒滿茶後，端著茶，一屁股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接著喝著熱茶，才終於喘了一口氣。

東京之行來去匆匆，結果昨晚也沒睡好，幸好腰部仍然沒有異常的感覺，今天晚上開店應該也沒問題。

必須告訴美奈自己回來了，啟吾心想。昨天沒有聯絡她，美奈也沒有打電話過來。

但他又轉念一想，覺得不應該這麼快就把昨天從神代那裡聽到的事告訴她，質問她為什麼說謊。

至少今天暫時靜觀其變吧。如果美奈打電話來，到時候再告訴她自己已經回來了，等晚上酒吧打烊後，或是明天上午再當面詳談。

和昨天一樣，今天早上的東京也是萬里晴空，博多也豔陽高照，透明的秋日陽光從容廳的窗戶灑滿整個房間。

曬著太陽，喝著熱茶，開始有點昏昏欲睡。今天是星期三，之前曾經告訴慶子，自己會出門兩、三天，所以今天和明天的小菜必須自己動手做。雖然也可以去熟食店買現成的，但店裡的生意才剛好起來，他不想偷懶。

啟吾猛然從沙發上站了起來，擺脫睡意。一看牆上的時間，剛好十一點。他決定立刻去附近的超市買食材。

三十分鐘後，啟吾採買結束，在二樓的廚房開始做小菜。

新鮮的銀帶鯡很便宜，所以連同魷魚、蘿蔔和洋蔥等一起買了回來。他決定做南蠻醃漬銀帶鯡和魷魚燉蘿蔔。蘿蔔必須先用洗米水煮一下，所以也順便煮了白飯，午餐就吃白飯配這兩道小菜，再煮一碗味噌湯。

煮蘿蔔時，啟吾動手製作醃漬用的醬汁，把和銀帶鯡一起醃漬的洋蔥、芹菜和番茄切成薄片。醬汁是用醋、醬油、蜂蜜、橄欖油，以及酸橘汁，再加胡椒鹽調味而成。新鮮的銀帶鯡可以當生魚片食用，銀色的背閃閃發亮。由於比銀白魚小，所以清洗的時候必須格外小心。用廚房紙巾擦乾後，沾取麵粉，在平底鍋內倒入一層油，一尾一尾慢慢放進去，在低油溫下炸四、五分鐘。不一會兒，平底鍋就散發出妙不可書的香味，頓時刺激了啟吾的食慾。

蘿蔔水煮完畢後，把鍋子拿了下來，在另一

個鍋子裡加水、醬油和砂糖，把買來的切塊魷魚放了進去。今天的魷魚也很新鮮，煮沸三、四分鐘後，趁魷魚還沒有變硬之前撈了起來，再把蘿蔔放進魷魚的煮汁，加水至淹沒材料，蓋上內蓋後煮二十分鐘。這個鍋子也飄出美味的醬油香味。

把炸得酥脆的銀帶鯡排列在玻璃盤底，再把加了洋蔥和芹菜的醬汁一口氣淋了上去。隨著一聲「滋～」的美妙聲音，廚房內散發出難以形容的酸甜香味。

照理說，應該放在冰箱內冷卻，讓銀帶鯡充分入味後再吃的，但啟吾用筷子夾起還很燙的魚試吃了一下，發現享受酥脆口感的同時，獨特的香味、酸味、甜味和油味在嘴裡擴散，真是一道絕品佳餚。

蘿蔔入味後，再把剛才的魷魚加入，續煮五分鐘。等魷魚燉蘿蔔煮好時，飯鍋裡的飯也剛煮好。

燜了十分鐘後，打開飯鍋的鍋蓋，用飯杓把飯拌鬆時，樓下傳來門鈴聲。啟吾沒有去拿客廳的對講機，直接下樓走去店門口。

打開門一看，發現美奈笑盈盈地站在那裡。

啟吾剛才就猜到可能是她，所以很自然地露出笑容。才昨天一日不見，就有如隔三秋的感覺。

「你這麼早就回來了。」

美奈說。

「我搭七點半的飛機回來，妳怎麼知道我回來了？」

啟吾問。

「我剛好路過，看到二樓的窗戶開著：心想你已經回來了，所以才按門鈴試試。」

啟吾這才想起剛才把客廳面向馬路的窗戶打開了。

「我正在準備小菜，打算忙完之後再打電話

給妳。」

啟吾回答的同時心想，住在相距五分鐘路程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做到「靜觀其變」嘛。然而，美奈根本不在意，問他：

「辛苦了，搭飛機沒問題吧？」

「完全沒問題，我想應該已經完全好了。不過，還是不能大意。」

他把雙手放在腰上，稍微轉動了一下。

「那太好了。」

美奈也露出微笑。

「對了，妳還沒吃午餐吧？」

十二點半剛過。

「要不要一起吃？我剛好弄完，沒什麼菜，但飯剛煮好。」

「那我就讓你請吧。」

美奈開心地說。

美奈用剩下的蘿蔔葉和冰箱裡的納豆俐落地煮了納豆湯。

飯廳的餐桌上放著南蠻醃漬銀帶鯡、加了大量薑泥的蘿蔔滷魷魚，以及之前買的小黃瓜泡菜和滷昆布，配上冒著熱氣的納豆湯和剛煮好的飯，頓時成為一頓豐盛的午餐。

美奈動作俐落地把飯菜端上了桌，她的裝盤技術也很巧妙。

十三日在這裡慶祝喬遷之喜時，她也用現成的食材做了好幾道菜，讓啟吾覺得美奈的廚藝可能比自己更好。他從年輕時就很喜歡下廚，再加上沒有小孩子，和塔子一起生活時，啟吾經常在週末下廚。在商社上班的塔子工作能力很強，但

在這事方面就很遜色。家裡的打掃、洗衣服、下廚之類的家事，有一半以上都是啟吾做的，按照塔子的說法是因為「你的性格太細膩，別人怎

麼做你都不會滿意，啟吾認為她至少說對了一半。

結婚第四年，塔子提出要調職時，他們的關係開始出現了裂痕。塔子要調去倫敦，據說是全公司第一位派去倫敦的女職員。當時塔子三十歲，啟吾三十二歲，最後，他們決定讓塔子單身前往。分居生活比預定時間多了一年，最後變成三年，塔子回國時，啟吾公司的業績開始急速下滑，整天埋頭於工作。最重要的是三年的空白使他們漸漸形同陌路。

決定離婚後，啟吾曾經反省，如果當初更認真地評估去倫敦這件事，自己和塔子的關係是否不至於走到這一步？但仔細回顧後發現，當時根本不可能阻止塔子。更進一步分析自己的深層心理，才發現其實在那個時間點，自己已經開始準備放棄和塔子的關係了。塔子應該也有相同的想法。

如果當時兩個人的心靈相通，就不可能選擇分居三年，一定會齊心協力尋找解決方法。況且，啟吾現在更加覺得，如果當時兩個人心靈相通，塔子就根本不會提起調職的事。

在人和人之間的牢固關係中，隱藏著肉眼看不到的偉大力量——啟吾最近對此深信不疑。

美奈大快朵頤地品嘗著南蠻醃漬小菜和蘿蔔滷魷魚。

「太好吃了。」

她一邊吃，一邊讚不絕口。她似乎是大胃王，渾身卻沒有贅肉，令啟吾羨慕不已。

「像這樣一起吃香噴噴的飯，妳會覺得心神不寧嗎？」

啟吾也大口吃著飯問道。美奈點頭如搗蒜。

「妳剛才去哪裡？還是正打算出門？」

啟吾隨口問道。美奈剛才說她剛好「路過」，

代表她是因為其他的事出門。

「小玉明天要來，我從昨天開始就去看了好幾家店面，今天也去看了大名和藥院的五家店。上次幫忙找房子的房屋仲介公司不是有一個業務嗎，他一直帶我四處看店面。」

美奈吃著第二碗飯時說道。

「小玉來之前，我要先蒐集一些資料。」

她看起來活力充沛，吃飯時完全沒有提起啟吾去東京的事。

「這麼說，『Buffalo』已經正式決定要進軍博多了嗎？」

「那當然。」

「玉枝小姐這麼說了嗎？」

「對啊，我在電話裡和她討論這件事，她說『小美，妳趕快開』。」

「妳怎麼向她解釋突然搬來博多住這件事？」

「小玉只說，妳果然還是去找藤川先生了。」

「嗄？」

聽到意想不到的回答，啟吾嚇了一大跳。美奈看著他，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說：

「我和你的事一開始就統統告訴了小玉，她也知道神代的事，好朋友之間不都是無話不談嗎？今天兩點後，還要去看三家店面。我下個星期應該會去大阪進修一個月，所以，至少希望在去大阪之前找好店面。」

美奈後半段說的話更令啟吾感到震驚。

「去大阪進修一個月？」

啟吾問。

「小玉叫我去東京總公司進修，但我說不想回東京，所以她叫我去大阪的關西總部進修。」

美奈說。去進修的事似乎已經決定了。

「妳開店的資金怎麼辦？全部由『Bufflo』

負擔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美奈就不是老闆，而變成了「Buffalo」的員工。

「錢我會自己出，否則就失去了開店的意義。我會先向我媽借錢，我自己多少有一些存款，小玉也會幫我。」

美奈完全沒提到神代的名字。

神代昨天說，美奈不斷在外結交男友卻沒有提出離婚，是看中他早晚會繼承他父親的遺產。然而，從美奈的這番話判斷，她完全沒有這種打算。

「原來是這樣。」

啟吾只附和了這麼一句。

飯後，他們在客廳一起喝著美奈泡的咖啡。

快一點半了，美奈終於問：

「你見過他了嗎？」

啟吾告訴她，自己和富永優花和神代都好好

談過了。神代和優花的關係正如美奈所說的；神代對啟吾和美奈的關係沒有太大的興趣；以及他也說目前除了離婚以外，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法。

「但他說，即使離婚，他也沒辦法付太多贍養費。」

啟吾說。

「我從來沒打算拿他一毛錢。」

美奈很乾脆地回答。

她把喝空的咖啡杯拿去廚房，只端了一個倒了綠茶的茶杯交給啟吾後，再度在對面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一坐下來，她就挺直身體，突然說了一句：

「對不起。」

「什麼事？」

啟吾有點不知所措地問。

「我給你添了很多麻煩。」

美奈神情嚴肅地說完，又說了聲：

「真的很對不起。」

接著低頭鞠了一躬。

觀察她這一連串的反應，啟吾漸漸覺得事到如今再去向美奈確認神代說她「紅杏出牆」的事，以及之前聽慶子說的在機場流產的事，都沒有太大的意義了。

一日不見，再像今天這樣一起吃午餐後，啟吾便切身感受到只要美奈在身旁，自己就滿心喜悅。而且，他很清楚，美奈也有相同的感受。

事到如今，追究她的過去，到底對雙方有什麼好處？啟吾這麼想道。

無論美奈曾經和誰交往，既然她選擇離開東京，希望在新天地重新出發，就代表她已經斷絕了和以前那些人的關係。即使美奈曾經懷過別人的孩子，這個孩子無緣降落人世就消失了。這一

定是那個孩子的命運。

——唯一重要的，就是此刻的她就在自己身旁這個事實。既然如此，又何必質問她以前的事?

啟吾內心的這種想法越來越強烈。

星期六晚上的客人也絡繹不絕。

繼上週之後，前一天星期五晚上的業績，再度突破了十萬圓。這已經很令人驚訝了，沒想到今天也很有希望突破十萬大關。

這突如其來的盛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啟吾連日都對這件事感到納悶不已，唯一確定的是，聽從美奈的忠告，在店裡放了日本酒後，客人慢慢多了起來。在美奈搬到大名來的這一個星期內，客人又增加了五成。

又過了一天，已經是二十日星期天凌晨兩點十五分了，最後三名客人離開後，啟吾熄了看板的燈，匆匆收拾完店裡便走出家門。

因為，今天要在美奈家裡開惜別會。

星期四美奈和春日玉枝見了面，明天星期一就要去大阪進修一個月。進修期間，美奈也會為決定店面和裝潢的事不時回來福岡，但在聖誕節之前，她都不在博多，這令啟吾感到極度寂寞和不安。

目前已經決定「 Buffalo」福岡店將在明年二月上旬開張，距離開張只剩不到三個月。考慮到之後緊迫的日程，美奈不得不明天就啟程去大阪。

啟吾星期四晚上得知進修的事，當場就提議今天晚上要為她舉行惜別會，聽到啟吾建議：「在妳家喝到天亮。」美奈一口答應說：「那我來準

備一些好吃的。」

好久沒來美奈的家了，發現臥室裡添購了一張雙人床，其他沒什麼像樣的家具，雖然空間變小了，但反而為原本單調的房間增添了穩重的感覺。

五坪大的客廳兼飯廳內新買了一個小型櫃子和液晶電視，更有客廳的感覺了。

兩人座的圓桌上已經放了一個鍋子。

他們面對面坐下，啟吾先開了自己帶來的葡萄酒。他還帶了另一瓶很受好評的「山猿」燒酒。上星期慶祝美奈喬遷之喜時只喝了威士忌，所以今天想換換口味。

今天吃的是博多難得一見的蔥鮪鍋。

睽違好幾年的美味令啟吾感動不已。加入昆布、柴魚高湯和大量醬油的湯頭完全是關東風味，和鮪魚背肉、長蔥和鴻喜菇等食材相得益彰。啟

吾大口喝著白葡萄酒說:

「太好吃了。」

「福岡人好像很少吃鮪魚，其他魚都比東京新鮮、便宜，只有鮪魚貴得嚇人。」

美奈說。

「在博多鯛魚是高級魚的代名詞，還有鯽魚、東方鱸也算是高級魚，鮪魚的話，最多只有去壽司店的時候會吃。」

「沒想到日本這麼小，各地的民情還是不太一樣。」

美奈感慨地說道。啟吾想起她以前曾經說，她在東京出生，從小在東京長大，從來沒有在外地生活過。

「總之，任何食物都是大阪以西的地方好吃。」

啟吾說，美奈也點頭同意。

除了火鍋以外，美奈接二連三地端出炸牛排、

小黃瓜炒蝦仁、炒蓮藕絲、油豆腐滷青江菜等豐盛的菜餚，狹小的桌子上放滿了餐盤和餐碟。

葡萄酒很快就喝完了，美奈開始喝啤酒，啟吾則改喝燒酒，他們開懷大吃、開懷暢飲。

凌晨四點左右，啟吾已經酩酊大醉。上個星期工作很忙，還去東京住了一晚，自己也覺得太勞累了。最近他切身體會到，店裡的生意興隆時，開門做生意也是對體力的考驗。

美奈在收拾吃得精光的碗盤時，啟吾突然感受到強烈的睡意，他連招呼都沒打，就直接打開通往臥室的門，把身上的衣服脫在地上，直接鑽進了被子。

不知道什麼時候，他感到懷裡有一團軟綿綿、熱呼呼的東西，才猛然驚醒。

軟綿綿的是美奈的身體，啟吾在不知不覺中從背後抱著她睡著了。

他小心翼翼地抽回摟著美奈脖子的右手，緩緩坐了起來。

闔著的窗簾外已經天色大亮，不知道現在幾點了。他將目光移向床頭櫃，發現自己的手機放在那裡。他拿了起來，發現早晨七點剛過。

已經睡了將近三個小時。啟吾覺得自己好像中了邪，完全不覺得已經過了那麼久的時間。

「要不要喝點什麼？」

下方傳來說話聲，他嚇了一跳。

美奈張大眼睛看著他。

「嗯。」

聽到他的回答，她起身下了床。不一會兒，拿了一杯冷水給他。啟吾一口氣喝完了，上完廁所後，回到床上。美奈幫他蓋好毛毯，當他置身於這個溫暖的空間，甜蜜的睡意再度襲來。

當他再次醒來時，早就過了正午。

「洗澡水好了。」

美奈叫醒他。他迷迷糊糊地站了起來，美奈不由分說地把他的內褲扒了下來，帶著一絲不掛的他走去浴室。美奈穿著浴袍，啟吾以為她已經洗完了，沒想到她也裸身走進浴室。兩個人一起泡在熱熱的水中，啟吾的意識頓時清晰起來。

「早安。」

在浴缸裡和他面對面的美奈滿面笑容地說。

洗完澡，美奈穿著浴袍做了起司蛋包飯。奶油的香味和少許提味的醬油香味令人食指大動，他們用叉子一起吃著蛋包飯，用冰啤酒乾杯。啟吾也穿了一件和她不同顏色的浴袍，但房間內很溫暖。

吃完飯，剛過下午兩點，美奈很自然地邀他上床。

臥室的窗簾一直沒有拉開，室內的光線昏暗。

美奈赤條條地上了床，啟吾也脫下浴袍，鑽到她身旁。可能是剛泡完澡的關係，美奈的身體滾燙，啟吾把她摟在懷裡，頓時感受到她的熱氣，皮膚微微滲出汗珠。不一會兒，她的皮膚也開始滲汗。

她握著啟吾陰莖的左手很熱。

他們撫摸著對方的下體，激情地吸吮彼此的嘴唇。

「右腳不痛了嗎？」

啟吾問。

「已經沒事了。」

美奈在急促的呼吸中，語不成聲地回答道。

他們擁抱了十分鐘左右，她突然坐了起來。

她下了床，打開衣櫃，從堆在裡面的一個衣物盒裡拿了什麼東西走回來。美奈上了床，跪坐在坐起身的啟吾面前，把手上的東西遞給他。

那是兩包新的繃帶和新的剪刀。

啟吾看看她的臉，又看看繃帶，露出詫異的表情，美奈嚥了一口口水，屏住呼吸，然後拜託道:

「請你用這個綁住我的手腳。」

啟吾接過繃帶，剪成適當的長度，綁住躺在床上的美奈的雙手雙腳。再用繃帶綁住左腳踝後繫在左床腳，右腳則避開開刀的腳踝位置，綁住膝蓋後，繫在右床腳。然後，把她雙手合十舉在頭頂上，用繃帶纏繞手腕到手肘的位置。

當身體漸漸失去自由，美奈開始扭動身體，嬌聲連連、呼吸急促。

啟吾用剩餘的繃帶遮住她的雙眼，然後，好像綁架犯一樣封住她的嘴，她的神情有點緊張，開始掙扎，然而，並不像是真的反抗。

啟吾用雪白的繃帶綁住她的身體時，有一種奇妙的滿足感，好像在玩弄一個等身大的洋娃娃。

當他不時地將手指插入陰道時，大量愛液湧了出來，她一下子就達到了高潮。面對如同玩具般的身體，他興奮不已，電流彷彿貫穿了頭頂的每個角落。

美奈是跟誰學會這些技巧的?

她的身體是誰調教的?

啟吾覺得，應該不是神代。

難道是神代曾經提到的，她高中時的同學?還是健身房的教練? 抑或是重修舊好的翻譯公司老闆?

想到這裡，啟吾的陰莖頓時怒氣沖天。

啟吾一口氣把堅硬的陰莖插進美奈的陰道。

已經被五花大綁的美奈頓時發出驚人的呻吟，用力挺起腰，彷彿用自己的下腹撞擊突然撲上來的啟吾的身體。

一陣快感貫穿啟吾的背脊，眼睛一陣暈眩。

然而，即使美奈激烈搖動，他的腰也完全不會痛。

插入的陰莖深深進入美奈的陰道，碰觸到陰道壁皺摺的那一剎那，再度膨脹了一圈。

美奈的雙臂剛好遮住自己的耳朵，啟吾按著她的雙臂，以伸入美奈深處的陰莖為支點，前後左右轉動著腰部。只要稍微動一下腰，美奈就發出嬌喘，漸漸變成連續不斷的呻吟。啟吾小心謹慎地確認自己的腰部狀態，慢慢加快速度，動作也更加猛烈。

呻吟變成了叫喊，美奈終於表現出比半個月前在溫泉旅館房間時更強烈的反應。

啟吾持續擺動著腰。陰莖漸漸失去了知覺，有一種好像被蟲子刺，又好像浮腫般的腫脹感。一旦到達這個境界，就可以忍住射精。

除了中間稍微休息以外，啟吾折磨了美奈將

近一個小時。美奈無法併攏雙腿，愛液像洪水般從陰道傾瀉而出，床罩和下方的墊子都已經濕透了。

塞在嘴裡的繃帶已經被口水沾濕，美奈一次又一次達到快樂的顛峰，嘴角流出許多白沫。

她的反應漸漸變得遲鈍，翻雲覆雨了差不多一個小時，啟吾決定要結束了。他開始專心抽送。

美奈的反應又突然變得激烈起來，完全出乎啟吾的意料。

她用力擺動被綁起的雙手，被塞住的嘴巴縫隙發出語不成聲的聲音。

一開始，啟吾聽不懂她在說什麼。

「鶴艾依宴，鶴艾依宴，依吾，艾奧。」

「影依鶴艾依宴。」

她皺著眉頭，激烈地喘息的同時，通紅的臉蛋扭成一團，一次又一次地拚命訴說。

不一會兒，啟吾終於瞭解其中的意思，然後停止了腰的動作。他取下她嘴裡的繃帶，也解開了眼罩。

他頓時感受到腫脹的陰莖恢復了剛勃起時的正常狀態。

——如果要拿出來，就是現在!

他腦海中閃過這個念頭。

雖然他這麼想，卻無法下決心。

美奈緊閉的雙眼輕輕張開。

看到她那雙黑色大眼，一陣悸動頓時從陰莖的根部傳到前端。

「啊～嗯。」美奈發出低喃般的聲音。

啟吾的意識迅速恢復正常，宛如啟動了緊急爐心冷卻裝置。

他的腦海中回想起一句話。

——我們女人是靠身體和心生存，但你們男

人只靠眼睛和腦袋生存。

那是前妻塔子很久以前說過的話。為什麼這種時候想起這句話?

陰莖仍然不斷在美奈體內噴出大量精液。

對了，啟吾繼續回想起往事。對了，上次是在上個月二十六日，美奈離開後，自己躺進還留著她餘溫的被子時，想起了這句話。沒錯，當時自己極度哀傷，以為從此徹底斬斷了和美奈之間的情緣。「如果我是你，絕對不會對這樣的我放手。」——他極其無助，很想把六年前，美奈在羽田機場說的那句話還給她。

——既然我愛美奈，就只能這麼做。

啟吾帶著一種近乎看開了的心情，看著美奈再度閉上眼睛的標致臉龐，怔怔地想道。

那一刻，他似乎隱約體會到對他娓娓訴說無法生育之苦的神代的心情。

5

最後，啟吾連著週六、日兩晚都住在美奈家裡。星期天一整天，他們都足不出戶，一次又一次地和美奈交歡。他已經記不清在星期一黎明之前，到底射精了多少次，忍不住為自己還有這番精力感到佩服。由於一大早就要搭新幹線，兩個人都小睡了兩、三小時就起床，帶著匆匆整理好行李的美奈出門時，已經七點五十五分了。

走向赤坂車站的時候，每次邁開步伐，恥骨附近就隱隱作痛。他小聲地告訴走在二芳的美奈，她皺著眉頭，一臉痛苦地嘀咕說：

「我也是，從剛才開始就好痛。」

八點十幾分的時候到達博多車站，買完車票後來到新幹線的月臺時，「望八號」已經進站了，

乘客已經陸續上車。距離八點二十五分的發車時間只剩下不到五分鐘。

啟吾在車門前把那個大旅行箱遞給美奈。

「妳什麼時候回來？」

啟吾問。

「我打算下個星期四或星期五回來一趟，要決定店面的地點，小玉也要來一趟。下次一定要介紹你們認識，可以嗎？」

「沒問題。」

「太好了。」

啟吾催促美奈趕快上車。美奈把行李箱放在車門旁，站在敞開的車門前看著啟吾。她站的地方比較高，所以兩個人的視線幾乎平行。

「謝謝。」

美奈突然鞠了一躬。

「什麼事？」

她的態度頓時令啟吾感到不安。

「謝謝你來送我。」

「什麼嘛。」

他笑了起來，兩個人默然不語地凝望著。

「欸——」

「什麼？」

「妳會回來吧？」

啟吾問。

「你在說什麼嘛，我當然會回來。」

這次換美奈笑了起來。

「無論我和你，以後都要更加努力。」

「是嗎？」

「是啊！」

這時，發車鈴聲響了。

「雖然走了這麼多彎路，但我終於和妳在一起了。」

啟吾大聲說道，以免聲音被吵鬧的鈴聲淹沒。

「如果上次你答應，我們早就在一起了。」

美奈也大聲說道。

「是嗎？」

美奈直視著啟吾的雙眼。

「不過，我相信這樣的結局比較好。」

——請送行的人退到月臺的白線後方——

聽到廣播的聲音，啟吾一邊向美奈揮著手，一邊往後退。

「那下星期我等妳。」

「嗯，你也要好好照顧店裡的生意。」

這時，車門「咻」地關上了。

啟吾在九點之前就回到家裡。

今天早晨也是秋高氣爽的好天氣，他喝完一杯咖啡後，立刻開始打掃店裡。移開吧檯椅和沉重的桌子，把地上和牆角掃乾淨，但腰部完全沒

有任何異常。和美奈做了一天一夜的愛，啟吾突然想到一件事。

導致這幾年一直令自己煩惱不已的腰痛的真正原因，或許是疏於這種肌膚之親的關係。性愛是人類本能的行為，當性愛不足，就會導致腰部的某一部分功能生鏽，最後導致腰部能力退化，肌肉組織也變得脆弱……

啟吾覺得這個直覺應該八九不離十，否則，很難解釋為什麼那麼激烈地運動後，仍然可以這麼輕快地活動腰部。半個月前，和美奈做愛時腰痛復發，結果只在翌日泡了一天溫泉，疼痛就消失了。事實上，從溫泉回來後至今，他感覺到曾經扎根在腰椎深處的疾病已經漸漸消失。而且，經由這次和美奈的激情做愛，更讓他感受到病根已經完全不見了。

他一邊開始認真地思考著這些荒誕的想法，

一邊擦著杯子，就在此時，相隔十天後，慶子再度來到店裡。

已經十一點了。

慶子把保鮮盒放進冰箱時說：

「不好意思，上個星期我都偷懶。」

啟吾把擦到一半的杯子放回桌上，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走到吧檯前，面對慶子說：

「沒這回事，是因為我沒有通知妳我已經回來了。」

啟吾直到星期五傍晚才通知她，自己已經回家了。

「今天做了三杯醋鰻魚和番茄醬厚片火腿，我有增加分量。」

「謝啦。」

啟吾從口袋裡拿出信封，隔著吧檯交給她。目前小菜的量是以前的三倍，菜色也比以前更高

級。最近，啟吾終於可以支付包括材料費在內的一定金額了。

「阿啟，你是不是瘦了？」

慶子把信封收進皮包時間。

「有嗎？」

「你的臉頰削了下來，感覺很精悍，氣色也很好。」

啟吾想起和美奈翻雲覆雨到凌晨，有點不好意思。

看到啟吾不知如何回答，慶子露出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表情。

「對了，對了。」

然後，用力向啟吾的方向探出身體。

「有一件事，我必須向你道歉。」

啟吾偏著頭。

「就是上次美樹不是聽朋友說，你好朋友的

太太在機場流產嗎？」

「對。」

啟吾神情嚴肅地注視著慶子。

「其實是搞錯對象了。」

聽到她若無其事地說完這句話，啟吾受到很大的衝擊，渾身的寒毛都豎了起來。

「搞錯對象？」

他反問的聲音好像在低吟。

「真的很對不起，對那位太太也很抱歉，竟然對她說三道四。當時我看你好像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所以還以為沒錯。前天，美樹又和那個朋友見面，一問之下，才知道是另一個年輕女人流產。那天，還有另一個女人也在電扶梯跌倒了，流產的其實是那位太太。我和美樹都誤會了，結果以訛傳訛，真的很對不起。今天我來，就是想要更正這件事。」

啟吾停頓了很久，才聳了聳肩，脫口說了聲：

「是喔，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聽妳說的時候就覺得很納悶，但這種事也不好意思當面問她。」

然而，他的腦海卻一片空白，很希望慶子趕快離開。即使慶子沒有惡意，啟吾仍然對她的以訛傳訛感到忍無可忍。同時，又產生了強烈的自責，認為是因為自己之前對慶子敷衍了事的態度，才會遭到這麼強烈的懲罰。

慶子很快就離開了，啟吾關上門後鎖了起來，彷彿夢遊者般頭重腳輕地走上通往二樓的樓梯。

他步履蹣跚地走進客廳，整個人跌坐在沙發上。

剛才那麼強壯有力的腰似乎頓時癱軟了。

啟吾連續深呼吸了好幾次。

沒什麼大不了，美奈根本沒有懷孕。

即使是美樹聽到的事，自己也不能在沒有確

認真相的情況下信以為真啊。現在回想起來，仍然對自己的行為難以置信。

剛才在車站的月臺為美奈送行時，她在列車門關上之前說:「不過，我相信這樣的結局比較好」時，還以為這句話意味深長。

——我還自鳴得意地以為和美奈心靈相通，但其實根本就不相信她。人的猜疑心實在太可怕了。

昨天第一次激情相擁後，啟吾一邊解開綁住她手腳的繃帶，一邊問她：

「這些事是誰教妳的？」

「沒有人教我，我只是覺得，只有像病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交給醫生一樣，把我的一切全都奉獻給你，才能真正和你融為一體，所以才會要求你這麼對待我。」

當時，美奈是這麼回答的。

啟吾當然沒有相信她這種孩子氣的解釋。

然而，她的話也許是真的。

——太好了，美奈既沒有懷孕，也沒有流產。

啟吾很清楚，現在是因為強烈的安心才會讓自己感到腰部無力。

「無論我和你，以後都要更加努力。」

美奈剛才在月臺時說。

當時，美奈是怎樣的表情?

是面帶笑容?

還是很嚴肅?

啟吾無法順利想起她剛才的表情。

他只知道，無論經過多少歲月，美奈在這句話中所隱藏的心意將永遠停留在自己的心中。

如果我是你…／白石一文 著；王蘊潔 譯，

—初版．—臺北市：皇冠，2010[民 99].02 面；
公分，—（皇冠叢書：第 3940 種）(大賞；030)

ISBN 978-957-33-2623-6(平裝)

皇冠叢書第 3940 種
大賞 030

如果我是你…
作　者 白石一文
譯　者 王蘊潔

出版發行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著作完成日期 2006 年
初版一刷日期 2010 年 2 月

石全石美 OCR 20140905 初校
恨水长东　　20140911 二校

「如果我是你……絕對不會對這樣的我放手！」
六年前，美奈被啟吾拒絕後，曾經這麼說。
那時啟吾離婚、辭職，正準備離開生活了二十幾年的東京。
彷彿讓人生重新歸零般，
他毅然回到故鄉博多，獨自經營小酒吧「羊毛毯」，
看似自由自在，卻承受著無盡的孤獨和對未來的不安。

六年後，啟吾日復一日、無所憑藉的生活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轉變。
美奈遠從東京來到博多，向啟吾傾訴婚姻的苦澀，
並提出令人意外的「要求」——
「收留我，並讓我生育你的孩子！」

平靜的生活被攪亂了，寂寞的心靈再次被撼動，
啟吾有了重新選擇的機會，卻再度陷入情慾與道德的兩難。
耳邊不斷響起美奈當年的告白，
眼前的情況不可思議地與六年前的景象相疊合，
但這一次，重逢的兩人，能成為彼此最後的歸宿嗎？

白石一文延續成名作《一瞬之光》以來，
一貫探討「孤獨」與「救贖」的中心命題。
主角因為孤獨而壓抑，因為愛戀而熾熱，
在不斷探問「愛」為何物的過程中逐步接近「愛」的核心。
平實和緩的字句卻飽蓄著情感張力，在挑動讀者感官神經的同時，
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溫柔關懷，不著痕跡地療癒每一顆受傷的心靈！

¥120.00